

八贤传 清 落魄道人

目录

- 第一回遵上谕八贤赴任郭玉莲遇救复生
- 第二回移姐尸郭英图赖蟒蛇贼推柜入河
- 第三回贪贿赂屈打成招定罪名充军发配
- 第四回李兴周被害遇救张巡抚捉拿郭英
- 第五回珍珠泉母子巧遇梁怀玉控告宋雷
- 第六回郭公私访桂林府避雨村中得实情
- 第七回郭总督私访劣绅假算命侦探实据
- 第八回表真情陈松吐实失印信丫鬟得宝
- 第九回生疑心怒绑总督马棚里计救忠良
- 第十回总督夤夜逃出城石林半途杀恶霸
- 第十一回绊马索张河落马张鹏翻擒获同江
- 第十二回获宋雷石林奋勇解民恨恶霸碎尸
- 第十三回劾奸佞反坐监狱征鞅鞞路遇三杰
- 第十四回奸臣派人杀于公议用计策困番王
- 第十五回见美色陡起淫心诬金童醉酒杀人
- 第十六回白金童含冤寄监王妈妈拦舆告状
- 第十七回田旺义抢亲被擒斩恶霸进京参佞
- 第十八回因参奸忠臣遭绑为保本大闹午门
- 第十九回索皇亲金殿妄奏尹将军奉旨缚忠
- 第二十回惩奸佞罪不容赦褒忠良开复原职
- 第一回遵上谕八贤赴任郭玉莲遇救复生

闲坐书房论古今，算来却是闲操心。

书中有真即有假，后人依假当作真。

闲言少叙，话说我国大清康熙皇爷登基以来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驾下有八位贤臣匡扶社稷，这八位乃系山东青州府冯阁老、山西汾州府于成龙、山东曲阜县张鹏翮、陕西临潼庄召恒、河间府萧国佐、即墨县郭瑞卿、济南府孙广泗、河南归德府彭朋。皆系忠心耿耿辅保朝廷。

朝中有一奸臣索艾，依仗正宫国母并守阙太子之力，欺压文武，就是惧此八位贤臣耿直无私，犹如是索艾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一样。索艾暗想：“此八个人实是心腹之患。”昼夜愁思，忽生一计，名为调虎离山之计。主意已定，遂修奏折奏上去。

康熙皇爷阅了奏本，上面所奏乃系山西青大古造反，北番兴兵犯境，南方苗子

侵界，辽之东西不服王化，山东连年受蝗蝻之灾，河南黄水冲淹，两广盗贼蜂起，云南、贵州土匪抢掠，民不聊生。览毕。口呼：“索爱卿，这四下狼烟起，又兼天灾，怎样办理？”索国老奏曰：“若要天下太平，朝内现有五虎三杰，可除此患。”康熙皇爷问：“是哪八人？”索国老覆奏曰：“此八人乃系文华殿冯阁老并郭秀、孙广泗、彭朋、于成龙、萧国佐、张鹏翮、庄召恒，若命此八人前去查办，何愁江山不稳？”康熙皇爷闻奏，龙心大悦，立刻刷了一道上谕：国老索艾所奏，四下狼烟所起，黎民涂炭，钦命张鹏翮赴河南巡抚上任，郭秀即赴两广查办，庄召恒赴辽东西镇守，孙广泗口北镇守，冯卿陕西剿办，萧国佐赴山东赈抚，彭朋赴云南、贵州查办，着于成龙为巡河御史。勿庸请训，速赴任。钦此。

八位贤臣遵旨谢恩，退出朝，归府第打点行装，各自赴任去了。这鹏翮张大人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来至黄河渡口。这且言讲不着。

且言两广同云县有一郭英，年方二十一岁，甚是贫穷，在他胞姐家借了一千两白银作买卖，也是他时来运转，三年以外赚了百万有余，良田千顷，瓦房千间，骡马成群，陡然而富。

可是狠心无良，终日结交匪类之人，又找人上京，使了一千银，捐了一名监生；又用一千银拜本县刘公为老师，自称门生。

郭英的姐夫李兴周乃是秀才公，亦好结交朋友，将万贯家财消耗，荡然一空，而今一贫如洗，亲戚朋友皆不往来，并无一人登门探视的。李兴周独坐书房，长吁短叹，默想：“我贫在此时，亲朋皆躲避我，我才知世态炎凉薄得很。早知有今日，悔当初并未杜门。”闷闷不乐，走进内宅。

郭氏夫人含笑口呼：“夫主为何面带愁容？”李兴周见问，不由长叹一声，欲语不言。郭玉莲口呼：“夫主为何欲言不语呢？”李兴周曰：“不说也罢。”

郭玉莲笑曰：“你我乃结发夫妻，有什么难言之话？”李兴周又长叹一声，曰：“俗言：万事好解，一饥难忍。”郭玉莲闻言笑曰：“‘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。’今时虽穷，若是从新发愤，立志读书上进，时来运转，拨云见日，必有扬眉吐气、争光耀祖之时。到那时，千万再莫学孟尝君好客，只落得室如悬磬，釜被尘封，这正是‘贫居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’。你若说是相与朋友好，到如今家无斗筲，藜藿不充，你所交的朋友，可能充咱们之饥饿？”

正是：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恶语伤人六月寒。

李兴周闻听郭玉莲抱怨之言，不由得羞恼成怒，无名火起，恶狠狠用手掌照着郭氏脸上一掌打去，说道：“咱俩从今别说话！”言罢出门而去。

郭氏被打，不由眼中落泪，满怀冤屈，有自缢之心，双手抱起小全喜，难割难

舍，痛哭不已。只见太阳不久西坠，自己转思暗想：“谁家夫妇不争吵？”想到这里，将自尽之心丢去大半，摸了摸脸上，被夫主打得鼻破脸肿疼痛，小全喜问：“娘呀，你那脸上是哪的血呀？”郭氏说：“我的脸上不是血，是流的汗。”小全喜说：“不是汗，是血。你诓哄我，汗不红。”

说着，号啕恸哭不止。哭了一会儿说：“娘呀，我腹中饥饿，拿馍馍来我吃。”郭氏玉莲闻言，犹如刀挖心肝，不由得两眼垂泪，叫了声：“糊涂孩子，方才你父所言一饥难忍，我二人因此争吵。你也说饥饿，教为娘的给你什么吃？”小全喜只嚷饥渴。郭氏无可奈何，暗想：“小孩无知，不如哄他一哄。”遂提笔在纸上画了一棵梅树，上面画了些梅子，又画上一个饼，轻轻贴在墙上，口唤：“全喜，那墙上是一个饼吗？候你爹来家，你父子同吃方是。”小全喜闻言，满心欢喜，伸手去拿。

郭氏说：“儿呀，是为娘哄你，岂不知画饼充饥还在，望梅止渴是枉然。”小全喜见墙上饼娘不给吃，打滚撒泼。郭氏着急，举手要打小全喜。小全喜怕打，躺在床上忍睡。郭氏玉莲见小全喜困睡，自己暗想：“遇人不淑，家道穷到这样，何日是一尽头？也罢，千休万休，不如死休！”

郭玉莲想到这里，找了一根麻绳，向梁上扔过去，挽了个扣儿。方欲上吊，一眼瞅见小全喜在床上似睡非睡，不由得腹内难割难舍，把抓柔肠。用手抚弄全喜一遍，两泪交流，忽然将银牙一咬，双睛一瞪，脖项已入绳套之中。正在挣命，惊醒了小全喜，爬起来搓了搓眼，看见他娘悬在那里，遂即叫：“娘呀，你打秋千我也上去，我还饿啦。”叫了几声，并不答应，站起身来向前一仆，“咕咚”一声，跌下床来，摔得鼻破脸肿，号啕痛哭。

再表李兴周自从夫妇二人争吵几句，走到酒铺，吃些闲酒，自觉心跳不安，走出酒铺回家。只听小全喜又哭又喊，一推门，门已关闭，大喊：“全喜，开门来！”全喜正哭着，听他父叫门，跑出来哭着说：“俺娘在屋内打秋千，不管吾。”遂把门开放。

李兴周忙向屋内跑，未见灯火，把郭氏玉莲轻轻托下来。找了根鸡翎在郭氏咽喉一搅，吐出一口浊痰。“咳哟”一声，微小声音叫声：“全喜你在哪里？”李兴周见郭氏妻缓过气来，未死，腹内念：“阿弥陀佛，可足已够了！”郭玉莲睁眼见丈夫在面前，就知是丈夫落的吊，说：“你且烧一碗热水，我漱漱口喝一点。”李兴周连忙点上灯光，烧了一碗水，递与郭氏妻喝下。李兴周说：“从今以后我再不任意交朋友，杜门不出，温故知新，苦读诗书，求取功名。”郭玉莲口呼：“丈夫，你是真心，还是假意？”李兴周说：“只有真心，哪会假意。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，若是言行不符，天必厌之。”郭玉莲闻言，心中欢喜，口呼：“夫主呀，你若真心改却前非，读书上进，我助你衣食

丰足不缺。”李兴周闻言，笑曰：“这也极难，我如今寸土皆无，谨守着茅屋数间，你是从哪里来的丰衣足食。”郭氏玉莲口呼：“夫主，实对你说，三年前他大舅在我手中借去一千银两，是我积蓄的，以防后用。

至到如今本利未归，知咱困苦，他连门也不登。你代我前去讨了来，这笔银岂不够衣食不费。亲戚要紧，千万莫要争论。”

李兴周说：“贤妻放心，明日我去讨银，李大舅给我多，多接着，给我少，少接着。俗语有云：‘命里有财终须有，命中无财莫强求。’他大舅不给利钱也就罢了，到底必给本钱。”郭氏点首称是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清晨，李兴周口呼：“贤妻，家无隔宿之粮，我往十里堡找他大舅去，给多给少拿采咱好度日。”郭氏嘱咐曰：“若到十里堡，千万莫要贪酒，使我悬念。”李兴周说：“从今以后，遇事再不吃酒了。他大舅纵然留我，我也不住下。”言罢，出门奔十里堡而去。

走在半途，头上乌鸦连声乱叫，自己暗想，空中乌鸦乱叫，大不吉利。急急忙忙奔到郭家门首，早有人报于郭英。郭英正在大厅陪着知己朋友吃酒，忽听家人报说：“李兴周来了。”郭英心中暗想，昔日我家贫寒，他待我无情，今日他来我家，理当奉还他一个无义。一抬头见李兴周已至大厅，只见李兴周含笑口呼：“内弟近来安好？”郭英故意装聋说：“众位兄弟，请酒。”李兴周又呼：“大舅向来纳福了。”郭英佯装不睬，说：“小厮们，快拿酒上来。”此时李兴周进退两难。有一小厮口呼：“大爷，那大姑老爷在厅前问安了。”郭英说：“姐夫来了，贵人不踏贱地，三年前到你贵府，你以白眼相加，是我姐姐看不过眼，将我唤进内宅，给酒肉吃喝。你今来到我家，厨下有剩饭由你用，如若不够，那还有猪狗之食，任你餐饱。”同着张八、李九信口胡言。

李兴周乃是读书之人，将郭英所说的话只当狗屁而已，并不与他分辩是非。转身出了郭英大门，还家而去。来到自己家，郭氏玉莲口呼：“夫主，他大舅给了多少银子。”李兴周将郭英行为和所说的话言了一遍。郭玉莲乃是贤德之人，惟恐夫主气恼，带笑口呼：“夫主休要生气，我那兄弟礼义不明，为人粗鲁，言语猖狂也是有的。明日我回娘家，必然斥责他一顿，他若服说，必然登门谢罪也就罢了。若是自以为是，必不来赔情，我向他索讨咱那银子，两不上门。”李兴周默默无言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天明，清晨起来，郭氏玉莲梳洗已毕，口呼：“丈夫，你同全喜在家看守门户，我往十里堡去找他大舅，看是如何？”

李兴周说：“妻呀！依我说你不去罢。”郭氏问：“因何我不去？”李兴周说：“我看郭英兔头蛇脑，两腮无肉，犹如猴形。

人面兽心，你若去定然和你争吵。俗语有云：‘命里有财终须有，命中无财休

强求。’又云：‘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。’妻呀！

你可再思再想。”郭氏曰：“我和他原是一母所生同胞姐弟，好不好，还我银子，两不上门。”言罢出了大门，往十里堡而来。

郭氏只走的面赤、足痛、流汗，走一程歇一程，挨至日夕方到郭英门首，早有门丁进去报于丫鬟，丫鬟上寝楼说：“俺大姑奶奶来了，”郭英之妻岳氏礼垣闻报，忙下寝楼，迎着玉莲说：“姐姐来了。”以手挈着玉莲之手说：“姐姐一向安好？”

玉莲回答：“好，弟妹可好。”岳氏礼垣回答：“承姐姐一问。”

二人携手挽腕上了寝楼，对面落座，丫鬟献上茶来。不知讨银给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移姐尸郭英图赖蟒蛇贼推柜入河

姐弟原是一母生，为着讨银犯竞争。

若是思念同胞义，焉能命丧归阴中。

话表二人茶罢，岳氏礼垣问道：“外甥为何未来？”郭氏玉莲见问，止不住泪如雨下。岳氏礼垣口呼：“姐姐，你伤心悲痛，莫非是你的胞弟得罪你了？那是不成材料之人，何必与他一般见识。”郭氏玉莲一闻此言，哭得更恸。郭英自外而来，拉着官腔说：“是谁在楼上啼哭？”上得楼来，一看是他姐姐，遂说道：“不用讲了，你是来家给狗头姐夫找面子来了，是呀不是？怎么许他放火，就不许我点灯。”郭玉莲说：“什么叫点灯放火？皆是闲话。”郭英说：“姐姐，你想我背运之时，我往你们家中去，那个穷酸嫌我穷，一见面他说：‘大舅退后些，你那身上穷味薰得人脑浆子疼。’骂得我羞愧难当。昨日他到我家，我不过是还他前者待我太薄的那一场羞辱，他就恼了。

那时姐姐你看不过，款待我酒饭，不然兄弟我下不了台。这是我依样画葫芦。”郭玉莲说：“你是小人之心，鼠肚鸡肠，立刻就还席。我今来家不是给你姐夫找面子，也不是向你讲谁是谁非之理，一切不论。我们度日艰难情形，大料你也尽知，我来向你要那所借的一千两银子来了，再算一算利息。”郭英闻言，暗自思想：“若按本分利，我须若干银子给他，我好不容易挣的家当，岂肯分给她一少半。咳！我宁恼了亲戚，焉能舍了财产。”

想到这里，遂将脸一沉，把眼一翻说：“姐姐，算什么利息？

我向你借什么银子？我和你未有不清楚之事。”郭玉莲问：“三年前你从我那里借来一千两银做买卖，原说除水分利，而今已经三年，本利不见。快算清楚我好还家。”郭英说：“莫非姐姐你放刁吗？你向我讨银子，你给我什么银子？是桃银子？是杏银子？这是哪里说起。”郭玉莲问：“大舅莫出此戏言。

”郭英说：“我岂有戏言之理。”郭玉莲闻言，只气得柳眉直竖，杏眼圆睁

，怒从心起，痰从肺生，瞬息之间，鼻唇皆青，从椅子上噗咚倒于地上，忽闻那咽喉之中，唿噜唿噜响了数声，绝气而亡。

郭英夫妻二人一见玉莲气死，只唬得魂飞魄散。郭英口呼：“贤妻，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俗语有云：‘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’我姐姐既死在咱家，李兴周若知道信，必不肯与咱甘休善罢，不如给他个金风未动蝉先觉，暗算无常死不知。”言罢，遂吩咐家中阖宅上下人等：“今日这件事不准传扬出去，若泄漏消息，必把尔等致死。今且赏每人十串钱。”吩咐已毕，阖家上下人等领赏，哪个敢透一透气。

郭英把紧身小袄穿停妥，把跟脚之鞋蹬上，候至街上寂静无人之时，又兼天阴，遂吩咐家丁槽头牵马，将马牵到，郭英把郭氏玉莲尸骸驮在马上，牵出大门，不多时来至李兴周门首，把郭氏尸骸放在李兴周门首，飞身上马回家去了。且言李兴周见日落西山，不见妻子回家，心欲去迎，小全喜又哭，候到天交二鼓，小全喜方睡着。李兴周方得空把房门倒闭，开开大门，心中惦念，惟恐姐弟争吵，急向外走，绊了一脚，用手一摸，乃是一个人躺在门前，问着不语，进屋把灯端出一照，见是自己之妻已死了，大惊，又不敢哭，恐乡约地保知晓，有些不便，有心藏匿，又恐郭英告状、讹诈。左思右想，无法可使，心乱如麻，并无主意，真是当局者迷。暗想：“不如先扛到屋中再作道理。”遂把郭氏玉莲尸骸搬在屋内，放在床上，出来关上大门，回至屋中，还未落座，忽听外面乒乓叫门。

这原来是郭英回到家中，换了衣服，来探听动静。来至李兴周门首，不见他姐姐尸骸，就知李兴周给掩藏了。又见大门紧闭，心中有了准了，遂即拍门喊：“开门来，开门来。”

李兴周听得有人叫门，只疑是乡约地保知觉，细听是郭英的声音，暗说：“不好，不如将妻尸身藏在柜内，他进来时听他说何言语，再作道理。”想罢，急忙把妻尸身藏匿柜内，然后出屋故意问：“半夜三更，是何人叫门？”郭英答言：“是我。”李兴周说：“当是谁，原是大舅来了。”遂把门开放，郭英近前作了一个揖，口呼：“姐夫，昨日小弟吃酒太多，醉了。

得罪了姐夫你，理当即刻登门赔罪，适遇知县请弟吃酒，吃到日落西山，方才回家。拙荆迎门向我说：‘咱姐姐来家借银子。’我问借给姐姐多少银子，拙荆说：‘你未在家，没借给。’我说：‘你这老婆做不出一点正经事来，常言道：亲故亲故，不亲不顾。或多或少，当借给姐姐几两银子，才是同胞姐弟情肠。’拙荆说：‘明日送去也不迟。’我说虽然如此说，咱姐姐是女流之辈，见未借给她银子，心中必然不悦；不如我拿着两个元宝送了去，一来省得姐姐不悦。二来昨日得罪姐夫，前去赔情。

因此不论白日黑夜，前来送银赔情。”

李兴周闻郭英这一片甜言蜜语，满口是至亲之情，其心不良。“我若说他姐姐死得不明，‘他必不与我甘休善罢，我不如将错就错，乃为正格。’想罢，口呼：“大舅，你所说皆是假话，昨日你姐姐见我回心转意，发奋读书，便说：‘三年以前你借去一千两银子，至今本利未归。’你姐姐今日早晨去你那里讨银子来，好度日月。自清晨去的，或多或少就该给你姐姐拿回来才是。我正疑惑，夜晚不见回家，其中必有缘故。你还说你姐姐回来了。你不信，你到屋中瞧去，我因你来，我将她藏起来不成。”郭英闻言，说：“李兴周，你说这话我明白了，想必是你逼我姐姐到我家借银子，见她空手回来，你发怒把我姐打死，将尸骸掩藏。你欲图赖是与不是？李兴周，我合你私下难辨情理，只得当官分个明白。”言罢，出门徜徉而去。

李兴周见郭英去意不善，遂把房门锁了，连忙去找至友商量，写一张状词，明晨先去告郭英。想罢往大街而去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河南八府有八个飞贼，叫作虎、豹、豺、狼、蛟、龙、蟒、蛇，终日杀人劫库，被官派差访拿，六名逃走，蟒、蛇二贼在河南存留不住，来至同云县藏身。这夜二贼从李兴周门前经过，蟒贼说：“兄弟，咱二人手中空虚乏用，你看这家忘了关大门，不如咱们进去看，若有银子，拿他几两；若无银子，拿他几件衣服或当或卖了作盘费，有何不可。”

二贼进了大门，见房中有灯光，但房门锁着，知房内无人。

把锁拧开，见床上只有三四岁娃童困睡，抬头看，有一只大柜锁着，二贼暗想：“柜里必有银钱。”抬了一抬甚重，大约银钱不少；有心开柜，又恐外面进来人，有些不便。二贼只得把柜搭出大门，往僻静之处搭，搭到黄河岸，天色已有曙色，二贼搭得慌张，将柜内郭玉莲晃摇得这口浊痰活动，吐出口外，“咳哟”一声。

原来，这郭氏玉莲非是郭英打死的，是痰往上壅塞堵了喉咙，郭英两口心一慌，并未摸一摸有微气否，他就将他姐姐尸身送到李兴周门首。这李兴周见妻尸，也不知还有微气。这二贼偷盗，不知柜内是何物，搭着就走，走到黄河岸边，这郭氏玉莲工夫已久，又搭上木柜屡屡摇动，这口浊痰已活动，哇的一声吐出一口浊痰，“咳哟”了一声。二贼一怔，低声说：“这柜内是死人还魂，非是银钱衣物。”二贼一怒，把柜推入河中。

不言二贼徜徉而去，且言玉莲在柜内睁眼一看，黑洞洞不知是何所在，用手一摸，像似一张大柜，暗想：“为何我在这里头。”又闻水声潺潺，身体在柜内忽上忽下，不由得两眼垂泪。真是命不该绝，从下流来了一只打鱼之船，这渔家见河上漂下大柜，心中欢喜，暗想：“柜内必有衣物。”双手摇橹，划至柜

前，一伸手把柜用力拉上船。郭玉莲被渔翁救上船，有了命，这且慢表。

再言郭英出了李兴周的大门，也未回家，竟奔到同云县请代书先生写了一张呈词，正遇刘知县升堂，郭英在堂下喊叫“冤枉”。知县抬头一看，见是郭英，望下问：“郭相公有何冤枉？补状上来。”郭英说：“监生有状。”知县说：“呈上来。”

衙役答应一声，接过呈词，放在公案，刘知县展开观看，上写：具禀监生郭英，二十二岁，住十里堡。为讹诈不遂，谋杀生姊，隐匿尸身，恳恩传追尸身以儆刁顽事。窃生胞姊自十九岁嫁与李兴周为妻，今已二十五岁。李兴周不务正业，好交匪人，将万贯家产浪费已尽。伊逼迫发妻向生家索讨银两，声称生借过伊之银千两。生并未借伊之银。

生之胞姊回伊家去，生默想胞姊日晚回家，生不放心，今晨赴伊家看视胞姊，伊称并未回家，又口出不逊，豪横无比。生懦弱不能理论，默想伊必然杀害生姊，图赖尸骨无存。不得不叩乞老父台恩准传追尸骨，以雪覆盆，以慰冤魂，则感大德无涯矣。上叩。

刘知县观罢呈词，眼望郭英，口呼：“郭相公，据你状词所言，此事若实，李兴周可有罪名了。”即刻标了票纸，令值日头役去传李兴周。差役还未下堂，忽闻堂下有喊“冤枉”之声。刘知县吩咐带上堂来。李兴周走近堂口，身打一躬，口尊老父台给生员作主，遂将柬帖呈上，知县展开观看，上写道：具禀生员李兴周，年二十八岁，住李家村。为丧心昧良，谋害亲姊，隐匿尸骸，反行抵赖，恳恩传究严讯以救蚁命事。窃生员祖遗家业，可以养生。内弟贫寒无依，三年前生员之妻郭氏背生员借给郭英白银一千两，伊从此致富。现今生员家业中落，生员之妻郭氏回娘家向伊弟郭英讨银，并未回来。郭英反向生员，问伊姊回家来如何不见我姊之面？生员言回娘家向你讨银未回，如何反来问我，大约将你亲姐谋害，向生员图赖，生员不得不叩乞老父台恩准严究郭英，追寻生员之妻郭氏下落，以儆刁顽，则感大德无尽矣。上叩。

刘知县阅完状词，见两张状词皆有理，遂将两告讯了一讯，吩咐三班头役将两告暂且押下去，明日严审，审出谁是谁非，按律定罪。言罢退堂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贪贿赂屈打成招定罪名充军发配

结交朋友两相通，无是无非莫关情；

临难扶持多美意，恰如同胞一母生。

话表郭英下堂来，贼胆心虚，遂即使上两千银子上下打点：刘知县一千五百两，三班并六房五百两。次日，刘知县升了早堂，吩咐带李兴周。众衙役把李兴周带到堂下，兴周向上躬身一礼，口尊：“老父台，生员冤枉，求父台作主。

”知县说：“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哪有冤屈之处。本县料你也不肯实招尸身掩埋何处？常言道：‘人心似铁，官法如炉。’”不容分辩，赃官刘知县吩咐看夹棍上来，堂上一呼，阶下百诺，禁卒把夹棍哗啦一声摔在堂前，青衣皂役，动手把李兴周两腿夹起。知县吩咐：“收拢。”李兴周“咳哟”一声，晕迷过去。急用草纸烟薰、用凉水喷，苏醒过来。李兴周哼哼不止。知县叫：“速速招来！”李兴周说：“令生员招吗？想必是郭英这小子买通了尔等，要屈打成招，不招也不行。罢了，有供。”知县说：“供上来。”李兴周说：“我把我妻勒死，尸身扔在黄河。”遂画上供。刘知县吩咐上了刑具，送入南牢狱中。刘知县退堂，令师爷写了一套文书，申详上司，无庸细表。

且言郭英见李兴周画了口供，定了案，心中暗喜。又使人到家中拿来一百两银子，亲身来到监门，用手把监门拍了三拍，有一牢卒出来，走至监门之里问是谁，探头一看，说：“原来是郭相公有何事？”郭英遂袖出两个元宝说：“这有薄仪奉送，所为李兴周。”牢头手接元宝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郭英说：“要死的。”牢头点头说：“郭相公请回罢。”这正是清酒红人面，财帛动人心。牢头进了里监说：“李相公你好受用。”李兴周说：“我受了非刑，受用从哪来？”牢头说：“狗屁，俺们这里一不种粮，二不收米，雇船要船钱，住店要店钱，靠山吃柴，靠河吃水。”李兴周说：“我明白了。”牢头说：“你既明白，可就拿来。”李兴周口呼：“禁公，我家无隔宿粮，焉有银钱奉送。”牢头说：“你不如写信去求亲朋告贷。”李兴周说：“就是郭英是我至亲，该我一千银，我反倒坐监。”牢头说：“你既无钱，又无亲朋，你请这边来罢。”遂把李兴周上了三道箍，扔在匣床之内。牢头去给李兴周打病呈，夜间好害死李兴周。这且慢表。

且言李兴周有一至友，名俞仁友，家住山西汾州府。本姓于，系于成龙老爷的同胞兄弟，因他打死了人，幸有手眼，充军两广同云县，改姓俞。自到同云县，知县关成龙看在于老爷面上，着俞仁友充当该县的经承。现今有一盗案不明，上司审问，去伺候此案，并未在衙。现已审明，画了供，这才回衙。

走进本房，有徒弟王礼，口呼：“师傅，不好了，吾那师叔李兴周被了官事。”便将始末缘由言了一遍。俞仁友一闻结拜兄弟被难寄监，追念交情，放心不下，即刻走到监门口，拍了两下。牢头走近监门里，探头望外瞅，含笑说：“吾当是谁，原是俞师爷，几时回来的。”俞仁友说：“刚回来，听说我的至友李兴周遭了官司，我来望看他来了。”牢头说：“你老候一候，’我去取钥匙去，好开监门。”言罢转身进去。忙吩咐众哥们快把李兴周放下匣床来，遂出来用钥匙开了监门，俞仁友进监。

牢头让俞仁友房内坐下，牢头顺口撒谎说：“李相公与郭英互控，李相公依仗

是秀才，暴玩公堂，因此输了官司，知县大老爷将他寄监。那郭英向来不善，亲自送来一百两银，言说把李相公入在匣床，送进官宅一张病呈，候至三更天害了李相公之命。我想李相公是一位好人，我岂肯丧良心害他一死。这郭英势力很大，我若惹恼了他，我就不得了。寻思一回，罢了！

拉下皇帝马，出事一男当。暂且把银子收下，换了钱，我同李相公大家吃吃喝喝，何乐不为呢？病呈也不打，他若来时，我将李相公入在匣床；暂受一时之屈，他走后我便把李相公放下匣床来。适才俞师爷扣门，我当是郭英叩门，令李相公上了匣床，我见是师爷你老，我令伙友把李相公放下来，已在狱神庙安身。”俞仁友哈哈大笑曰：“我不知你等有如此高见，算是多有借重了。”遂同牢头来在狱神庙见了李兴周，二人不由落泪；俞仁友说：“贤弟遭官司，愚兄未在衙中，贤弟忍耐些罢。”忙吩咐牢头买办酒食，弟兄二人诉说案情。只见牢头把酒食摆上，斟上三杯酒，头一杯放在李兴周面前，二杯放在俞仁友面前，三杯自己端起说：“请酒。”李兴周满眼垂泪，说：“酒饭难以下咽，小弟有一件心事托付仁兄。”俞仁友忙问：“有何心事，急速讲来，若能办的到，无不从命。”李兴周说：“所挂心者就是你那小侄全喜无倚。”俞仁友说：“贤弟但放宽心，你的儿与吾子一样抚养。”只见禁卒自外面来说：“外面折马不知有何公事？”俞仁友闻言说：“愚兄暂且告别，改日再来看你。”遂向牢头说：“李贤弟总要你多照顾。”牢头回答：“是，是。不用师爷挂心。”

俞仁友出了监门，来至堂前，只见刘知县坐了大堂，观看公文。这刘知县见公文上写虎、豹、豺、狼、蛟、龙、蟒、蛇八名大盗，现被获六名，逃脱蟒、蛇二盗，凡各州县公文有大盗图形，务必拿获解院候审。

刘知县观看公文，正然思索，猛见从外进来数名捕役，押解的两名贼匪甚是面善，一时想不起来，只见二贼跪在堂口，口呼：“大老爷，小的冤枉死了。”

刘知县问：“你家住哪里？”

姓什名谁？讲来。”二贼说：“小的是同胞兄弟，姓叶。山西太原府人氏，贩卖丝帛，我弟兄运气低，船行到这同云县，翻了船，俺弟兄住在此处关王庙，现有大老爷捕役说：‘俺弟兄来路不明。’诬良为盗，不分皂白缚起，求大老爷作主。”刘知县把公文上之图像一对，与二人分毫不差。把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好两个该死的贼囚，现有公文图形。你还捏词强辩。”二贼无言可答。刘知县吩咐用囚车把二贼解往河南，打典退堂。

不日之间，已至八月中秋，来了一道加封文书。刘知县升堂拆看，上写：“李兴周杀妻一案，河南充军。”看毕标了令牌，飭差役南牢提罪犯李兴周。牢役手执令牌到了南牢，一声高嚷：“李兴周恭喜了。”众囚犯一怔，李兴周随着

提牢役来至公堂。

刘知县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李兴周你恭喜了。”李兴周口尊：“父台、生员喜从何来？”刘知县说：“上司来了公文，赦你死罪，充军河南，岂不是恭喜。

”李兴周说：“多谢父台周全。”刘知县说：“非是本县周全于你，乃是上司方便。”当堂点名标了文书，解差押令下堂，解役催走，一刻不容的往前行走。

郭英在远处向差役一点手，二役赶紧过去。郭英领二役到僻处，现出白银十两说：“小可奉送二位公差，看风使船，害了李兴周，回来二位吃穿不用愁。

”言罢而去。二解役接了郭英十两银，来至李兴周面前说：“咱们赶路，莫误了路程，走罢。”这且不言。

再表俞仁友领着小全喜在城隍庙玩耍，有一道官口呼：“俞师爷，今日李兴周起了解，你知否？”俞仁友闻言，大惊失色，遂问：“因何而知？”道官说：“我从衙前过，亲眼得见起了解，大约此时走出有三里之遥。”俞仁友闻言忙唤：“小全喜快过来，随我看你父去。”把全喜背起来出了庙门，向西门奔去。走不多时，望见李兴周同二解役往前行走，遂大呼：“贤弟慢走。”李兴周忽闻身后有人呼唤，扭项一看，见是仁兄俞仁友背负小全喜赶来，遂口尊：

“二位上差，行一方便，令俺父子见一面。”解役见后面来的是俞师爷，背负一小儿，只得关着师爷脸面，作一人情说：“无妨，只当在此歇歇再走。

”俞仁友背负全喜来至近前，喘息一回，含泪口呼：“贤弟起身，怎么不给愚兄去信？”未等李兴周开言，解役口尊：“俞师爷，怪人不知礼，知礼不怪人，李相公何尝不送去信，是王法森严。

俗语说：‘官差不由己，’走得慌了一些，所以未给师爷去信。”

俞仁友闻言，点了点头，只见李兴周在一旁怀抱小全喜，心如剑刺，意似油煎，不由得痛泪直倾，口呼：“我儿，为父充军河南，今朝见一面，未卜何年何时再重逢？吾儿你好好遵你俞伯父训教，且忌贪玩，切记！切忌！”遂向俞仁友作揖，口呼：“仁兄，受小弟一拜。”俞仁友用手相搀，口呼：“贤弟，多此一礼。”李兴周口呼：“仁兄，小全喜托付仁兄抚养，小弟心无惦念，虽是小弟之子，犹如仁兄之子，竟令仁兄操劳；耐点烦罢。”俞仁友口呼：“贤弟不必过虑，令郎之事，岂有不尽心之理。贤弟路上保重。”又向公差说：“我有些须薄仪，买酒不醉，吃饭不饱，在路上买碗茶喝。”遂从囊中掏出三两碎银送过去。

二解役说：“怎肯收俞师爷的厚仪。”俞仁友说：“二位不收，莫非嫌少。

”二解役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就此领情了。”二解役收了银子，口呼：“俞师爷，常言酒尽话无尽，师爷请回罢，天已不早，我们好赶路程了。”俞仁友闻言

，背起全喜，向李兴周说：“贤弟前途保重，休要悲伤，暂且忍耐，自有山头之日。

愚兄回县去了。”

李兴周随着二解差奔阳关大路而行，夜往晓行，饥餐渴饮，非上一日，这日来到黄河渡口。两个公差同着李兴周瞎捣鬼：“一路行来耳闻人言，这里有三股大路：一股上河南，一股上网广，一股上云南。不知哪一股是上河南的。这里又无人可问，你看河岸上有座孤庙，何不进庙歇息，候有人来问问路再走不迟。”言罢，两个解差，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李兴周居中，不移时来到庙前，李兴周抬头一看，庙门上贴着一副对联，上联是：“吹颠黄河口”；下联是：“独居水晶宫”；横匾三个大字，写的是“龙化寺”，就知是一座龙王庙。三人进了庙堂，供桌上灰尘有四指厚，并无香火，凄惨已极，冷淡可悲。李兴周跪倒磕了三个头，腹中默默祷告，求龙王保佑，祝毕站起，见二解差低声细语。不知所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李兴周被害遇救张巡抚捉拿郭英

真天子诸神相助，大将军八面威风。

好心肠逢凶化吉，行奸计遇吉成凶。

话表两个解役捣鬼，说：“行了一天路，腹中饥饿，你陪着李相公在此候我，我到前村，一则问路，二则买些充饥之物。”

言罢出庙而去。去不多时，见他肩上扛着一块牛皮进来，这一解役问：“大哥，你在何处买此物？又不是充饥之物，买来作甚。”那一解役说：“二弟你有所不知，我带着三百钱去买食物，见从正北来了一人，肩扛着就是此物，我是闲说话，我问他扛的是么？那人说：‘是牛皮口袋，去卖去。’我问他卖多少钱？

那人说：‘卖两串钱。’我说：‘给你三百钱卖否？’那人真爽快，撂下牛皮袋，接了三百钱就走了。我想买这口袋倒有用处，李相公一路行来，夜间并无辅盖，夜间用他给李相公当褥子被，好哇不好？”李兴周闻言说：“多谢二位上差一片好心。”二解役说：“李相公，你先钻进去试一试。”李兴周不知好歹，钻入牛皮袋内，二解役把牛皮袋口扎紧，慌忙用水火棍抬起走出庙门。走不多远，至黄河岸，忽闻惶惶铜锣响亮，二解役见那边旗锣伞扇执事人等，闹闹哄哄，人喊马嘶，将近黄河岸，二差役心中惶恐，把牛皮袋向河内一扔，撒腿就跑，也顾不了庙中各物。二解役逃跑不言。

且说来的官长正是鹏翮张大人，赴河南巡抚任。八抬大轿来到黄河岸，张巡抚在桥内按着扶手，探身望外瞅，见河内渔舟捞上物，令人问：“船上所捞何物？”艄翁来至桥前跪禀：“捞的是一件牛皮袋，内里装着一个人还未死。”张

巡抚闻禀，暗想：“此人必是被人图财害命，料凶犯走不远。”吩咐从人四下搜拿凶犯。众人答应，四下搜寻，并不见一人，来到孤庙，见神台上有行李，遂携到轿前跪禀：“大人，四下搜寻，并无一人，在孤庙搜来行李内有公文，小人等不敢拆看，呈与大人过目。”一言未了，忽见前面人声嘈杂，有文武官员来至近前，手举手本打躬说：“本城各文武迎接巡抚大人上任。”张中丞一摆手，文武官皆站起，遂吩咐：“将那陷水之人带上河南候问，把牛皮袋赏给渔人去罢。”

执事在前开道，张中丞在轿内细看公文，暗想：“这李兴周、郭英二人互控，这内里情由问官有了偏向，上司定案也是草率。”不一时来到河南巡抚院，走马上任，拜印已毕。接了众文武官手本，吩咐下来：“三日后面谕各官，退去。”张中丞退入书房，吩咐茶童把落水之人带进书房，茶童传于中军，中军将李兴周带入书房，李兴周跪倒叩头，含泪不语。张中丞问：“你有什么冤枉？因何发配落水？从实诉来，本院与你作主。

若有虚言，定尔重罪。”李兴周自郭英借银，郭氏讨银，至夜深郭氏尸身在自家倒卧，扛尸入屋，郭英叫门，藏尸互控，县官不容分说，屈打成招，定了发配河南，解役陷害，细细诉了一遍。张中丞闻诉，问所诉有虚言否？李兴周说：“若有虚言，生员甘当领罪。”张中丞点了点头，吩咐李生暂且在外听候。李兴周退出。

张巡抚腹内自思：“这一案难明，郭氏尸身现在李生柜内，李生诉郭英昧良打死胞姐，尸身不见，明显放刁。郭英控李生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如情如理。”复又回思：“这李生面带书生气，无横恶之相，焉能打死结发之妻。想郭英借去银，不思报恩，反把他胞姐打死之理，其中情由，想必郭氏回娘家讨银，郭英昧良不承认，郭氏乃是女流，恐回家无面目见夫主，羞怒难当，气死在娘家。郭英恐李生控告，移尸于李生门外；不期然李生把尸扛负进屋，郭英就来扣门，这一案一定是如此。”

张中丞前思后想，须将郭英诳来才能结案。寻思一回，暗说：“有了，本院必须如此如此。”遂令茶童取便服来。茶童即刻把便服取到，张老爷遂脱下官服，换上便服。又命茶童把令牌拿来，茶童把令牌取来，张老爷把令牌带在腰间。吩咐茶童曰：“你老爷有事不明，前去私访，你休要走漏风声。”吩咐已毕，出了院门。幸喜大街无人，张老爷不移时来至南牢，用手拍门，问里边是谁上宿，本院前来察监。牢头闻言，开放监门说：“请大人安。”张老爷说：“莫要高声，领本院监内察验。”

牢头请大人入内查看，把牢关闭，引领张老爷来至监中，只见木笼内有六名凶犯受刑，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六贼身高丈二，脸上不分皂黑。眼似铜铃牙似锥

，胡须俱是黑垂。面上千层杀气，好似梁山李逵。凶如玄坛赛张飞，恶似殃煞太岁。

张老爷便问：“这是何案囚犯？”牢头禀曰：“这是劫库凶犯，一共八名，走脱二名，还未定案。”张老爷闻言，暗想：“本院可用此贼开案。”遂曰：“本院正是来查六贼口供，尔等须要退后，不准近前窃听。”众人尊命退去。

张老爷向六个贼言道：“本院说知两广省同云县有一郭英，当初贫寒，现今可称上百万之富，尔等若咬他为窝主，向他硬口对质，本院必然开释尔等之罪。”六贼闻言应允。张巡抚遂出监回了察院，已是天色微明，张巡抚吩咐：“打典升堂。”张巡抚升坐大堂，阖城文武各官员俱已恭候。张老爷依旧吩咐：“免见。”文武官皆提心吊胆，不晓张中丞怎样性情，只可各回本衙。张老爷吩咐：“把南牢杀官劫库六名凶犯提堂听审。”

不多时把六名大盗提到，跪在堂下。张老爷把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贼囚，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杀官劫库，谁是头目，谁是窝主？从实招来，免动大刑。”六贼叩头，口呼：“大人息怒，杀官劫库，前任监生讯明，同首八人，走脱蟒、蛇二名，不知下落。窝主乃是两广同云县郭英，从前他贫穷，如今大富，是我八人盗来给他的。”张巡抚闻供，怒曰：“郭英胆大包天，身居监生，曾记得王子犯法与民同罪。”遂吩咐人役带六盗入监听候复讯，当堂标了一套文书去关郭英，派了两名差官，限半月到两广关提郭英，不得误限，张巡抚退堂。

两名差官领下文书，急忙忙乘跨“能行”出河南省城，饥餐渴饮，昼夜兼行，非止一日，那日进了两广省城，来至辕门，滚鞍下马，走至大堂，把鼓击了两下。只见中军从内跑出，忙问：“哪里来的差官？”差官回答：“河南来的公文，借重一二，速报大人得知。误了限期，你我俱有干系。”中军说：“略等片刻，待我通报。”遂把云牌击了三下。郭老爷走出闪屏，公堂落座，问中军：“因何击鼓？令击鼓人进见。”中军一声传唤，两名差官走至公堂请安，呈上公文，中军接过公文，屏放公案以上。郭老爷阅毕，遂提笔写了一套文书，差派一名差官，同河南两名差官赴同云县投递。接了公文下来，三名差官乘马，一路行程，来到同云县。刘知县将三位差官接上大堂，口呼：“年兄，一路辛苦了。暂到官驿安歇罢，明日再叙。”三位差官把公文递与刘知县后，径赴官驿去了。

刘知县拆开公文观看，不由唬了一惊，即刻命礼房具本县名帖，赴十里堡请郭相公来县，有事相商。礼房领命，持名帖赴十里堡请郭英。

这郭英在家闲暇，想李兴周充军河南，自己心满意足，只见家人报道：“有县

礼房持帖，言县太爷请大爷到县一叙。”郭英闻言，立刻穿上袍套靴帽，乘坐马入城，在县仪门下马，正正衣冠，走至大堂。刘知县预先在二堂恭候，见了郭英，口呼：“年兄向来发财。”郭英说：“托福了。”刘知县吩咐掩门。郭英不知情由，刘知县说：“请。”二人携手进了书房，分宾主坐下。刘知县吩咐：“看茶来。”将头一托，只听铁锁响亮，进来数役，一抖铁锁，把郭英脖项锁上。郭英不知因何事被锁？不由一怔，口呼：“父台，晚生未作犯法之事，为何把晚生项套法绳？”刘知县说：“是你当初所作，窝藏大盗得赃发财，何言无罪？你若狡赖，现有公文在此，还有两省差官前来提你。”

郭英问：“公文在哪里？差官在何处？”刘知县见问，微然冷笑，遂把公文取过念了一遍。郭英含泪跪倒说：“求父台方便一二。”刘知县说：“本县难于救你，与我无事。”言罢升堂。

刘知县把郭英锁上公堂，吩咐请两省差官上堂，不移时三位差官已到。刘知县把郭英交与三位差官，两省差官吩咐：“把郭英打在囚车起身。”刘知县送出城外，两广差官回了本省交差。

差官押解向河南而行，非止一日，这日来至河南院署，正遇鹏翮张中丞升堂，便问同云县解来的蟒、蛇二贼。二差官上堂交差，禀道：“现将郭英解到。”张巡抚吩咐：“且将蟒、蛇二贼押下去，带郭英上来。”郭英战战兢兢上得堂来，跪倒。

口尊：“大人，小人冤枉、冤屈。”叩头碰地。张中丞吩咐：“把南牢劫库六贼提堂。”人役答应，不移时把六名大盗提在公案前跪下。张中丞向六贼说：“那边跪着的就是郭英，尔等可对质于他。”六贼闻言，回头大骂：“郭英匹夫，好无良心也。我弟兄劫来金银财宝，皆交给你，我弟兄现今遭了官司，你连头不探，只装不知，你哪有弟兄情肠，我弟兄不得不将你供出。”

张中丞问郭英：“对证在此，你还有何话说。”郭英跪爬几步，口呼：“青天大人，一件真，件件真，一件虚，件件虚。

监生与贼身居两地，天各一方。”六贼说：“作贼者无处不到。”

郭英说：“监生与贼并不认识。”六贼说：“既不识面，怎么见面就知你是郭英。”郭英说：“或是监生虚名在外，六贼耳闻，这也似乎近理，这是监生发富生贵，原是有起有落，于六贼并无干系。”张巡抚怒曰：“明是分赃窝贼，竟说发富生贵，有起有落。既是有起有落，从实诉来，免动刑法。”郭英又跪爬几步，口呼：“大人容禀，监生昔日贫寒，幸亏我胞姐背姐丈借给我一千银行商，出外贸易，数年广赚金银，因此致富。在京捐纳功名，拜索阁老为义父。”张中丞问：“你姐丈姓甚何名？”

郭英禀道：“姐丈名李兴周。”张巡抚冷笑一声，问曰：“你姐丈因何河南充

军？速速供来。”郭英一闻此言，一怔。猛然省悟，自知失言。不知何言答对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珍珠泉母子巧遇梁怀玉控告宋雷

劝君行善是正经，善恶二字甚分明。

积德善人天增福，作恶豪强落场空。

话表郭英闻张巡抚问及李兴周充军一案，郭英口尊：“大人，若提起李兴周充军一案，原是他把我胞姐打死，隐匿尸体。”

张巡抚曰：“明明是你打死你胞姐，为何刁告你姐夫李兴周呢？”

郭英说：“监生不敢越礼，一奶同胞哪有打死之理。”张巡抚闻言冷笑曰：“你同李兴周互控，李兴周告你昧银，你诉不该他之银，今在本院面前你言发富捐监曾借他银子一千两起的家，因此致富，该他银子是真实了。想当初你姐丈往你家中去，你当面羞辱他，你姐丈回家岂有不说不说之理？你胞姐闻言岂有不恨你之理？你胞姐必然回娘家向你索银，岂有不争吵之理？若是争吵，你必失误打死你胞姐，也是有的。是与不是？”郭英闻言暗想：“如同亲眼见的一般。”遂口尊：“大人，争吵是实，打死是虚，我胞姐是气死的。大人明鉴如神，监生认罪。叩求大人恩施格外。”张中丞复问：“你胞姐尸身你隐匿何处？从实招来。”郭英叩首说：“监生实不敢瞒大人，我见我胞姐气死，我家恐怕我姐丈告我，夜深时我把尸身背负到我姐丈门首。”

张巡抚说：“这就是了。本院再问你，你胞姐尸身现放在何处？”

郭英说：“姐丈藏了，监生不晓。”巡抚喝道：“你还佞口，你姐丈把你胞姐尸身藏在柜内，你暗地使人盗了去掩藏讣，告你姐丈是呀不是？”郭英说：“并无此事。”巡抚大怒：“不是你盗去尸身，想必还是杀官劫库的贼人盗去的否？”

在堂下候审的蟒、蛇二贼闻张巡抚之言，贼人胆虚，把头一缩，舌头一伸，说：“张巡抚犹如包拯大人出世了。”不由声音高了些，被巡抚听见。张巡抚吩咐把二贼带上来。众人役把二贼带在堂口跪倒。张巡抚把惊堂木一拍，喝道：“好贼囚，竟给本院改了姓包，其情可恨。”二贼口尊：“大人息怒，小人有下情上禀，因大人审究尸身在何处，言说尸身被杀官劫库贼盗去，小的二人一惊，赞美大人如宋朝包大人复生，断事如神。”

张巡抚闻言，忙问道：“偷盗尸柜必是你二贼所作。快从实招来，免动大刑。”二贼见严究追问，不敢隐瞒，叩头说：“盗尸柜是小的二人所作。把柜搭到河岸，打开柜，见里面是一尸身，并无别物。一怒把柜推入河内，忽闻柜中女尸复活，喊了一声：‘兄弟害杀我了。’被水漂流而去。小的二人见天色已亮，投入破庙困睡，又被同云县的捕役把我二人获送县衙，又解到大人台下。此

系实供，并无虚言。”张中丞闻供，哈哈大笑，吩咐：“传李兴周上堂。”李兴周来至堂前，跪倒。张巡抚口呼：“李相公请起。”李兴周说：“除名罪员，不敢起去。”中丞说：“本院已经审清，你纵然被屈，当初不该将妻尸藏匿，这是你的大错，自招祸端。”李兴周说：“晚生失之于初，实是懵懂。”中丞说：“适才二贼所供，你妻在柜内说话，必然未死，日后你夫妻必有团圆之日，暂且送你南学攻书，以图上进。”李兴周谢了中丞之恩，又想起妻子不晓落在何处？何日相逢？不免悲伤，止住泪痕，上了南学，暂且不表。再言张中丞吩咐将八名贼囚送入南牢，不许难为于他。遂向郭英说：“逞刁诬告，理当充军，又串官害民，理当斩首。暂且收监，以待部文定夺。”堂下听审的众百姓纷纷议论，这才是青天好官。忽闻云牌当当当三声响，巡抚退堂，走入书房，命茶童捧过文房四宝，张巡抚提笔在手，不多时把奏折写完，收拾停当，吩咐茶童：“传炮手并飞报大堂伺候。”茶童传出话去，张巡抚复上大堂，把奏折供在公案，大拜二十四拜，飞报背折上马。

炮手放了三声大炮，飞报进京。这且言讲不着。

再表郭氏玉莲，被渔翁渔婆救上船，问其缘由，言：“家住同云县。”渔翁说：“此处离同云县相隔七百余里，一时难到，这黄河岸上有一座观音堂，是尼姑庵，不如送你在庵中存身，以待深秋送你还家。不知小娘子意下如何？”郭玉莲口尊：“恩人若保周全，回家团圆，恩当重报。”渔婆说：“小娘子既是应允，随我下船。”渔婆在前，郭氏玉莲在后，下了渔船，竟往尼姑庵而来。不多时来到观音堂前，郭玉莲见庙是坐南朝北，山门悬着青石匾，写着“观音堂”三个大字。山门一副对联，上联写“慈航普渡”，下联配“寻声救苦”。门框上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“紫竹林中观鸟语”，下联是“白莲台上拯祸灾”。二人走进角门，小径上见一道姑，笑脸相迎，问曰：“二位施主从未识面，到小庵有何事故？”渔婆将郭氏落水事从头至终言了一遍，道姑闻言曰：“救人一难，胜造七级浮屠。”郭氏玉莲接言，口呼：“师父，万望看顾，异日回家，恩当重报。”道姑曰：“若不嫌弃，住上一年半载，有何妨碍？”渔婆说：“我船中甚忙，你在此陪师父作伴罢。”言罢徜徉而去。从此郭氏玉莲在观音堂安身。

不觉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过了春夏秋已至隆冬天气。道姑说：“瓮中无水，你看守山门，我往珍珠泉汲水烧茶供佛。”

郭玉莲说：“有事弟子服其劳才是，师父看守山门，我去汲水供佛。”言罢，手提竹桶出了山门，径奔珍珠泉而来。心中默想：“丈夫在家不知怎样猜疑？”又想起全喜是娇生惯养的姣儿，不由得大声喊叫：“吾的全喜姣儿，想杀

为娘的了。”忽闻耳畔有玩童大呼，连声叫“娘”。郭氏玉莲顺着声音，举目一望，只见有一骑马之人，怀中搂抱着四五岁一个玩童，连声叫“娘”，郭氏玉莲忙走近前，认得是自己骨肉，说：“我的儿，想杀为娘的了！”上前一把将玩童抱下马来，那玩童双手紧搂郭氏脖项，不撒手的哭。郭氏含泪问：“你为何来此？你爹爹在家怎么将你舍了，来到此处。”那人也下了马，停了良久，开言，口尊：“这位大嫂口音不是此处之人？又称此子是你之儿，你家住哪里？你姓甚？你夫姓甚何名？”郭氏玉莲止住哭声，曰：“你若问我，我家住两广同云县，娘家姓郭，我夫名李兴周，我是被渔家老夫妇拯救。”述了一遍。俞仁友曰：“原来是郭氏弟妇。”郭氏曰：“君子所称差矣！我与你天各一方，又非亲眷，为何如此相称？”俞仁友见问，遂言：“我名俞仁友，与李兴周结拜。盟弟被郭英控告害死他胞姐，尸骨无存，定了盟弟充军河南，将全喜托孤与我。现今我的徒罪年限已满，只得带全喜回原籍。今日与弟妹巧遇，我先不回家，如今两广总督郭大人作官清廉，与我舍弟又是同年，我给你写一张冤状，同你到两广省去递，管保你夫妇团圆，大冤也伸了。”郭氏拜谢恩兄仗义。在珍珠泉汲了水来，三人一同进了观音堂。

郭氏玉莲对道姑将事情言明，道姑闻言欢喜，即收拾素斋同吃毕，天色已晚，一宿无话。

次晨俞仁友雇了一辆车与郭氏母子坐。郭氏拜别道姑，俞仁友助了二十两香资，三人走出庙，俞仁友乘马在后，沿大路往两广而来。未及一月，进了两广省城，正遇总督郭秀出城赏军回衙，郭氏玉莲拦舆喊冤，郭总督接了冤状，吩咐在部堂候讯。总督大轿进了衙署，走入书房落座，把郭氏玉莲冤状看毕，发下令箭，派差官锁拿同云县刘世麟到省与郭玉莲对质。不时之间，把刘知县拿到，郭制军升堂讯问刘知县：“李兴周、郭英互控一案怎样判断的。”刘知县深打一躬，曰：“卑县讯明李兴周致死其妻，尸骨无存，确实已判定河南充军。”正然讯问，河南解役上堂呈上公文，郭制台见公文内言已将郭英审实，实系妄控诬告，现将李兴周、郭英解到两广省定罪。看毕吩咐传上堂，只见李兴周、郭英二人跪在堂前，命李兴周站起，曰：“现今你妻郭氏在本部堂控告郭英刁诈，知县卖法，本部堂亦明晰了。下堂与你郭氏妻相会去罢。”李兴周下堂与妻子相会，感谢恩兄俞友仁不尽。以后交代，不提。

郭制台吩咐把郭英下狱。刘知县下去听参。打典退堂入书房，立刻缮了奏折，复又升堂拜表，大拜二十四拜，三声炮响，飞报背上奏折，乘马进京。一月有余，上谕降下，郭总督跪接圣旨，在公堂捧读上谕曰：据两广总督郭秀参劾同云县知县刘世麟贪赃卖法，革职，永不叙用；郭英刁诈昧良，陷害姊夫，河南充军，永远不回；李兴周含冤负屈，准将郭英家资两千银作为李兴周被害账

目之资。钦此。

郭制台谢恩毕，将案内之事发放已结，方要退堂，忽闻外面有喊冤之声，吩咐将喊冤之人带进来。只见众青衣将那喊冤之人带上堂来，郭总督看那喊冤之人相貌不凡，打扮不俗，头戴金项，衣冠不齐，上堂来深打一躬，口呼：“总督大人，生员冤枉。生员梁怀玉，从十七岁入泮，家居广西桂林府溪西县银河西滨青朱崖，不幸父母亡故。本县有一恶乡宦，仗势力强霸生员的十六岁胞妹，抢到他府。生员无处申冤，恳求大人作主。”郭总督问：“你胞妹有婆家否？”梁怀玉回答：“生员的父亲作过户部侍郎，和那作保定府的成龙于大人是同年，昔在翰林院之时，众家大人闲叙，提起于大人之公子联敏，众位大人作媒，将生员之妹许给于大人为儿媳。”郭总督闻言曰：“原来你是梁年兄之令郎。”遂下公座携梁怀玉之手进了书房，曰：“年侄请坐。”梁公子不敢坐。郭总督曰：“年侄落座讲话何妨！”遂分宾主坐下，茶童献茶。郭制军问：“年侄有此冤枉，何不在桂林府控告，竟千里遥遥来此控诉！不知恶绅姓名？有何前程？于、梁两家作亲之时，我也是一媒宾。”梁怀玉欠身打躬，曰：“劣宦名宋雷，字云鸣。捐的吏部郎中衔。倚仗索国老是他义父，他的亲家是兵部田贵，他的外甥是总兵，故仗势强霸民女。被冤众黎民往府道三司伸冤，反而受刑坐监。他外甥是总兵，名同江，表字盛海。朝中索艾、田贵，就是布、按二司，纵然起本，当朝索艾大权在手，本章得从他手中过，宋雷是他义子，同江是他门生，岂有不押本章之理。况且宋雷银钱通神，如今世道变更，有钱可买鬼上树，那些有司官也就将计就计。郭制台曰：“年侄你在此多住数日，老夫明日起身到广西察访。”天色将晚，用饭已毕，在书房安宿。次晨，郭公传出令去，要往广西桂林查访。不知怎样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郭公私访桂林府避雨村中得实情

安心要进溪山城，无奈路途遭雨风。

从权宿在缙绅宅，所访之事得知情。

话表郭制台次晨传下令去：本部堂欲往桂林府察访事件。

令广东总镇张河带本部人马相随。总镇张河遵令退下。那些执事排列伺候，郭制台乘上大轿，广州文武官员送出十里，制台吩咐回避，各令职守。制台乘轿，人马相随，径奔桂林府大路而去。一路上夜宿晓行，饥餐渴饮，这日已到桂林府交界，扎下大营，吩咐执役人等且上桂林府察院等候；又令广东总镇张河领人马上南阳府驻扎；再差十匹长探马往桂林府溪山县打探本部堂消息，若是至五天无信，你带兵去把宋雷宅子围困，寻本部堂下落；若遇总兵同江，不可漏泄消息；再差人到河南张鹏翮中丞那里说知此事。吩咐已毕，自己扮作行客，命长随刘升扮作伙计，叫其须加小心，莫漏泄行藏。刘升遵命，把行李收拾

停当，主仆二人辞别张总镇，往桂林溪山县而来。一路的景致无心观看。

这日正走，只见迎面来了一簇人，有男有女，有富有贫，老少不等。郭公心中纳闷，遂近前相问：“你们男女众人是做什么去？”那众人丛中出来一五十余岁之人，头戴金顶缨帽，身穿蓝袍，面带书香之气，知是有功名之人。这人笑问：“客长从何处来？”郭公回答：“是从广东广州府来，欲往桂林去。”那人问：“老客既从广州府来，可知总督郭制台来在何处？”郭公曰：“俺与他却是一天起的身，他在两广交界驻扎行营，次日带领人马又奔南宁去了。你问郭制台有何事故？”

那人说：“我们的事向你说也是无益。”

郭公说：“俗语说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你们对我说明，焉知无益。请道其详。”那人说：“既是老客相问，我们男女众人非是一处之人，大家凑伙去迎总督大人伸冤，告宋雷劣绅依仗势力抢霸良家妇女，霸占田产地土，伤害人命如同儿戏，我等无处伸冤，故齐奔督辕控告。”郭公闻言，心内自思：“梁怀玉之言却是真了。”忽然耳畔闻銮铃响，抬头一看，见两匹马飞奔而来，知是张总镇差来的长探，相隔有二三十步，郭公一摇头，长探把马拨回，徜徉而去。郭公向那人说：“你们去迎郭总督怕迎不着，我耳闻郭制台五天必到桂林之信，候他坐了察院再告也不迟！”那人说：“老客所言有理，多蒙指教。”遂向众人口呼：“众位男女亲友们，皆听见这位老客所言，郭制台五日内到桂林，咱们不可远迎，等候在察院内控告罢。”

众男女辞别了郭公，往桂林而去。

郭公见众人回去，天色将晚，说：“刘升，你看日光欲落，且寻店房宿歇方好。”刘升扛着行李在前，郭公随在后，来到梧桐镇，寻了一座店房歇下。

次晨令刘升问店东去溪山县之路，刘升去问明白，回在屋中，见郭制台扮作一位算命先生模样，遂回禀：“大人，此镇离溪山县只有二十里路，那宋雷住居城内。”郭公闻言，吩咐：“刘升，你且在店内住着。本部堂前去私访，不可泄漏消息。”

言罢出离梧桐镇，奔溪山县走了。

约有十数里地，突然天降大雨，冒雨而行，浑身湿透。又走了二三里，走进一座村庄，见路北有座大门，郭公急走几步，进了大门过道，摘下凉帽，挂在门上，把行李放在就地，坐在门枕石上歇息，望院内一看，有楼有厅，上边安着走兽，可惜坍塌不堪。暗思这定是一家败落乡绅，不知是哪一家老先生的后代？正然望里观看，从宅内跑出两只犬，照着郭公汪汪乱咬，呼喝不住。从里面走出一人，将犬喝退，向郭公曰：“原来有客官在此避雨，此处非是避雨之地，且到敝宅书房一叙。”郭公见此人头戴草帽，身穿宝蓝长衫，外披油布雨衣

，青布云鞋。

年纪约有五十余，两撇胡须，面带书气之秀色。遂回答：“萍水相逢，焉敢打扰。”那人曰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。”遂把郭公包袱提起，说一声“请”，在前引路。郭公把湿凉帽戴在头上，在后相随，进了二门，有两合角门，一座朝东，一座朝西，同那人走进东角门，有一座北厅，上安走兽，门窗也残朽不堪，郭公进了厅房，把凉帽摘下，挂在帽架上。那人把包袱放下，让座。郭公落座，装了一袋烟递与郭公。那人又高声唤：“看茶来。”郭公吃着烟，见院内只有一棵木香树，一株玫瑰花，厅内只有调案金漆茶几桌椅，皆已朱漆，摆设古玩，也不齐全。

只见一人送上茶来，先送在郭公面前一盏，后送那人一盏。吩咐送茶人令厨下收拾酒饭，那人应声而去。

那人口尊：“老客，我听你的语音是山东人否？不知落乡居城？贵姓高名？来敝县有何公干？”郭老爷曰：“在下莱州府即墨县，姓郭名卿，因家中贫寒，闻听我的本家在贵省作总督，去求他谋事。又闻人言不日往桂林来，只得在此等候。我的盘费短少，在家看过子平卦书，暂且卖卦，赚几文钱糊口。

不幸天降大雨，在贵宅门下避雨。蒙尊驾见爱，让至客舍。我观贵府光景，也是败时的乡绅，请教尊驾大名？贵府令先人官居何职？请道其详。”那人见问，口呼：“郭先生，我的高祖是明朝宰相，曾祖官居清朝吏部尚书，先祖官居知府，不幸到任病故。我先父是梧宁教谕，我虽是副榜举人，总算辱门败祖。我名杨贵，字真宝。我几年方十六岁，入黉门。昨日被知县张惠传去，下入监牢。”言罢，不由眼含痛泪。郭公问：“令郎既入黉门，犯了何罪？就该坐监！”杨贵说：“若是犯了罪，坐监也不屈。”郭公曰：“这就奇了！既不犯罪，为何身受缙继之苦？”

杨贵说：“郭先生不知，这就是山高皇帝远，尽出不法人。皆因离此二里许，村名杨家亭，有一富贵家，是一贡生，名王成玉，将他女与我儿结下亲。三月清明节，他父女祭扫坟墓。仗势欺人的黄子明见王小姐貌美，差家丁询问明白，又差家丁前去作媒提亲。王亲家言已与我小儿结了亲。那家丁回复黄子明，黄子明在知县张惠手内使上白银若干，又上下打垫通了。派差役传我儿面谕，至公堂，张知县破口大骂，不容分辩。张知县去见抚院，谁想他官官相护，是一党之人，除了我儿之名，掐监下狱，我料想我儿只有九死一生。”

话未言完，忽见家人来禀：“大门外来了十几名骑马之人，甚是威武，依小人看不是宋宅家丁，就是同江的兵勇，大约多是为着小爷来拿老爷的。”杨贵闻言，面带惊色。郭公曰：“我去看来。”遂走出厅房，来至大门向外一看，却是张总镇差来的探马，一见郭公，拨马徬广东徬徉而去。惟有刘升照着郭公而

来。原来，刘升见下大雨，心恐郭公身上衣湿，带着衣服，方出梧桐镇遇见探马，故而顺着脚下鞋迹，寻至杨家门前，方近前后门。

且言郭公在刘升耳畔低声，这般如此说了一遍。刘升答道：“晓得。”竟往溪山县而去。郭公转身复回到客厅，不见杨贵在厅，遂问家人：“你家老爷哪里去了？”家人回答：“大约我家老爷恐惧，唬得躲藏去了。”郭公曰：“请你家老爷出来，我有话相问。”家人去不多时，杨贵从后宅出来，那惊慌之色还未退。郭公曰：“那些骑马的向东去了，惟有我昨日路遇同道的人，我向他说了几句话，他进城去了。”杨贵口念：“阿弥陀佛，足以够了！”郭公问：“因何这样惊慌呢？”杨贵说：“我恐是宋雷差来的家丁与同江的兵前来拿我，那就了不得了！”

郭公曰：“你是官门，有功名之人，太胆怯了。想人生在世，大丈夫生而何欢？死而何惧？若说是他家丁、兵弁，就是宋雷、同江亲身来，他是虎是狼，吃了你不成！而且又无仇恨，你为何这样怕他？”杨贵口呼：“先生，你那山东官清民安，是有王法之处。俺这里是无王法之区。人人皆言郭总督系护国爱民的清官，看起来有名无实，坐在广东，不阅边，必是得了伤寒病了！”郭公仰面大笑曰：“你屈咒骂俺本家了。你算一算，自二月从北京来至广东，路途遥远，按站得走两个月，这才四月将尽，他到了广东，必须将署中公事清理明白，方可赴广西来，岂不是屈咒骂他了。”杨贵闻言猛省，离座扫地一揖曰：“我目下神思不定，忘魂失事，我竟忘了先生和总督大人是本家，万望恕罪！异日见了大人，万不可提此话。”郭公笑曰：“你只管放心，纵然他知道，亦无妨碍。”

二人说话之间，家人端上饭来，杨贵曰：“请先生用饭。”

郭公并不作谦，二人同桌用饭已毕，漱口吸着烟，郭公口呼：“杨先生，你适才之言，我是不大明白，那黄子明，他是何等人？就这么大势力？”杨贵曰：“若论黄子明，他乃是一监生，又捐县丞，若论功名，他在我以下。他有一门好亲戚，若提起来，令人寒心，他的嫡妻是宋雷之女，上年腊月间病故。他丈人宋雷专行霸道，也不知抢了人家多少妇女，也不知霸占人家多少田园。这艮河岸上，有一庄村，名东崖村，中有一名门之子，是一秀才，与小儿是连襟。他有一妹妹，也是三月三上坟祭扫，被宋雷抢了去。”郭公闻言，心中恼怒，遂又问：“这名门之女被宋雷抢了去，他家就善罢不成？”杨贵曰：“风闻他家往广州府去控告，至今并无音信。那黄子明依仗宋雷，宋雷倚仗他外甥同江在本府作总镇。他强霸不足为奇，还要想着作皇帝，全仗他干父索艾，还有他亲家田贵二人之势力，想要图谋大清江山。他家内打造枪刀兵刃，地窖内藏着十余万兵。他家内现盖下长朝殿、三宫六院、午门皆全。”二人讲话，天色

已晚，家人掌上灯来。

郭公闻言，心中暗想：“怪不得梁贤契在我督院说还有重大之事，他不说明，看来是实了。”复问：“杨先生，你言宋雷这些无法之事，有些不实罢？”杨贵口呼：“郭先生你若不信，你明日进城在他门口敲起卦板，他必请你算命，他外边是广亮大门，大门内是五座门如午朝门一样，两边厢房如朝房相似。

后边大厅九间九尺，就是未盖五凤楼。是我亲眼得见。先生若去给他算命，千万说他该作皇帝，若算他不作皇帝，先生你可吃了苦了。前者宋雷聘请我到他家教读，来一串书馆，善晓子平，给我算了一命，算得很应验，宋雷知道了，令他讲一讲命运，算他幼年富，中年贵，老年恐不得善终。宋雷闻言，即刻恼怒，吩咐家丁把他捆绑，打了一百皮鞭。”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郭总督私访劣绅假算命侦探实据

私访土豪恨最深，口称圣上不停音。

而今惟有溪水在，曾照当年爱国心。

话表郭公问曰：“以后怎么样了？”杨贵说：“那时节我在他家教读，有些赏我情面，方讲下情来。我且嘱咐郭先生，你若到了宋雷宅中，莫说与总督大人是一家，若提是一家，你的性命可就难保了。”郭公曰：“无妨！我到他家自然随机应变。”

堪堪天色已晚，用完晚饭安坐，吃烟喝茶。杨贵曰：“奉烦郭先生算一算我家小郎刻下的存亡，有日出监否？”郭公曰：“这不用算卦看八字，我学过麻衣相法，从先见你印堂发滞，今已滞退，目下必有吉事相临，老来还有冠带荣身。令郎不久必出监狱，枯木逢春，旱苗得雨，后来子孙荣贵。”杨贵口呼：“郭先生，你且住口罢，我是教你给宋雷算命奉承他，你为何反来奉承我了。我不用你奉承，留着奉承话去奉承宋雷去罢。”

郭公曰：“非是奉承，你到那时自然明白。”杨贵曰：“此话我不信！只求我那儿子不死，出了监足已够了，何用这些好处，我自盼郭制台到桂林，我好去申冤。”

正然讲话，忽见家人杨忠来禀曰：“门外有人叫门，好似少爷的声音，小人不敢专主开门。”杨贵闻言，遂同家人来至大门内向外问：“是何人夜晚扣门？”外面曰：“是孩儿杨士魁回家来了。”杨贵听声音，果是士魁儿回家，忙令：“杨忠快开门，你少爷必是越狱逃来，后面必有差役来缚他，若有人扣门，不可开门。”杨士魁口呼：“父亲，休要害怕，孩儿非是越狱逃来，乃是知县张惠将我释放回家。”含泪曰：“祖上阴鹭非小，父亲德行广大，不该绝嗣，不然今夜孩儿的性命就难以保全。

这黄子明使费五百两银，买通禁卒，把我欲治死，方绑入匣床上，张知县进监，将我放下，领着我进了官宅的书房，给我赔情。又令人拿来衣帽给我穿戴，令我回家。临来之时，嘱咐我异日见了总督大人，给他美言一二，不可参劾他。三天内令咱赴王家娶亲，一概不用咱费事劳心，给咱银一千两，白米一百石，他亲身必来登门谢罪。”杨贵曰：“放你还家，许你娶亲，这就足矣！何必又送咱银米，又何必登门谢罪呢！”

列位有所不知，杨公子还家是郭公在杨家门外向刘升附耳低言分派的。刘升奔到溪山县，手执总督令他收藏的令箭，见了张知县，吩咐他这样行事。杨家父子哪得知晓。

杨贵说：“我儿士魁，只顾咱父子在此讲话，大厅内还有客哩。”言罢，父子二人令家人关闭大门，父子走进大厅，杨贵向士魁说：“这位先生是总督大人的本族，在这广西等候郭总督谋事，现在以卖卜糊口，善通相法。”杨士魁闻言，近前向郭先生施礼。郭公以礼相还，叙礼已毕，就位落座。郭公见杨士魁生得一表非俗，天庭饱满，地格方圆，美似潘安，貌比宋玉，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面如桃花初放，眉清好似笔描。善才童子下九霄，恰像潘安来到。观外可以知内，定然腹藏才学。出口成章文才好，治国安邦不弱。

郭公看杨士魁人品非凡，年约十七八岁，正在妙龄，日后必得将他提拔才是，心中默念。抬头见天色已明，欲告别进城。

杨贵口尊：“郭先生，一夜无眠，你且在这床上歇息歇息，用了早饭再进城也不晚。我且同小儿一到后院，令我拙荆也放心。”

言罢，父子二人回后宅去了。

郭公就在藤床上和衣而卧，睡至卯时将尽，郭公方醒。家人杨忠端着饭在前，杨贵父子随后，进了大厅。郭公与杨贵对坐，杨士魁下坐，三人用着饭，士魁将还家根由诉了一遍。郭公笑曰：“杨先生，我给你相的面错否？”杨贵曰：“先生相法实在准，相我目下有喜事临门，小儿出监还家，这就是一件大大喜事。后来的事暂且说不上。”三人用饭已毕，郭公告辞进城。杨家父子送郭公出了大门，一拱而别。

郭公手提包袱，出了杨家庄，往溪山县城而来，不多时进了溪山县东关，作买卖的人不少，遂把卦板取出敲打，往前而走。见路北一座广亮大门，门外排列旗杆，路南那拴马桩有一里长的一趟，每一桩皆拴三两匹马，门里门外出入人等不断，郭公暗想：“这一定是宋雷之家，”遂把卦板连连敲打，高声念诵道：

看过渊海子平，习就麻衣相法。

云游四海走天涯，算人生死不差。

贫穷分文不取，富贵银钱我拿。

几时遇着帝王家，与他算上一卦。

郭公口内念诵讲命理，走至大门外站立。门口站着一人说：“这是一个细作来探访！”喊了这一声，从门内出来数人，手提绳索，向郭公脖项上就套。郭公便问：“列位，这是为何？”

一人说：“你是个细作。”郭公问：“怎见得我是个细作？”那人说：“听你口音不是俺广西人氏，且在俺门口走来走去，又站在门前望里观望，你不是细作，你是作什么的？”郭公说：“列位是疑错了。我原是相面算命的，曾受遇明人传授我地理风鉴，我看此处该出一家皇帝，又见出入众人定有袍带之分，故此站住细看。”众人闻言，把绳索给摘下来，和颜悦色说：“如此说来，冒犯先生了！多有得罪！”郭公回答：“无妨碍，我看列位日后大小不同都该作官。我且问这是何等人家的衙署？”

好兴旺！好威风！”那人说：“我们主人是吏部郎中，姓宋名雷，字雷鸣。你在此候一候，俺去禀主人，是必请你算命。”

停有一刻，只听里面云牌响亮，待不半时，又闻钟鼓齐鸣，音乐齐奏。郭公暗想：“定是宋雷升殿。我若进去，必得给他叩头，称他圣上，好察访他的实据。”正然思想，见出来一人，高声曰：“请那算命之人进府。”郭公闻言进了大门，见有五座大门，与午朝门相似。遂跟那人进了东边一座大门，一行走着，一行观看，见那左右两厢房与朝房相同。暗思：“这杨贵之言果然是实。

”随着那人来至那九间九尺大厅。东头那人把郭公拦住，说：“你且站在此处，待我先到东书房请教，在那里与你相见？”郭公问：“适才击鼓撞钟，音乐齐奏，不是升殿吗？”

那人说：“若是升殿，你就不能来到这里，大凡主人从后宫出来，皆奏音乐。主人现在东书房。”郭公闻言，心中暗骂：“逆贼这样行动，比当今天子更加一等。”正然怀恨，只见那人回来说：“老爷有请！”郭公随定那人走入东角门，有座北厅房，也是五彩妆画，朱红格扇。遂在檐下停步，向里一望，见一人深眉大眼，腮下满部胡须，望外观瞧。郭公自思，这一定是宋雷了。慌忙紧行几步，走至宋雷面前，急忙跪倒，心想：“我是为国为民，只得忍耐。”遂口呼：“万岁！算命的术士给万岁叩头。”宋雷说：“你这算命的先生，为何见了我就称万岁呢？”

郭公曰：“术士自幼学会麻衣相法，子平全书，并受异人所传，上观星象，下查地理阴阳之理，精通术士，夜观星象，见紫微星照临溪山城中，不辞劳碌，前来相访，见吾主龙目、狮鼻、虎口，已知是天子之像不假。”宋雷闻言，心满意足，喜不自胜，说：“先生平身，你既相我有天子之分，随我到厅中

占算，我何年登极？有多少年天分？”

郭公站起，跟随宋雷到了大厅，宋雷正面坐下，吩咐看座。

只见厅外有二十余名带刀之人，进来一名搬过一把椅子，放在桌旁，郭公方要坐，自己回思：“不可，我既待吊鬼，须吊圆全，省他生疑。”心想罢，走至桌前，口呼：“主公，谢赐座之恩。”方欲下跪，宋雷口呼：“先生免礼，我果有天分，登基之后，那时再行礼不迟。”郭公说：“主公之言甚明，主公虽有天子之分，恐机事不密，若走漏消息，关系非轻。”宋雷说：“先生，你且算一算我该几时登殿？有多少年天分？我若坐了殿，封你为军师！”郭公遂又谢恩毕，便把包袱解开，拿出纸笔墨砚，展开百中经，口呼：“主公，请说八字。”宋雷说：“戊午年、乙卯月、庚申日、丁丑时，这就是我的生死八字。你代我批罢。”这宋雷说出一个死字，也是恶贯满盈该死之日，将近就说不吉利之言。

郭公手执笔将宋雷的八字写明，把官印财禄细细查看明显，官禄真是富而兼贵的八字，就是命会原辰。暗想：“他的晦气到了。”暗骂：“宋雷老贼，不久你的尽头日到了。”此言并未出口一字，恐触他之怒，不好访他的虚实，只可奉承他。遂口呼：“吾主，按八字批，新主公正是应运帝王之命，论大运今年理当登极正位，圣寿至八十六才龙归苍海，竟有三十五年天分。”宋雷闻言，心中大悦。

郭公正然给宋雷讲命，忽见有一家丁慌慌张张跑进厅来，向宋雷跪禀道：“知县张惠将杨士魁释放了，还要差衙役去拿黄子明。”宋雷闻言大怒，说：“好大胆张知县，这是我的银钱买的你，必须顺我之心。”遂吩咐二十名带刀家将：“把知县张惠拿来见我。”众家将答应一声，往外就走。忽闻郭公口呼：“吾主且息雷霆之怒，术士有本上奏。”不知所言何话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表真情陈松吐实失印信丫鬟得宝

私访土豪恨最深，口呼圣上不停音。

老今惟有溪水在，曾照当年爱国心。

话表郭公口呼：“吾主不可动怒，术士有谏言。”宋雷说：“先生莫要多言，你不明白内中事情。”郭公说：“术士精通梅花数，又会金口诀，这报事的人来，我就明白了，主公暂且令他们回来，我断一断此缘由。”

宋雷闻言，遂令众家将回来，皆站在厅外。郭公说：“依术士按梅花理所断，内中定是主公至亲嫡妻病故，欲寻继配之妻，必然欲娶有未过门之女为妻，伊之两家不允退婚。主公令知县押令男家退婚，伊不肯允，把伊收监受罪，大约知县心变背主公将那人释放。”宋雷口呼：“先生，你如活佛一般，断事如神，如同亲眼得见，若依你不去拿问张知县，当怎样办法？”

郭公说：“这是些小之事，若一怒去拿问张知县，恐其坏了吾主之大事。何也？你想他是清朝命官，若把他拿来，清朝必知。

发兵前来，以何抵挡，岂不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，那时大事去矣！主公必须先招募雄兵，制备军械，然后再登极坐殿，那才安稳，再拿问张知县也不迟。

”宋雷说：“军兵我现有十万，军械也齐备，勿劳先生操心远虑，只候北京来书札到来方可兴兵。”

郭公问：“候何人书札？”宋雷说：“只候北京我的亲家田贵和我义父索艾之书札到来，便可发兵。”郭公闻言，心中暗骂：“索艾、田贵二奸贼，我不来私访，哪知暗卖圣上的江山。”

宋雷口呼：“先生，尽论登极大事，未问先生家乡，上姓高名？”郭公说：“我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享家村人氏，姓享名邑，表字秀实。自幼读书，不幸父母双亡，又遭了一把天火，烧得片瓦无存。无奈奔到城东山上文昌庙内，欲自缢死庙内，住持道人将我救下，劝我莫要寻死，日后定然拜相。自此在山上拜道人为师，习学子平，观天星，读相法大六壬、金口诀、梅花数、奇门遁甲。至三十余岁皆已学精，我欲辞师下山。我师言：‘你未到下山之时，侍候十年方可下山。’现今夜晚仰观星斗，则见溪山县该出真主。我方辞师，径至溪山县来访真主。”

郭公这一片谎言，宋雷认以为真，仰面大笑，口呼：“先生，你原是仙人传授来扶我登极坐殿，理宜排筵庆贺。”郭公曰：“且慢！主公登极后排筵不迟。暂且用膳。”宋雷认为郭公保他坐殿，所言必允，吩咐开饭，和郭公同桌用饭已毕。郭公口呼：“主公，这十万兵驻扎在何处？”宋雷说：“在地穴内。”郭公问：“这地穴如何能存十万精兵？”宋雷说：“这地穴比营盘不同，这溪山县南门外之山，山名溪山。在府内我欲修一地洞，掘有一丈多深，就塌下去了。着人竖下梯子，打着火把下去一看，地穴空阔无边，直通溪山。在两处穴口，皆盖上一座大厅，以为藏身之所。这几年有那杀官劫库的凶犯，偷牛盗马的强人，步下的流贼，皆向我家来，目下聚集十万有余。就缺少一位军师。享先生既投我来，很好，静候北京书札一到，万里华夷得如反掌。这地穴内可存二十万军兵，军械、兵刃丰敷有余。”郭公问：“主公，这军械皆在地穴中，我去看一看如何？”

宋雷应允，遂令陈松领享先生去观军械。只听一人应声而出，郭公见来人方面大耳，膀宽腰圆，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，暗想：怎么这等人物也流落至此。

那人在前引路，郭公在后相随，出了大厅，过了西角门，往北走了有二三十步，又往西过了几层角门，见有一大水坑，不知有多深。那陈松亮出宝剑，以手抓住郭公骂道：“你这呼皇道寡助纣为虐的东西，在这万人坑边，我教你升仙

去罢！省你在此吊鬼！”遂举剑欲杀郭公，郭公双手擎住陈松手腕，口呼：“陈将军且慢动手。”石林说：“哪个姓陈？我今既要杀死你，教你死个明白。我实对你说了罢，我是直隶河间府人氏，姓石名林，我随我表兄白玉奉旨征鞑靼，我是先锋，奏凯回京，白老师上金銮殿交旨，奸贼索艾在圣驾前参白老师一本，言上殿不卸甲，必有杀君谋反之心。皇上时心昏不明，准了本，把白老师及家眷推出午门要斩首。幸神天有眼，一阵神风救出白老师夫妇。二人现在保定府成龙于大人那里，隐姓存身；我也隐姓埋名，流落此地。我听闻宋雷作恶多端，又要篡位谋反，故此我投在他府，得手把他谋杀。不料今又你投他府中，助纣为虐。今且先把你杀了，再杀宋雷也不迟。”郭公口呼：“石将军，你当我是何人？实对你说，我乃两广总督郭秀是也，前来私访。”石林闻言，把剑入鞘，口呼：“大人快随我来。”

石林在前，郭公相随，走有半箭地，往东一转，进了一层角门，二人走进屋内，石林说：“这是我住室。”郭公见有一张床，在床沿坐下。石林口呼：“大人，宋雷恶迹皆已访知，就该逃出险地，他若看破行藏，性命难保。”郭公说：“我还有一件事未访出。”石林问：“还有何事？”郭公说：“这本县内有一秀才梁怀玉，他胞妹是保定府于年兄的儿媳，被宋雷抢了来，未晓她贞节保住否？”石林说：“梁小姐乃是智谋多端，贞节已保住。自那日抢进府来，宋雷逼迫成亲。梁小姐哭诉父母死后，现在孝服之中，还有四个月服制未满，若满期必允成亲。

在服制内只用两名使女伺候，别人不准登楼。宋雷皆已应允。”

郭公闻言，心中暗喜。石林口呼：“大人，目下该脱离此处。”

郭公曰：“我若一走，那宋雷若问你，你有何言答对？”石林说：“我送大人出去，我也就不回来了。”

郭公曰：“这也使得。”向怀中一摸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曰：“不好了！”石林忙问：“为何惊恐？”郭公说：“我的印丢了！”

必是在那万人坑旁，将军拉我的时节，定然失落坑边。”石林说：“快快找去。”去不多时，回来言：“坑边何尝有印？”郭公闻听未找着印，心中为难。

石林口呼：“大人，不必心烦，暂且在宋贼家中住些日，我去访查印的下落，若查访出，咱就走；若查访不出再走也不迟。”郭公曰：“目下广东总镇张河率领人马在南宁府驻扎，五日内同河南巡抚张年兄人马齐至溪山城下捉拿宋雷，必然要用此印。”石林说：“我必细访细找，也不必去看那兵刃去，咱且去见那老贼再作道理。”商议已定，二人回至大厅，见了宋雷。宋雷问：“郭先生看过军械否？”

郭公说：“看过了，实在齐整。”宋雷说：“天色已晚，我要回宫。”遂向石

林说：“陈松，你在此陪着先生作伴安歇，明日再议论国事。”言毕回后宅去了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被难的梁小姐在东楼上终日泪如雨下，暗自悲痛。忽见丫鬟慌慌张张跑上楼来，口呼：“太太呀！我拾了一物。”梁小姐大怒喝道：“好一个丫头根子！我原有言在先，不许以太太称呼，今又如此呼之，令人可恨。”丫鬟说：“我忘记了，恕过奴婢罢！”梁小姐问：“你拾了何物来？”丫鬟从怀中掏出递与小姐。小姐接来一看，是一锦囊，内里原系一口印。梁小姐原是吏部侍郎之女，所以认识印信，却说：“是一小方镜。”丫鬟问：“怎么照不出人影呢？”小姐说：“是未磨出光来，给我收存，候磨镜子的来，令他磨光亮了，咱好使用。不晓你从哪里拾的？”丫鬟回答：“在万人坑旁拾的。”小姐问：“你往那里做什么去？”丫鬟见问，不由得潸然泪下，遂将他父亲怎么被宋雷杀死，抛在万人坑内，奴婢一时得空去哭父亲一场，以表父女之情肠。梁小姐闻言，伸手拉住丫鬟，问：“你也是被难女子！我且问你，你可有替父报仇之心否？”丫鬟说：“我有心替父报仇，但我也是女流，焉能报得了仇。”梁小姐说：“你既有心报仇，我也不瞒你，你所拾来那物，原是一颗印，不晓是哪一家大人前来私访，将印掉在万人坑边，被你拾来。

大约私访的未走，咱若将印交与他，咱们的仇恨可代咱报了。”

不言二人讲话，且言石林心中惦念大人那口印的下落，遂走出大厅，往后宅而来。见着一名丫头，便问道：“你向万人坑处去了？”丫头说：“我未去，我见东楼上服侍梁太太的小成娃子去到万人坑哭她父亲去了。”石林闻言，来至东楼下等候小成娃子下楼，向她要那印信。细听楼上正说这印的来历，听了个明明白白，欲待上楼，心中暗想：“不好！若被人看见，报与老贼知晓，反为不美，不如暂且回厅。”

这郭公在厅中闷坐，见外边月光照耀，如同白昼。走出大厅，见月光如水，复入厅中，在床上连衣而卧。忽闻外面有脚步之声，遂起身。见石林进来，遂问：“那印的下落怎样？”

石林答曰：“虽有了下落，此时难以得手。”就将印之下落言了一遍。郭公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咱还得在此多待一天，还得将军用心，若印得着，咱好离了此地，派军拿宋雷，救梁小姐。”

商议已毕，一夜晚景无话。

次晨，忽闻钟鼓之声，管乐之音，就知宋雷出来，郭公迎接，以圣驾相尊。宋雷见先生如此尊敬，满心欢喜，茶必同饮，饭必同食。茶饭已毕，复议论登基，怎样兴兵御敌，郭公亦是随机应变而已，这且不提。

再言梁小姐得了此印，心中盘算，若见了这位大人之面，把印呈献，恳求报仇

雪恨方称奴心。算计已定，次晨见使女端了茶来，放在小姐面前。遂向成娃子口呼：“姐姐，你昨日去到万人坑处，是你不是？咱府内陈大爷问我，我说我未上万人坑那里去，说你去了。我见他奔东楼来，不知所为何事？你可见着陈大爷否？”成娃子说：“未见着，有何事情？”使女说：“知不道！”言罢徜徉下楼去了。

梁小姐口呼：“成姐姐，你可认识这姓陈的否？”成娃子说：“我认得。他自从进府来，主人待他甚好，出入内宅无疑，与别的家将不同。大凡后宅若买何物，就着他去买，为何不认得呢。”小姐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去将他唤来，我有话问他，若是老贼问你有何事，你就说我唤他买东西。”成娃子领命下楼，向前厅而来，问别的家将，皆言陈松在前厅伺候。成娃子闻言来至前厅，举目一看，见众家将两边排列，宋雷坐在正面。旁坐一位五十余岁之人，头戴一顶红缨凉帽，身穿蓝布衫，天庭饱满，鼻如悬胆，精神百倍。陈松在一旁侍立，不知他三人议论何事。只闻宋雷称呼那人为先生，那人呼宋雷是圣上，心中纳闷，遂呼唤：“陈大爷，后宅令你买办东西。”石林见成姐唤他，心知是为那口印而来，急忙禀明宋雷：“现有东楼上丫鬟前来唤我，不知有何事？”宋雷说：“速去快来。”石林答应：“是！”跟随成姐来至东楼下，石林伸手说：“拿来给我罢。”

成姐说：“给你什么？”石林问：“你唤我来做什么？”成姐说：“是梁姑娘唤你有事相问。”石林说：“你请梁姑娘下楼。”成姐闻言上楼。不知怎么回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生疑心怒绑总督马棚里计救忠良

私访土豪辨真情，身入虎穴如困龙。

若非忠勇人解救，只恐送了命残生。

话表成姐闻言，上楼向梁小姐说：“陈大爷在楼下等候。”

梁小姐吩咐：“请他快上楼来。”成姐下得楼来，说：“令你上楼。”石林寻思，宋雷在前厅议事，一时未必回后宅，遂即上楼。小姐问：“这颗印是你的否？”石林说：“不是我的，是郭大人的。他特为小姐而来私访。”梁小姐问：“莫非是郭秀郭大人吗？”石林回答：“正是。”小姐问：“郭大人现在何处？”石林说：“现在前厅陪伴宋雷。”小姐说：“此印不能交付与你，你休怪我。俗云：‘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。’郭大人若将我救出去，我当面交付与他。我若当时交印，再若失落就难以寻觅。陈老爷请上，受奴一拜，只求你将总督大人送出宋贼府门。”石林说：“请起，请放宽心，大约明日后日两路人马必到，擒获宋雷。你也出离此地。我要往前厅去了，若老贼回后宅时，我好送大人出去。”言罢，往前厅而去。

这前厅内，从外面进来一名家丁，跪报，口称：“主公，目下桂林府的布、按二司、抚台周鸿皆来溪山县，接两广总督大人。”宋雷问：“这两广总督进溪山县怎么无有音信？”家丁回道：“闻听外人传言，郭总督扮作算命先生进了溪山城了。”

宋雷闻言一怔，目不转睛看郭公，冷笑一声：“你原是郭秀，胆子不小，假扮作算命先生，竟敢进我府来私访！我府中事情你也知晓十有八九成，你怎样奈何我？你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，欲要逃出我府，比登天还难。”吩咐武士与我绑了，众家将提绳索往前，一齐拥来拿人。郭公说：“众位且慢，我说明理由死而无怨。”口呼：“主公疑我是两广总督私访，主公多疑了！”

若多疑，派人去查访郭总督在何处？若无总督影像，再治术士之罪。”石林开言，口呼：“主公莫要生疑，中了仇人诡计。”

宋雷问：“怎见得？”石林说：“这必是享先生在外边算卦如神，遇主公有仇人，见享先生进咱府来，他寻思着主公得了一位妙算先生，必然能成其大业，所以造出这一片谎言，令主公将先生疑作郭秀，把他害死。主公无了能算之人，大业难成，此计一害两家。主公再思再想。”宋雷闻言，沉吟言道：“将军之言似乎近理，他若果然是郭秀前来私访，得便逃走，那时怎了？”

石林说：“他若是郭秀必有凭据，不是郭秀就无凭据。”

宋雷问：“有什么凭据？”石林说：“若是郭秀前来私访，总督印不能离身，搜他身上若有印，不用言他就是郭秀，再杀他也不屈；若搜不出总督印，他非是郭秀，主公若杀了他，岂不屈了好人，闭了贤路，就无人来投主公了。”

宋雷说：“将军言之有理。”遂吩咐众家将搜来，众家将把郭公包袱解开，见包袱内有算卦书百中经，并无印绶。石林说：“再在他身上搜。”众家将又把郭公身上衣服上下搜遍，并无印绶。宋雷见未搜出印绶，正然懊悔。石林说：“幸亏未杀了他！他身无印绶，他非是郭秀，主公就该将他释放才是。”

宋雷闻言，一声吩咐：“将享先生释放。”宋雷说：“我是一时粗心，得罪了先生，望先生海涵。”郭公深打一躬，曰：“君教臣死，臣不死为不忠，有何海涵处。”不言郭公在宋宅随机应变，不能逃出宋宅。

且言长随刘升，自从在杨宅门首见了郭公，遵命入溪山县，见了知县张惠，释放了杨士魁。又到桂林府见了抚院周鸿，言：“郭制军进了溪山城，大约三日之内要坐察院。”周鸿闻报，急传谕布、按二司皆赴溪山城来。

且言知县张惠同左、右两学并典史给杨贵家送了亲去，见衙役跪禀：“众家大人不久进了溪山城。”张知县闻报，忙同典史、左右两学前来迎接，参见已毕。抚院周鸿遂问知县张惠：“贵县，你知晓总督大人在于何处否？”张惠回答：“论来卑职闻总督大人之长随刘升至卑衙，吩咐一件事，卑职适才办完回来

，听刘长随所言，总督大人进了溪山城，卑职不知下落。”

抚台同布、按二司直唬得面如土色，心中惊惶。皆因平日风闻宋雷所作恶迹，若被郭制台私访明确，与他等干系匪轻，故而害怕。大小文武官只可俱进了公馆，议论此事，这且不表。

且言宋雷的探事家人打听了知县张惠向抚院周鸿所言之事，忙忙跑回宋府报与宋雷得知。宋雷闻报，便向石林口呼：“陈松，你听见否？这享先生明是郭秀无疑了，你可听见家人报道，桂林府同城官员，俱来迎接郭秀，迎接不着。又言郭秀使人向张知县说，令他放了杨士魁，知县同左右两学及典史将他亲送回家。前日我差人去拿张知县，他又将我止住，这个鬼皆是他做的。怪不得差人未去，他说算着，定然是他访出来的。”石林闻言，口呼：“主公，他若是郭秀，必带着那颗总督印。”宋雷说：“也许未带来。不管他有印无印，先把他们吊在马棚，打他一千鞭，明日再发落。”遂吩咐众家将把郭公捆吊马棚。此时石林不能护庇，众恶奴近前把郭公拉下，按倒在地捆讫，推的推，拉的拉，来至马棚。恶奴用一根绳向梁上扔过去，拴在郭公手上，这边往上托，那边往上拉，把郭公吊起。郭公无奈，咬紧牙关，一横心将二目一闭，一语不发，豁出性命。只听宋雷一声吩咐，众家将给我打，众恶奴哪敢怠慢，手执皮鞭，轮流恶狠狠一连就是数十鞭。

石林见此情形，不由心中怒火上冲，方要拔剑杀宋雷，又一转思，暗叫自己名字。石林哪！你是匹夫之勇，你若一动手，大人的性命难保，连你也死无葬身之地。这里宋雷有二十四名家将护庇，在旁边地穴内还藏着十万亡命徒之兵，就是你狠似狼，也难敌众犬，好汉打不过人多，你自己丧命如蒿草，大人的性命有亏，且朝中两个奸臣不能除灭，我之冤仇不能得报，圣上江山必然丧于二奸臣之手，将我的一片忠心就付之东流了。

石林正在为难之际，忽见使女从后宅来说：“太太请老爷后宅用饭。”原来宋雷之妻田氏系兵部田贵之妹。田氏极好吃醋，这宋雷因田贵是兵部尚书，未免惧他几分，天一晚，就差使女出来请他，不好说请他睡觉，所以说是请他用饭。这石林一闻使女来请宋雷回后宅，心中暗喜，老贼回后宅方好。遂走近宋雷面前，口呼：“主公，且回后宅。纵然他是郭秀，料也跑不了。”宋雷遂吩咐：“张从、张顺，你二人在此看守，明日发落他。”言罢，随着使女往后宅去了。

石林回至自己屋中，把平日宋雷所赏的酒抱了两瓶，走进马棚，口呼：“张伙计，咱主人赏我两瓶酒，我同你弟兄喝酒坐夜，看守郭秀，也误不了大事。

”一行说着，一边满斟三杯酒，说：“请酒。”自己先饮了一杯。方递与张从一杯，张从接杯叫道：“二弟，陈爷相敬，咱弟兄就领这情，又不是毒药，喝

罢。”石林闻言，心中一动，想起昔日随白老爷征西，得了一包蒙汗药，人若吃了，就昏迷不醒。石林从囊中取将出来，放在面前。张顺问道：“陈爷那是何物？”石林说：“这是我饮酒时的五香酒药。”遂撮些药面放在自己酒杯内，说：“你弟兄也尝尝。”遂把药面也撮些放在二人杯中，又把药面包讫，收入囊中，说：“请酒罢。”随后又故意把自己酒杯碰倒说：“咳！

我好慌！可惜一杯好酒碰洒了。”遂暗把酒杯擦净，又另斟一杯酒。张从说：“何不再放些酒药？”石林说：“刚包好又得费事，且是我常吃之物，勿庸费事。”张从、张顺并不犯疑，三人一齐举杯，一气饮干。每人又饮了两三杯，张家弟兄二人被蒙汗药蒙倒。

石林忙走近郭公，把郭公放将下来。郭公问：“印信可曾寻来否？”石林说：“印在梁小姐手内，她要当面交还。”郭公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候着救出梁小姐，她必献印。咱怎能逃出这是非窝了？”石林说：“前门有多人把守，不能走。只可从东花园逃走，这东花园在老贼后宅东，必从梁小姐楼下经过。”

郭公说：“若从他后宅走，倘被他知觉，那时怎了？”石林说：“非从那逃走，别无出路。”郭公说：“既然如此，只有听天由命，从那走罢。”石林在前，郭公在后，径奔东花园而来。过了两层角门，石林低声口呼：“大人，暂且停步，我想起一件事来。”郭公低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石林低声说：“前面就是东花园，那个楼就是梁小姐之楼，从楼后就进花园，大人在此候我，我去把那十万匪兵安住，纵然上面百十家将知觉，非是我的敌手。”郭公说：“既然如此，速去快来。”石林向地穴奔去，郭公隐在墙根下不敢动。

且言梁小姐自与石林觐面说明，方知郭公在前厅，遂差小成姐去探听郭公走了否？这一次小成姐来报小姐，说：“不好了！老贼把大人吊在马棚毒打。”小姐闻言，放心不下，候到夜静更深，遂差小成姐悄悄往马棚去探望大人的吉凶。小成姐遵命下了东楼，走不甚远，忽见墙根下站着一人，心中暗想：“别人不敢到此处，必然是陈大爷。我且去问问他大人的消息。”

走近前一看，正是郭大人，小成姐低声问：“大人在此站立，所为何事？快随我来。”郭公闻言，问：“你何人？”成姐说：“大人之印是我拾到的。”

郭公闻言，遂跟定使女往梁小姐楼上而来。才上了东楼，忽听支更下夜的众人喊叫：“马棚内吊着的郭秀跑了。”那些家将闻喊，俱来至马棚内一看，哪有郭秀！绳索卸在一旁，见张从、张顺倒卧一边，有两酒瓶歪在一边，心疑他二人吃醉了。便把二人推了推，唤了数声，一声也不哼，众人说：“贪酒醉得如泥坯，咱们找陈爷去，叫他往后宅禀与主人知晓。”众人即一齐去找石林。这石林令郭公在墙根等候，自己来至地穴口，一声喊道：“地穴内的头目听真，吾乃总理陈松，今有总督郭秀进溪山城私访，主人吩咐下来，上边无论有甚

事情，不许地穴中人出头，不见我陈松前来，不准出地穴。”穴内众人齐声说：“谨遵陈爷命令。”石林遂转往后宅来，忽听马棚人中声鼎沸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暗说：“不好！众人知觉，大人怎能逃出。”心中正在懊悔之际，忽见两名家将跑来说：“不好了！马棚内的郭秀跑了。”

石林假意惊慌，跟随家将来。至马棚，故意叫唤张从、张顺，不见应声，假意怒骂道：“两个狗才，吃着主人的饭，穿着主人的衣，不小心与主人办事，留你何用？”遂唰啦啦亮出剑来。

不知二人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总督夤夜逃出城石林半途杀恶霸

真天子百灵相助，大将军八面威风。

好心肠逢凶化吉，行奸诈遇吉成凶。

话表石林暗想：“此时若不杀张家弟兄二人，时候一大，蒙汗药劲一过，醒过来说了实话，就关着自己的机关，大人也逃不出贼府，必有性命之忧。”想罢，假意带怒说：“好胆大的张从、张顺，主人派你重大之事，竟贪酒误了大事。要你二人何用。”遂拔剑出鞘，把张从、张顺杀死。遂口呼：“众伙友，代我各处搜寻郭秀，我到后宅报于主人知晓。”遂往后宅走，过两层角门，不见郭大人何往，心中纳闷。欲去寻找。

只见宋雷手执剑下了北楼。石林紧走了几步，来至宋雷面前：“禀主公，张从、张顺二人误事，不精心看守郭秀，他二人贪酒已醉，跑了郭秀，更夫报我知晓，我一怒，把他俩杀死了。”宋雷说：“待我去看。”石林前引，宋雷随后来至马棚以内验看罢，说：“陈松，这事分明是你把郭秀私放，把张从、张顺杀死灭口。是也不是？”石林见宋雷手执宝剑，怒目扬眉，便口呼：“主公，我杀他二人未奉主公之令，虽然是我之错，我是因公事一着急才杀他二人，我同众家将各处搜寻不着，我慌忙报与主公知道。今主公疑我私放郭秀，这委屈煞我也。怎教我何以报主公知遇之恩。”宋雷闻言，沉吟不语，暗思：“陈松之言有理。若论享先生，他是法术之士，定会解索之法，非是郭秀。”又回想：“其中恐有人哄张家弟兄吃酒，灌醉后暗解绳索，一同逃走。”又转想也逃不出府门，各处皆有人把守，就是赤天白日欲领出一个生人也难。惟有东花园的墙矮，可以越墙逃出，这花园是在我后宅东，别人俱不能到，惟有陈松可能到，若是他私放郭秀，何以不一同逃去，他还在此。素日我看陈公诸事护我，做事精明强干，并无舛错，这是我冤屈他了。”

想至此，心中懊悔不及，遂把剑入鞘，化怒作喜，笑呼：“陈将军不必烦恼，这是我一时不明，咱莫生内变，你去把府中家将查点查点，缺少何人？”石林见宋雷回嗔认错，自己也认错曰：“是我一急杀了他二人，未奉主公之命

，是我之罪，谢主公宽宥之恩。”言罢，前去尽情把家将查点一遍，回复一名也不少。宋雷闻言，心中纳闷，回思享术士必是解索法走的，非是郭秀了。这且不表。

且言梁小姐见成姐引领五十余岁半老之人走上楼，心知必是总督郭大人了，只见小成姐把楼关闭，忽听外面喊嚷：“郭秀跑了，快快搜寻！”梁小姐、小成姐皆为郭公担惊害怕，又听石林同宋雷说着话，往前面去了。梁小姐低声口尊：“大人，难女屡次命使女成姐探听大人的消息，言说把大人吊在马棚内，怎能逃在这里。”郭公就将陈松即是石林，怎么用酒灌醉看守之人，把我救下，领至此处，他又去办事，说了一遍。梁小姐说：“请大人快快逃命去罢。”

”郭公说：“我不知从哪里出去？”

小成姐说：“陈大爷既领大人往后宅来，一定是从花园矮墙逃出去，别处墙高逃不出去。”小姐说：“既是如此，趁老贼前面去了，你将大人送出去罢。”

”郭公说：“把我的印信交还与我。”

梁小姐说：“大人放心，难女不能昧下大人之印，大人若救出难女去，那时双手交印。”郭公说：“小姐太多心了，我是为你前来私访，受这颠险，死里逃生。”梁小姐口呼：“大人，难女把此印交大人收去。”双手递过，吩咐小成姐：“快送大人逃走，若再延迟，老贼回后宅若撞见，性命必然难保！”小成姐闻言，开了楼门，领着郭公下了楼，下了月台，往花园正走。

忽闻咳嗽之声，乃是宋雷在马棚令家将搜不着郭公，自己回北楼。令陈松在后宅并花园去搜寻。宋雷进了两层角门，见迎面有人行走，问道：“前面是何人？”这一声把后随的石林吓了一跳，只听那人说：“我是春红丫头，奉太太之命，请来请主子回北楼。”石林闻言方放下心来。那郭公同小成姐也隔着不远，吓得战战兢兢，不敢行走。这宋雷见是北楼上使女，随着使女回了北楼。

石林寻找大人，忽见前面有二人行走，紧走几步，见是小成姐同郭大人，遂问：“小成姐回楼去罢，我送大人出城去。”

石林引郭公来至花园墙下，郭公见墙高六七尺，伸手捞不着墙头，石林先将郭公撮上墙头，自己蹰上墙头，跳出墙外，把郭公托出墙外。郭公说：“足矣够了，可逃出是非之窝了！”

石林口呼：“大人，先莫欢喜，出了城才无凶险。”郭公说：“出城容易。”

”石林说：“城门口有宋雷派去的人把守，难以出城。”郭公说：“这如何是好？”石林说：“大人随我出城。”二人往南走约有半里地，已到东门。

石林说：“大人在此等候，我去唤门军开门。”郭公站住，石林走至门军屋外呼唤：“哪一位在此？”只听屋内说：“外面是宋府的陈大爷吗？”石林说：“是我。”门军问：“这半夜三更出城有什么紧事？”石林说：“我同伙伴

上黄家堡去。”门军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是上黄姑老爷那里去。”一边说着，拿着钥匙把城门开放。石林说：“城门且莫锁，我将我们伙友送到黄家堡就回来。”言罢二人出城，走至东关下头，石林口呼：“大人，欲往何处去？”郭公说：“张河人马往溪山城来，必从杨家庄经过，我欲往杨家庄去。”石林说：“大人深夜行走，道路生疏，我送大人一程，我再进城也不迟晚。”遂一同行走。

约走有五里地，忽闻闹闹嚷嚷，离杨家庄越来越近，但见乘马的、步行的，约有五十余人，围护一乘花轿，轿内有啼哭之声，已至面前。石林见那骑马的乃是黄子明，自己一闪身让过黄子明过去，随后众人拥护花轿而过。郭公问：“石林，这不像娶亲的，真是奇怪。”石林说：“非是娶亲的，那骑马的是黄子明狗头，不知在哪里又抢来良家女子。”郭公说：“这等无法无天匪徒，石将军前去快把恶霸黄子明杀了除害，把轿截回来。”石林遵命，手掌剑大踏步赶将上去，口呼：“黄姑老爷慢走，我有话禀。”黄子明闻言，见是陈松，忙停住马问：“有何事？”石林说：“我除害来了！”一剑剁去，咔嚓一声，黄子明人头落地。那些家奴说：“不好！杀了主人了！”往上就闯。石林口呼：“列位，若来厮杀，谅列位非是我一人的对手。”内中有一人问：“陈伙计，我们主人与你无有仇恨，你为何将他截杀？”石林说：“我与他并无仇恨，我且问你们：这轿内娶的是谁家女子？”那人说：“娶的是杨家村王成之女。”石林问：“可有三媒六证否？”那人说：“可别这么说！若论理，你们宋老爷抢那梁小姐，也有三媒六证吗？”石林说：“宋雷老贼所作不法之事，不久就有灭门之祸，我杀黄贼就是与民除害。

列位伙计若是向善，将王门小姐送还她家，两全其美。若不省悟，管教你等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一言未尽，众恶奴大怒，说：“列位快动手，拿获陈松送到宋老爷那里去发落。”只听一声喊，一齐向前，各举刀枪棍棒，照着石林杀来。石林乃是在战阵上练出来的好汉，并不怕众恶奴，手执剑遮前挡后，杀在一处，不多时把众恶奴杀得死的死、亡的亡、伤的伤，血流成河。轿夫四人跪在就地，连声哀告，口呼：“陈大爷饶命！”石林方要说话，忽闻銮铃响，回首一看，来了数匹马，马上之人皆是军卒打扮，相离不远勒住马。郭公问道：“你等是做什么的？”马上军卒中有认得郭总督的，忙滚鞍下马，跪请大人安，一齐禀曰：“小人等奉张总镇所差，前来探听大人的动静。”郭公吩咐：“尔等回去，传本部堂口谕，令你家大人速往桂林府捉拿同江，候本部堂入察院再作定夺。”众军卒遵谕，叩头上马而去。

且言石林向轿夫说：“你们把轿仍抬回杨家庄，我就饶恕你等。”四个轿夫闻

言，急忙抬起轿子竟奔杨家庄而去。

石林口尊：“大人，大事已结，末将欲回宋贼之府，不能再送大人一程，恐其天明，宋贼知晓，末将难作内应，信息也难通。”郭公说：“将军言之有理。你速回去，多加小心。”石林回答：“末将记下了。”遂奔溪山城东门而去。郭公跟随轿子往东北而去。四名轿夫心内忖度：“陈松乃是宋府心腹之人，我主人是宋府的女婿，陈松给杀了，倒听这位老先生之言，看来这位老先生有些来历。”四名轿夫纷纷议论，不可轻视这位老先生，方无祸害。

不言轿夫谈论，且言郭公暗想：“且随轿夫跟到村中，看着王家女子到了家，我才放心。”想到这里，跟随轿夫约走了二三里路，天已将明，猛一抬头，见路北枣树上吊着个妇人，遂喊道：“有人上吊，快救人来！”众轿夫闻喊，把轿子放下，忙忙跑过来，把这妇人解下来。缓了一刻的工夫，见那妇人一口浊痰“哇”的一声吐在尘埃，苏省过来，大叫一声：“老天为何不睁眼，杀了老身了！”连哭带骂：“黄子明可杀的强徒，你可害杀我了！”郭公走至近前说：“你这妇人不用骂了，你那仇人已经被杀，把轿截回来了，这不是抬轿之人将你女儿抬回来了，又把你的吊也解下来了。”那妇人闻言，狐疑发怔，轿夫回首一指花轿，说：“你若不信，那不是花轿吗？你去看看去。”

这妇人看见花轿放在村头，也不顾与郭公谈话，急忙站起身形径奔花轿。只见他那女儿也下了花轿。这王小姐先闻有上吊的，后来听见哭声是她母亲的声音，这才急忙下轿。王小姐生得娇弱身躯，金莲窄小，步行不快。这妇人一见女儿，抢步上前，母女抱头痛哭。哭罢，止住泪痕，遂问女儿的情由，王小姐就把黄贼被杀，送她回来的话说了一遍。那妇人闻言，扶着女儿走到郭公面前，母女二人跪倒就磕头，妇人说：“多蒙恩人杀了仇人，救了我母女之命，令俺母女团圆相聚，俺母女纵死到阴曹也忘不了你老的大恩情。我那夫主王成是儒学读书之人，还家来必然写一牌位供着。请教恩公名姓、家乡何处。”

郭公未及答言，轿夫口呼：“王奶奶，人家救了你的性命，你反要害人家。”那妇人问：“这话怎讲？”轿夫说：“王奶奶，你口角之间说他杀了黄子明，岂不知黄家银钱通天，如今溜沟子的人甚多，若被人听见，跑到黄家埠向黄江说了，派人来把这位先生获住，送到当官问成杀人的凶犯，岂不是害了他吗？”

郭公说：“你四人不必替我担忧，虽不是我杀的，我可敢应承。”

四个人闻言，仔细端详，只见郭公仪表非凡，人物出众，心中担惊害怕，这位必是两广总督前来私访，不由得四个人跪倒叩头，口呼：“大人，小的等有眼无珠，求大人宽恩。”郭公闻言笑曰：“你等算是有眼色，你四人将我送到桂林府，我不难为你四人。”不知四人允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绊马索张河落马 张鹏翻擒获同江

自古有死亦有生，死生有命原非轻。

若不该死必有救，莫能强死将命倾。

话表四名轿夫连连应允。郭公说：“你四人且将她母女送回家去。你母女也不必问我名姓，久后自知。”妇人说：“不用他们送，此离家不远，请恩人到敝舍书房，有杯茶相敬。”郭公说：“全当我饶了罢。”遂乘上轿，四名轿夫抬起飞奔桂林府而去。王家母女看轿走远，方回家去。不言郭公到桂林府传令捉拿宋雷。

且言石林进了溪山城东门，还是越墙进了花园，悄悄的走入自己房内，看了看浑身是血，忙把衣服换了，静候官军捉拿宋雷。这且不提。

且言广东总镇张河在南宁府屯兵，探马来报，郭大人出了溪山城了，吩咐捉拿同江并宋雷。张总镇闻报，先差参将周标前去迎接总督大人，张总镇带领兵马一昼夜到了桂林府东门，放炮安营。早有守城兵卒报入帅府厅前。同江闻报，自思往日为他舅爷做的那些无王法之事，恐不有测，先令城门紧闭，吩咐打聚将鼓。三通鼓响，只见副、参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俱来参见。同江口称：“众位将军听真，总督无故发兵前来，只可与他鏖战，若夺了大清江山，保我舅爷登基，那时众位不失封侯之位。”言罢，自己扎束停当，令人抬刀牵马，遂接刀、抓髻、认镫，上了坐骑，两名副将、四名千总来至东门。

同江吩咐军卒：本帅出城与张河交锋诈败，尔等预备绊马索擒他。军卒遵令。

同江出城，带领兵将一马当先。

这边军校报进中军大帐，同江讨战。张河一摆手，蓝旗退下，遂自扎束已毕，提枪乘骑，带领众将，响炮出营，列开队伍，一马当先。见同江立马疆场，手擎有钢刀，杀气威武，观罢暗想：“这贼明白我来拿他，他这样抗拒大兵，明是叛反。”

遂故意抱拳拱手口呼：“同年兄请了！”同江见张河面带笑容，内藏杀气，遂用刀一指，怒问：“张总镇不在广东镇守，率兵到桂林府有何事故？”张河见同江不惧王法，遂用枪一指喝道：“叛臣同江，你既食皇家俸禄，就该尽忠皇家，你竟违背国法，藐视王章，无故苦害黎民，同你舅爷心生叛反。郭总督大人访明尔等真情，令本镇前来捉拿尔等，以正国法。若知时务，下马受缚去见总督大人，格外施恩，法外施仁，还有你半点生路；倘若不服，教你枪下丧身，那时悔之晚矣。”

同江闻言大怒：“好张河，量你有多大本领，敢出浪言大话。看我擒你！”策马抡刀，照着张河剁来。张河举枪相迎，二人大战疆场。二人战有十数回合

，不分胜败。当下恼了旗人尹固，大喊声：“好反贼同江，看我擒你。”一催乌骓马，一拧蛇矛战杆，闯将上来。这边同江的副将胡强，也催马一摇五股托天叉赶奔前来，口呼：“尹年兄，你作何来？”尹固说：“我来擒拿逆叛！”胡强说：“你岂不知同总兵乃是国老门生的义子，你未必捉得住他；你纵然捉住他，解至北京，国老和那兵部大人岂肯与你甘休。再说他二人皆是总镇，争其胜负，你若近前助阵，难道说你是张河的副将，我就不是同总镇的副将吗？实对你说，你若助阵，你看我这钢叉岂肯留情。”

原来，这胡强乃山西汾州府人氏，论他的武艺虽平常，但因他与索艾有亲，这索艾打田贵手内使了些体面，令他出来作官，派在同江处为副将，故今以大言吓人。

尹固闻言，只气的虎目圆睁，一催征驹，把蛇矛战杆一颤，分心刺去。胡强用叉一拨，如同蜻蜓摇石柱一般，尹固力猛，胡强力薄，拨之不动，只听“哧”的一声，刺入当胸。胡强噗嗤跌下马来，死于非命。尹固遂拨马奔同江，口呼：“张大人莫要劳神，让末将立此功罢。”言罢，闯上前来，照定同江分心一枪刺去。同江用刀拨开，还一刀来。二人杀在一处，战有数合，同江暗想：“尹固力大枪沉，他是满洲镶黄旗人氏，真是勇猛巴图鲁，我若久恋疆场，难以取胜，只可以智取，不能力擒。”遂虚砍一刀，往回败走。尹固不舍，催马追赶，张河率众将追赶下来，同江往下败去。马跑得不快，尹固擒贼心胜，恨不能一步赶上，抓将过来，只追得马首靠马尾。同江忙把走线流星锤向后一甩，尹固忙闪身，正中在肩背，将尹固打下马来。同江转马，手举青铜刀向下砍来。幸亏张河率众将赶到，张河拧枪向同江分心就刺，同江忙用刀拨开，众将把尹固救回营去。张河与同江大战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同江虚砍一刀，往城里大败。张河不舍，在后紧追，看看追至城下，不觉被绊马索绊住，连人带马落地。同江的军卒方近前捉人，只见副将陈海亮一同参将、都司、游击、千总等共数员将一齐前来相救，张河众家将官也一齐来救张河。陈海亮乃抵住同江。

正然相战，忽闻惊天大炮响亮，乃是鹏翮张中丞因吴王犯边，奉康熙爷旨意前去征剿。张巡抚遵旨率领河南军兵，由桂林府经过。相隔桂林府约有百里之遥，有郭总督下书人阻路，呈上书柬。张鹏翮拆阅已毕，方知土豪宋雷叛臣同江苦害黎民，私造军械谋反大逆。心中方决定先拿反贼后去平南，遂在桂林府北门以外扎下行营，就有军兵报道：“广东总兵张总镇失机，众将在东门外与同江苦战。”张鹏翮闻报，即刻扎束停当，提戟上马，率领众将飞奔，离东门不远，闪虎目一望，杀声不绝，两下军兵杀在一处，只见张河同众将协力与同江兵将鏖战，但张河已跌马受伤，被众将救上马，还抖擞精神与同江对敌，只有

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枪之力。张鹏翻看罢，不由得大怒，喊一声：“叛逆贼同江竟敢逞强，看我擒你。”一拧方天戟催马近前，照定同江刺来，同江着忙，用刀去磕画戟，二马鏖战，人挨马靠，张鹏翻一伸虎腕，把同江连袍甲抓了个结实，说：“反贼，你给我过来罢！”按在马鞍鞍。同江使力欲往下滚，焉得能够。

张中丞向地上一摔，吩咐军兵捆了。军兵上来把同江绑缚。

方欲回营，只见一乘四人小轿飞奔而来。张河见前有顶马，乃是参将周标，就知郭总督已到。转身口尊：“叔父，且慢回营，那是总督大人来了。”张鹏翻闻言，叔侄一齐下马侍立。

见轿落地，抢行几步，口报：“河南巡抚张鹏翻迎接大人。”郭公下轿，忙把张鹏翻拉住，口呼：“年兄，你莫非是神仙，腾云驾雾而来，为何前日去的公事，今日就来到了呢？”张鹏翻这才将领旨平南，路过桂林府境，接着大人的公事，故此前来相助情形言了一遍。郭公说：“这是天意！应当灭贼除叛而来。

所仗圣上洪福，也是我郭秀与令侄之幸也。”张巡抚曰：“舍侄在广东作官，多蒙大人指教。”郭公说：“令侄居官，勤慎忠公可敬。此处不是叙话之地，大家进城再叙。”

二人携手挽腕，步行进城。入了察院衙门，书房叙座，将溪山县私访始末缘由言了一遍。张鹏翻问这石林莫非是当日同白元戎征西的石长清否？郭公回答：“正是。”张公说：“自从白元戎被索艾所害，他就弃职逃走，并无音信，不料隐匿在此。

大人就该急速发兵，星夜前往。若迟延，恐石长清做事不密，露了马脚，被宋雷查知，岂不难为石林了吗？虽然他是一条好汉，恐其能狼难敌众犬，好汉打不过人多。”郭公曰：“张年兄言之有理。”遂传令：“张河，领你本部兵马，赴溪山县抄拿宋雷，休要惊唬梁小姐并她的使女，且将梁小姐主仆护送到东崖庄去。令石林暂守庄门，我自有道理。”张河遵令退下，炮响三声，率领兵马星夜不停奔溪山城而去。郭秀同张鹏翻步行出了东门，张公口呼：“郭年兄，请进城，我回营料理军事，平南紧急。”郭公说：“边廷事情紧急，我不敢久留，只愿一到云南奏凯回朝，小弟且听捷报。回朝之时，大家再叙。”谈罢，军卒拉过马来，张公上镫回营而去。

郭公乘轿入了察院，三声炮响，升坐大堂。这时候那三司同抚院周鸿自溪山县未曾接着郭总督回来，还未进城，差役传禀：“总督大人已坐察院了。”一闻此言，皆是胆颤心惊，忙忙前来参见。郭公吩咐下去：“免见，听参。”惟有教谕、训导相见。喊冤告状之人拥挤不开，皆是告宋雷、同江、黄子明的。

郭公令长随刘升把众人状纸皆接过来，吩咐：“明日听审。”言罢退堂，走进书房吃茶。

刘升把众人状纸皆呈上郭公阅了一遍，提出一张状约，写：具禀贡生王成，年五十六岁，住溪山县东杨家庄。

为仗势欺人抢掳良家妇女，恳恩除暴安良事。窃有次女年十七岁，自幼与杨门结亲，并未过门。现有黄家堡监生黄子明，差家丁为媒提亲。生未允诺，伊贿买知县张惠，将生之婿传进县立逼退亲。生之婿乃是黄门之客，岂能退亲，分争理由。县官羞恼成怒，将生之婿下入南牢，生死未保。为此具禀，叩乞督宪大人格外施恩，传追严究劣绅，惩办强徒，释放生婿蚁命。不惟王、杨两家感德无际，定然流芳千古矣！上叩。

郭公阅毕暗想：“王成不晓黄子明被杀，不免将王成传进院来，一则将他家中事情说与他知，二则问问黄子明家中还有何人，好差旗牌前去抄灭他家产。”

郭公想罢，遂命刘升出去唤贡生王成进来问话。刘升遵命出去呼唤。

且言贡生王成在堂上递禀帖，闻总督大人吩咐回家听审之谕，自己不由一阵发怔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获宋雷石林奋勇解民恨恶霸碎尸

为人生在世上，皆被名利所牵。

也有苦来也有甜，也不荣华患难。

郭秀广西私访，受了多少颠险。

拿获土豪乱国奸，万民心中感念。

话表贡生王成闻总督大人堂谕：“告状的众黎民，暂且回家，明日听审。”众百姓皆已散去，自己心中踟蹰，暗想：“我若回家，又恐黄家狗子知我告他，定差恶奴拿我，必死无活。

我且不可回家，等到明日总督大人升堂看是如何？”正在思想，忽见一人从署内走出，高声叫道：“大人传贡生王成后堂问话。”

王成闻言，近前说：“我是王成。”刘升说：“随我来。”走过大堂、二堂，走进书房，跪倒说：“贡生王成给大人叩头。”郭公吩咐：“你起来落座。我有话相问。”王成叩谢大人赐座，遂在下首坐下曰：“今蒙大人将贡生传来，有何话相问？”郭公曰：“我且问你，那黄子明家内还有什么人？你可知晓？”王成说：“论来黄子明所仗宋雷势力，家有百十名恶奴，他是一监生，抢了许多良家妇女。”郭公说：“你的女儿被他抢了去，你知否？”王成惊问：“大人如何知晓！”郭公曰：“我进城私访宋雷，夜间出城遇见黄子明抢了你的女儿，多亏石林拯救，杀了黄子明并众恶奴，方把你女儿送回家去了。

王成闻言，忙跪倒叩谢。郭公曰：“我明日升堂，必然把黄子明所霸占的田

产还归原主。所有他的原有的产业，与你亲家杨贵均分。”王成说：“抄灭强徒足矣！焉敢贪他家产。”郭公曰：“不用推辞。

你且退下，明日候审。”王成退出，这且不表。

再言宋雷夜间在院中搜拿郭公不着，一夜无甚困眠，这一睡到巳时方醒。起来梳洗已毕，用了早饭，时已过午，忽想起夜间享先生不是郭秀，若是郭秀，焉能走脱；再说，如有人同他逃走，何以家将一个不少。正在思索之间，忽闻云牌连声响，忙忙走出后宅，至前厅方落座，有一家丁跪倒，口称：“主公，不好了！”宋雷问：“有何事惊慌？”家丁说：“黄家堡黄老爷的家人来报，今夜黄姑老爷往杨家庄娶亲，在半路被咱府的家将杀了，还杀了四五十名家丁，把轿抢了回去了。”宋雷问：“他说咱府内的家将是谁呢？”家丁回答：“小人不敢说！”宋雷问：“为何不敢说？”家丁说：“原是主公心腹之人。”宋雷问：“莫非是陈松吗？”家丁说：“正是陈松。”石林闻言，走至近前连声答应：“不错，是我。”宋雷闻言大怒：“好陈松，竟敢如此行凶？”吩咐众家将：“把陈松给我绑了。”众家将答应一声，就要来绑，石林方要拔防身剑，心中暗想：“不可动手厮杀，目下不知大人到了桂林府否？又不晓发兵前来否？我一动手，恐其能狼不敌众犬，好汉打不过人多，性命难保犹是小事，总督大人来访入险地，拿不了宋雷，难劾索艾、田贵，怎除朝中权奸。”想罢遂呼：“众伙计们，慢近前，我有话分辩。”宋雷问：“你有何话分辩？”石林说：“黄府家人说我断轿杀了黄姑老爷，何为凭据？”宋雷问：“若不是你杀的，你为何应承？”石林说：“黄府家人诬我，我是一口浊气应承。

主人可想，我何曾出府？”宋雷闻言暗想：“这事也奇了，说不是他杀的，怎么黄府家人偏说是他杀的，不赖旁人；若说是他杀的，岂有再回府之理。”遂命家将传黄府家人进来质对。

家将即将黄府家人带到大厅跪倒，口呼：“大老爷，小人叩头。”

宋雷问：“你家主人娶亲之时，你可曾随去否？”黄家家丁说：“小人随去了，是我亲眼得见，我见陈松杀了我家主人，又杀了我们伙伴多人，是我躺在尸旁装死，才逃得性命，跑回家报信。我家大爷就命我前来报信。”

话未说完，只见家将进厅报道：“自桂林府来了一哨人马，现已进了城，不知所为何事。”宋雷闻言，向石林说：“陈松，你从昨晚就不服规矩，我的外甥提兵现已进了城，可有你的对手，可就不怕你不服。众家将，快把陈松拿下。”

石林闻言，不由怒目扬眉，唰啦啦亮出防身剑，手指宋雷说：“好强徒，哪个姓陈！实对你说，我名石林，字常清，再望下说就是你家石老爷了。”言罢，闯将上去，把宋雷抓住。宋雷难劫转，那二三十名家将平日皆知石林厉害

，不敢近前，正是邪不侵正。

石林口呼：“众位伙计，如有改邪归正者，近前为我绑缚老贼，静候总督大人军兵到来发落，皆有功劳受赏，还有生路。倘若执迷不悟，必作刀头之鬼。

”话未说完，众家将一齐答应往上闯。石林说：“且慢近前，我唤谁谁来。

”众家将闻言俱停步。

石林唤那素日可靠的二人近前，用绳把宋雷缚讫。宋雷只嚷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石林喝道：“是谁反了，我石林乃是平西白元戎的表弟，副将之职。因白元帅被索艾陷害，我方弃职隐姓埋名。宋雷你仗外甥专行强霸，有谋反之意，你倒说别人反了。

昨日总督大人前来私访，几乎在此废命，我将他救出城去，我复回来擒你。众位伙计们，且去把守前后门，凡是宋雷的家眷，不许放走。”众家将齐声答应：“遵命。”皆去守门。

石林又吩咐且把宋雷押在一旁，令心腹人看守。令人把地穴兵之号簿取来，石林坐在大厅正面，令常刚先把黄家送信之人杀了。常刚手起一刀，人头落地。石林把号簿展开，令常刚到地穴门首，唤毕腾来大厅问话，说：“切忌言我真名实姓。

走漏消息，割头来见。”常刚遵命而去。不移时毕腾入厅站在案前，石林说：“现今主公不日兴兵攻打北京，你可愿去否？”

毕腾说：“愿去报效。”石林吩咐：“杀。”常刚一刀，人头落地。

石林又按号簿点名，差常刚去唤，一连唤了数十名来，都是一样口气，皆已杀了。又去唤来一名朱泰，也是一样问法。朱泰闻言，怒目冷笑说：“我朱某前者怒打抱不平，惹下大祸，无奈投在此地隐身。主人横行强霸，谋反大逆，此处非我存身之地。我素日看陈松你是一正气豪杰，今竟入狐群狗党之中。我朱泰非是贪生怕死之人，杀剐存留任凭你等。”石林闻言，满心欢喜，连忙欠身，口呼：“朱兄暂且息怒。”遂将捉拿宋雷始末缘由并将真名实姓说出。朱泰闻言曰：“我平日看石爷你非是那无知之辈，岂肯与匪结成一党。既然捉住强盗，何不解赴桂林府请总督大人发落？”石林曰：“是你不知。不知现下拿了同江否？暂且候总督大人发兵前来再定度。你且拿着这号簿到地穴按名这般如此问话，若有与你我同志者，带上穴来；若是不与你我同志，愿意造反者，令他死在穴内罢。”朱泰领命而去。有人来报：“张总兵带兵围困府宅了。”石林闻报，即刻出来见了总兵张河，将宋雷拿获说了一遍。张河曰：“捉拿强徒皆是石老爷之大功也。当初白元帅征西，石老爷是前部先锋，久仰你的大名，今方认识。”石林说：“多承张大人过奖抬爱。”

言罢，二人携手挽腕进了大门。

张河观看，果然内有五座门，和午朝门相似。进了朝阳门，见那两厢房如朝房一般，正殿是九间，长朝殿檐下描画彩凤，明柱上雕刻九条金龙。观罢点头赞叹，可惜宋贼枉费了心机。

二人进了大厅，张河说：“请坐。”石林曰：“我乃弃职犯官，岂敢与张大人同坐。卑职在下听差才是正理。”张河曰：“石老爷莫要过谦，捉拿土豪都是石老爷之功。”二位谦逊一回，方对落座。那些将官列站两旁，石林叫道：“常刚何在？”

常刚近前请安曰：“小人伺候。”石林问：“宋雷的家眷拿获否？”常刚回答：“俱都获住，未逃一名，专候大人钧令定夺。”

石林吩咐：“皆绑上来，请张大人点验。”常刚答声：“是。”不移时把宋雷家眷押至厅前。张河令武弁点验明白，共八十七口。

张河吩咐：“皆打在木笼囚车，解赴桂林府去。”两边答应，遂皆押下去了。张河、石林将梁小姐同使女请下楼来，命人抬轿送梁小姐主仆东崖庄去。石林曰：“随朱泰兄来者十数人，皆是忠义之士，你等前去把地穴塞了。”朱泰同众人领命而去。

张河令众将领兵把宋雷所造的兵刃器械并所积金银财宝、绫罗缎疋、衣服等物皆抄尽，雇夫并弁兵押赴桂林府去。吩咐把宋雷宅舍以火焚之。张河率领兵马押解宋雷家眷人等赴桂林而行。石林、常刚、朱泰随护梁小姐往东崖庄去；候梁怀玉还家，再赴保定府送亲，暂且不讲。

再言郭公在桂林府察院升堂，将抚院周鸿及布、按三司提了来，问罪的问罪，革职的革职。发落已毕，提堂官报道：“总镇张河抄灭宋雷在辕门候令。”郭公曰：“传进。”提堂官去不移时，张河入，察院参堂毕，郭公命人看座。张河告了座。

禀道：“末将未至溪山县，石林已将宋雷拿获，抄查宋雷眷口，石林、常刚、朱泰带领十余名义勇，护送梁小姐赴东崖庄。所抄宋雷兵刃、器械、财宝，现已一同押解来辕，请钧令定夺。”

郭公问：“他那地穴贼兵怎么办？”张河遂将石林、常刚、朱泰三人烧了穴内贼兵说了一遍。郭公闻禀，称羨不已。吩咐把宋雷、同江二贼家眷人等绑在法场正法，把宋雷、同江二贼绑着法标，晓谕百姓，凡与二贼有仇，被其所害的，准其碎剐其尸，以解其恨。

张河遵谕，领大令乘驷来至法场监斩，弃驷升坐监斩棚内。

吩咐把宋雷、同江二贼眷口开刀。刽子手遵令，把宋、同二贼眷口共男女一百四十八口，炮响一声，刀刀斩尽，个个人头落地。复又传令，凡被宋雷、同江二贼所害的，任凭百姓分其尸。

众百姓闻令，各人手无寸铁，有近前挖贼二目的，有用嘴咬身上肉的，有借兵卒之刀剝贼之肉的，霎时之间，把二贼碎尸万段，方解众百姓之恨。忽闻銮铃响处，一骑马飞奔前来。不知所为何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劾奸佞反坐监狱 征鞑靼路遇三杰

自古奸雄多巧言，能说善道在驾前。

谋害忠良问斩罪，幸亏保本救英贤。

话表众百姓见一骑马，马上骑着一位提堂官，高声喊道：“总督大人吩咐下来，强徒所霸占民间的产业，是谁家的产业谁家具领，切禁贪心妄领。”众多百姓闻言，皆齐声欢呼：“青天大人！”这提堂官回察院交令。

这贡生王成同杨贵父子带领民户抄了黄宅回来，至院署叩谢总督大人之恩。郭公派人令梁怀玉收拾车辆往保定送亲，遂令张河领兵回广东而去。又传出令来，回朝面奏当今。

这日起身之时，桂林府的举监生员黎民百姓，排了三十多里地，抬着酒筵，捧着万民衣，扛着万民牌伞，前来送行。一郡绅商士庶皆感恩不尽。郭公皆领了一杯酒，收了众民的万民衣和万民牌伞，劝众民曰：“业可养生须着意，事不干己莫劳心。”众民领诺，恋恋不舍。郭公曰：“送我千里终须别，请回罢。”

辞别众百姓，夜宿晓行，往北京而来，暂且不表。

且言治国忠良皆在外为官，惟有吏部尚书彭朋在朝。那索艾暗勾达儿旦前来犯边。这日康熙皇爷临朝，众文武参驾已毕。

黄门官把达儿旦反表呈于龙书案上。皇爷览毕，并不在意，仰面大笑。索艾便问：“吾主，笑者何来？”皇爷曰：“现在达儿旦反表到来，欲夺朕的江山。朕常思天下原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。想昔日尧访舜，治乾坤，留万世美名，至今不朽。自从成汤伐夏以后，皆是争夺天下，哪有善终的。朕躬欲将江山让与达儿旦，众卿以为何如？”众文武大臣皆哑口无言。忽然文班中闪出一家大人，伏在金阙，口呼：“万岁！为臣有本冒犯天颜。”康熙爷闪龙目观看，乃是吏部尚书彭朋。

皇爷问：“卿家有何本奏？”彭公奏曰：“圣上欲将江山让于反王，臣有比于后汉时，荆州刘表亡故，那刘琮母把荆州九郡让于曹操执掌，指望献国祚荣，不料曹操权柄在手，将他抄灭殆尽，岂不是前车是后车之鉴耳？”皇爷未曾答言，国老索艾出班跪奏，口称：“吾主，彭朋既说江山让不得，他就当前去征伐，与吾主分忧才是。”彭公说：“索国老言之差矣！我乃文职，不能抡枪舞剑，怎能征寇。还是兵部田贵掌管兵权，可以用兵。”

索艾说：“兵部大臣在朝保护圣驾，似你食皇家俸禄，不与皇家尽忠报效，竟畏刀避剑，分明你有心卖国求荣。”皇爷说：“索皇亲言之有理，你且归班。”

”索艾叩头谢恩退下。

皇爷口呼：“彭吏部既出班谏朕不当把江山让与人，卿该前去征讨。”彭公口尊：“主公，昔日宋末之时，宋真宗皇帝驾坐汴梁，武臣中有岳武穆，精忠报国，镇守朱仙镇，只杀得金兀术亡魂丧胆，不敢犯边。内有奸相秦桧，用十二道金牌把岳家父子诏至风波亭废命。后金兀术复又犯边，那宋真宗再想岳家父子就难了。这达儿旦犹如金兀术，吾主的大将白玉好比岳飞。目下若有白玉在，那达儿旦焉敢侵犯天朝！吾主误信谗言，被屈的白玉不知他的下落。细想来何人害的白玉，令他去征伐达儿旦？”这明是暗劾索艾。

兵部田贵闻彭朋暗参索艾，暗想：“不好！当日白玉带甲上殿，是国老参他。陛下准奏，把白玉绑在法场，未曾行刑，被一阵怪风刮走，不知去向。现今老彭所奏，明明是参国老谋害白玉。若是康熙爷听信他言，岂不难为国老。国老与彭朋辩本，皆是为我，我就当代国老分忧。”想罢，田贵出班跪奏：“吏部彭朋妄奏欺君，彭朋句句诉说吾主之过，误参大臣。”

皇爷闻奏，点头生嗔曰：“彭朋大胆妄奏，巧言欺朕，现今达儿旦上反表，你不与朕分忧，将今比古言朕之过，又误参大臣，你自科你的罪名。”田贵见康熙震怒，遂又奏道：“当日国老奉旨监斩白玉，被怪风刮去，无影无踪。既是彭朋提起白玉，他定然知白玉下落，与白玉同是一党。”彭朋奏：“那白玉当初威震四夷，被索艾在吾主面前进谗言遭害，为臣哪能知晓他的下落？一殿称臣，何为一党？田贵是妄奏不实。”皇爷户：“你不知白玉下落，你是明明混乱朝政，罪恶已极。”遂宣指挥官把彭朋缚在法场斩首。那些指挥官遵旨把彭公绑讫，推推拥拥下了金殿，来到午门。

正遇保定府知府于成龙进朝面君奏事，是奏省中豪徒张英。

张乃索艾义子，他仗着索艾势力，横行霸道。因他强霸良家妇女为妾，于公问出真情，前来本参索艾信宠义子横行。遇见彭公被绑出午门，心中一怔，说：“刀下留人。”忙上金殿在品级台跪倒。口呼：“万岁！臣请圣安。”康熙皇爷闪龙目观看，品级台上是于成龙，问曰：“于爱卿，见朕有何本奏？”于公曰：“臣本保吏部彭朋免死。”皇爷曰：“彭朋隐匿叛臣，误参国老，理当行刑。爱卿你当日在朝，是干国忠良，你既保本暂赦彭朋死罪，发在刑部监禁。现今达儿旦犯边，无人出征，爱卿既然回朝，代朕分忧，带兵征讨。”于公曰：“为臣原是文官，不晓三韬九略，难以扫除叛逆。”索艾忙跪奏曰：“于成龙乃是保定府知府，无旨宣诏，他私自入朝，科他何罪？”真是一言兴邦，一言丧邦。这一句话提醒皇爷，不由动怒生嗔，吩咐金带指挥使把于成龙绑了。众御林军近前拿人，于公不慌不忙奏曰：“为臣非是无故入朝，原有本章乞奏陛下。”皇爷曰：“有何本章奏来。”于公伏在金阙奏道：“塞北达儿旦

造反，是朝中奸臣勾来暗卖吾主江山。保定府出了土豪恶霸，倚仗奸臣势力，恣意横行，强霸民间田地房园，霸占良家妇女。”皇爷冷笑曰：“于成龙，你所奏前言不搭后语，先奏朝中奸臣勾结达儿旦来犯边，奸臣是谁？引叛逆犯边，何者为凭？朕必抄灭卖国奸党。

一本未明，又奏土豪行霸，岂有此理。既是保定府有此土豪，是你责任，就该把他拿问进京，朕自然按功加级于你。又奏奸臣，又奏土豪，明是搅乱朕躬朝政。”于公见问，奏曰：“土豪无奸党，他不敢行霸；奸党无土豪，他不能卖国。为臣将奸臣并土豪一本参奏。”皇爷问：“土豪何名？奸党何人？如何勾引叛逆犯边？一一奏来。”

于公奏曰：“保定府有一秀才贾进，在臣衙状告监生张英把他的牧羊人打死，赶去山羊五百只。为臣细想，既有此事，须在首县控告，贾进必是讼棍，未准其状。这张英耳目甚多，知臣未准贾进词状，即刻派人给臣送来一分礼，乃是两坛酒，打开坛一看，乃是一坛金，一坛银。臣方知贾进状词是真。臣将礼单暂且收下，差人将秀才贾进传进衙内。问其情由，那贾进诉打死他的放羊人，赶去他的羊还不足为恶，他又将张英抢良家妇女，霸占民间田产，一案一案诉了一遍。为臣不敢遽信，故意将贾进问成刁告，行学成耻。那张英见臣收了礼物，又将贾进弄了个无脸，他又差人请臣过府饮宴。臣欲访查他的恶迹，正无门可入，乃趁他请臣的机会，来到张英家。张英认臣与他心投意合，开怀畅饮，闲叙幽情。张英酒醉吐露肺腑之言，张英说：塞北达儿旦不久推倒吾主，达王坐北京，我张英就是王侯。并要封臣为军机大臣，臣有心把土豪获拿，但他家内养着五百壮丁，臣故此入朝面奏吾主，急速发兵擒拿土豪张英。”索艾在班中闻于公所奏，暗说：“不好，这达儿旦与我来往通气，全凭张英。我把白玉一本参倒出斩，白虽被风刮去，纵然未死，谅他也不敢出头。朝中无了能将，我令张英勾引达儿旦来夺大清江山，许张英王位，这张英小冤家作事不秘，竟被于成龙哄出真情，若是康熙准他的本，必差军兵把张英获住，审出真情，岂不连累老夫我。不如与他辩本。”想罢，出班跪倒，口呼：“吾主，于成龙所奏不实，满朝皆是治国安邦之忠良，保定府相隔京师咫尺之间，张英焉敢作那灭门之祸，并且又无凭据。达儿旦造反，现无前去征讨之人，臣保于成龙，他腹有韬略，堪可领兵征伐。”皇爷曰：“卿且归班。”索艾叩头谢恩归班。

皇爷问于成龙，“你奏朝中有卖国奸臣与张英勾引反王争夺朕的江山。索皇亲却奏朝内尽是治国忠臣。朕且问你哪是奸臣？哪是忠臣？”于公奏曰：“万岁说为臣是一忠臣就是忠臣，说为臣是一奸臣就是奸臣！”皇爷问：“你愿为忠臣？愿为奸臣？”于公说：“臣万望圣上之谕，何为忠臣？何为奸臣？”

康熙皇爷曰：“若是奸臣，不用讲；若是忠臣，现今达儿旦叛朕，朕即传旨令兵部发五万兵马，你率领出征，你就是为国分忧的忠臣。灭了达儿旦回朝，再把张英拿获，朕当亲审出奸党是哪个，负朕勾来反王扰乱中华。审出真情，朕当清理朝纲，按律治罪，你就是一忠臣了；你若不肯领兵征寇，枉食君禄，你就是奸臣了。”于公闻言，口中不言，腹内自思：“圣上令我带兵剿寇，只可一来托仗天子的洪福；二来有这五万兵马可能与反寇对敌。若是一时侥幸，征败反寇，擒了张英，奸贼索艾不怕他不招认张英是他义子。现时若说张英是他义子，索艾必将巧辩抵赖，又无证据勾引叛寇犯边，焉能肯认，又有圣上宠幸。”想到这里，口呼：“吾主，臣情愿领兵出征剿逆。”皇爷曰：“卿愿讨逆，乃是一忠臣了！”谕下饬兵部点五万兵马，令于成龙领带剿叛。于公叩头谢恩退下。

这奸臣田贵选择五万老弱残兵，交与于公领去。在教军场田贵交了兵符令箭，回朝缴旨去了。

于公见这五万兵马皆是老弱残兵，不堪征剿叛逆反寇，不由暗叹一声：“可惜圣明主公，朝中竟有这索艾、田贵二奸贼当道，其情可恼。”只得抱起兵符令箭，认镫上马，吩咐放炮拔营起程。行了未有半站之地，见有一簇人马轿夫，走得甚急，冲着军队而行。兵卒喝道：“你这些无眼匹夫，胆可不小，竟敢冲队。若是我们领兵于大人知晓，尔等难讨公道。”只见人丛中一人说：“你们是军队，我们是往保定府于太守那里送亲的，两不相犯。”兵卒闻言，即报于大人知晓，于公闻报，传令停住大队。于公下了坐骥，军卒把马牵在一旁，一人看过行坐，于公落座，吩咐唤他等前来问话。只见来人头戴顶帽，身穿蓝袍，外罩青套，唇红齿白，面如傅粉，向于公扫地一躬，口称：“姻晚有礼了！”于公问：“你何人？冲队而行。”那人曰：“姻晚家住广西桂林府溪山县银河西岸东崖村，姻晚名梁怀玉。昔日生父曾在户部为官，只因父母皆亡……”后又将他妹妹被抢，多亏郭伯父相救，令姻晚来送亲言了一遍。于公曰：“贤契勿赴保定，且到京住你彭伯父府，候我征寇回来，择良辰娶你令妹赴保定完婚。”只见从旁转过一人，口呼：“大人乃是文官，不明武子兵法？怎能用兵？倘临阵，恐其失机。”于公闻言，见这人虎背熊腰。不知这人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奸臣派人杀于公议用计策困番王

索艾真是狗奸佞，差人去杀于成龙。

天意不将忠良灭，枉费徒劳难成功。

卖国求荣人咒骂，忠臣万古留美名。

劝君莫效奸臣性，必保子孙福寿增。

话表于公见从梁公子身旁转过一人，虎背熊腰，威风凛凛，煞气腾腾，确是一员虎将。听他所言战阵之事，于公不敢轻视，便问：“尊驾贵姓高名？同梁公子前来，特为护送梁家兄妹否？”

那人曰：“犯官姓石名林，字长清。因随表兄白玉征西，他回朝被害，是我一气弃职而隐。”于公闻言曰：“令表兄在我衙署隐匿。我起兵之际，先差人回省将我领兵征番之事通知你令表兄，见信必然来助。望乞石兄随营，代我料理军情，未晓石兄首肯否？”石林曰：“我乃弃职逃官罪人，只恐众军不服，有误军中大事。”于公曰：“我将兵符令箭交付与你，若有不服者，按军法从事。待奏凯回朝，清理朝纲，石兄少不了官复原职，还得加升。”石林曰：“末将情愿随征，但这五万军兵老幼不均，岂能冲锋对敌。末将从村中带来十余人，留下随营听用，未知大人肯容纳否？”于公曰：“既是石兄入目之人，不用说皆是豪杰之士，岂有不用之理。”

石林闻言，遂唤朱泰、常刚、韩忠、张俊、张杰、李同澄、杨魁、许孟洪、刘超、季兴基数人至于公前参见。于公观看这些人，丑的丑，俊的俊，真乃是当世英杰。众人报了名姓，两旁侍立。于公不由心中大悦，口呼：“石兄，这数位英雄肯愿随征否？”众人齐声曰：“大人若肯容纳，小人等情愿效犬马之劳。”于公点了点头，又向梁怀玉问：“贤契赴京，用他等送你否？”梁怀玉曰：“离京不远，不必用人相送了。”

于公遂命人取过文房四宝，写了一封书柬，递与梁怀玉曰：“现在彭年兄在监牢，你到吏部府，把书柬交与门上家人李松，他自然将你兄妹收留下。大约不日你郭叔父回京，你彭伯父就能出监牢。”梁怀玉接过书柬，拜辞于公，催着轿马人夫奔京而去。且言于公同石林调动兵马，往北而行。行了一日，只见日已平西，于公不晓营伍规矩，凡军中事情俱托石林执掌。石林择地扎下行营，埋锅造饭已毕，满营俱已歇息，另派机伶之兵，把守营之四门。天交三更时候，忽听四营门上乱喊，犹如偷营劫寨之声，喊声不绝。石林心中纳闷，暗想：“离京才一日，又未到边庭，焉有偷营的敌人？”只得令朱泰、常刚二人往南营门哨探，韩忠、李同澄探问西营门。张俊、张杰哨探东营门，杨魁、刘超哨探北营门。众人遵令而去。石林、许孟洪、季兴基三人在中军帐，保护于大人。

原来偷营的是索艾、田贵。知于公帐下无能将，暗差派八名武进士，均是他心腹之人，闯营来杀于公。蔡英、段成二马闯进南营门，营门军卒虽然呐喊，不敢拦挡。忽见营中闯出二人，各提防身剑迎上来。蔡英、段成二人抡刀策马过来，常刚、朱泰在步下瞧见刀来切近，一闪身，用剑把马腿砍折，又一剑把马腹刺破，二马倒在地，蔡、段二人掀下马来，军卒把二人绑讫，推推拥拥径奔

中军帐。韩忠、李同澄往西营门迎的敌人，乃是崔景、郭义二贼。他俩武艺高强，韩忠、李同澄非是二贼敌手，皆受伤而败。军卒报于石林知晓，石林差许孟浩前去迎敌。北营门是杨魁、刘超迎敌，被闯营贼所杀。军卒报入中军帐，石林前去迎敌。东营门张俊、张杰兄弟二人迎敌，闯东营门的是田贵侄儿，一名田旺茂、一名田旺盛，二贼杀了张家兄弟二人，径奔中军帐。季兴基率兵迎敌，一人焉能敌二人，被二贼所杀。

于公认得二贼是田贵之侄。二田弃马提剑曰：“于成龙，今夜教你死个明白，你与索皇亲有仇，他派我八人前来杀你。”

言罢往帐内闯。于公心知命必休矣，闭目等死，忽闻喀嚓喀嚓响，睁目一看，二贼死于非命，跌落尘埃。见常刚、朱泰提剑站立，就知二贼被他二人所杀。于公口呼：“二位将军杀了二贼，救了下官。”将季兴基被田贼戕害，石林往北营门去迎敌言了一遍。常刚口呼：“朱兄，你在此护守大人，我到北营门襄助。”言罢而去。

这石林正迎着闯北营门的二贼奔中军帐来，见了石林，双刀并舞，石林抡剑相战之际，常刚闯到，一伏身闯至近前，将二贼马腿砍断，连人并马跌落尘埃。石林、常刚手起剑落，二贼废命。常刚遂将南营门并中军帐之事诉说一遍。二人闻西营门喊声连天，遂扑奔西营门而来。

且言许孟洪西营门迎敌，只见郭义抡刀，崔景拧枪，二贼迎上来双战许孟洪。战有十数回合，许孟洪不能取胜，暗想：“不如且战且退，诱二贼至中军，石林在中军必来助战，杀二贼易如反掌。”思想已毕，且战且退。那石林、常刚奔到西营门，军卒报说：“许老爷退败，偷营贼望中军赶杀去了。”石、常二人闻言，急急如飞，随后赶来，果见二贼赶杀许孟洪。

二人闯近马后，用剑砍伤马腿，二贼仰面朝天跌落尘埃，崔景、郭义被石、常二人一剑一个皆已杀死。朱泰保护于公出中军帐，将石林、常刚、许孟洪迎入帐中，于公口呼：“众位将军救我不死之恩，铭感五内。班师回朝之时，必要保奏升官。

今时征番全仗众位之力，军中之事，本府甚不明白。”石林口呼：“大人休要太谦，我等既蒙大人收纳，理当效力疆场。”于公命四人落座，吩咐军卒将阵亡的张俊、张杰、杨魁、刘超、季兴基尸首用棺木殓讫，寄在附近庙中；令人把蔡英、段成带进帐，于公鞫问，落了口供，派兵差押解护送至保定府寄监，这且不提。

再言石林吩咐歇兵三日，第四日整顿兵马，响炮拔营北征。

一路上晓行夜住，非止一日，忽见蓝旗来报，兵马不可前进，离三虎山番营已近，请令定夺。石林吩咐响炮安营下寨，歇马三天，好与反贼对敌。大小三军

遵令支起帐房，埋锅造饭不表。

这日于公正然与石林等议论军情战征之事，有军卒来报，现有大人家人在辕门外欲见大人。于公闻报，向石林曰：“此必是年兄白玉到了。”急忙接出辕门，一看果然是白年兄到了，乃携手挽腕入中军帐。寒暄已毕，近前拉住石林，口呼：“贤弟你可想杀愚兄了！你这十数年未见面，在何处存身？怎又来投于年兄营中报效？”石林见问，遂将当日逃到两广土豪宋雷处，隐姓埋名，遇郭大人私访，复保护梁公子兄妹投亲，巧遇于大人出征始末缘由，言了一遍。于公接言曰：“仗圣上洪福，众将之力，讨叛报捷回朝，参倒奸党，好报仇削奸，一靖朝纲。”

白玉口呼：“于年兄请放宽心，莫说小弟在此，仅有石贤弟在此，也能把达儿旦平服，班师有日。”

正然讲话，只见蓝旗跑进中军帐跪报：“达儿旦的兵马只离三里，杀奔前来。”石林一摆手说：“再探。”蓝旗退去，白玉曰：“既是反兵前来已近，就该如此如此擒寇，必然成功。”

石林曰：“正合吾意。”遂令常刚、朱泰保护于大人前去迎敌。

“这般如此，如此这般而行，军法无情，不得违误。若违令者，斩首示众。”二人遵令。石林令许孟洪：“随我带领精壮军兵前去埋伏。”各人提了兵刃，飞身上马出营，遵令而行。

且言于公不带军卒，只有常刚、朱泰二人保护，向前伸马，但见达儿旦的番兵相离不远。常刚口呼：“大人，你老可发喊罢。”于公问：“我可喊什么？”常刚说：“大人就喊：‘咦唔，番兵慢来，你家大人在此久候多时，速报与达儿旦前来送死。’”

于公曰：“我就照此喊罢。”于公就照所教的话喊了几声。番兵队止步，忙报与达儿旦知晓。

达儿旦闻报，一马当先，见迎面有三匹马，马上骑着三个人，头前一人头戴蓝顶，身穿补子袍，手执枪一杆，看形景不像对敌的武将。左右二人，有些煞气，也不像对敌的打扮。观罢，遂即发喊：“咦咳，你何人？敢挡你王爷去路！急速闪开，若是迟延，叫尔等刀下作鬼。”

于公见问，那自来的话就说出来了：“好反贼，焉敢问我！”

我乃于成龙，字登云，由翰林出身，现任保定府。你若知本府的厉害，急速退兵便罢；若其不然，被本府获住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达儿旦闻言，心中暗喜：“张英之言不假，白玉被索艾所害，如今大清无能将敌我，我且杀此三人，率兵杀进关去，夺清朝天下，易如反掌。”想罢，抡刀催马照着于公砍来。于公拨回坐骥而逃，常刚、朱泰催坐骥，一个手执虎尾钢鞭，一个手执长枪

，架开达儿旦之刀，杀在一处，战有三四回合，见大人马奔埋伏之处去了。常、朱二人说：“敌你不过。”照着埋伏处逃去。

达儿旦欺敌不舍，催马抡刀追赶下来，堪堪相离三虎山不远，忽听一声炮响，只见四面清兵围裹上来，说声：“不好，中了诱敌埋伏之计了！”拨马向北而闯。迎面一将挡住去路，那人大喊：“达儿旦，你认得许孟洪你家爷爷否？”抡刀相迎，战有两三回合，达儿旦望外就闯，被清兵乱箭射回，只可拨马向西闯，见挡路一将，认得是石林，大吃一惊，暗骂张英，声言白玉被害，石林弃职逃走，不敢出头，这石林既在此，只可相敌，催马抡刀闯上来。石林拧枪相迎，战未两三回合，往外就闯，又被清兵乱箭射回。达儿旦闯东常刚挡路，闯南朱泰阻路，皆被乱箭射回。正然发怔，猛听銮铃响处，一将当先，大喊：“达儿旦，你可认得白顺天否？”达儿旦一看，正是白玉，只唬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欲要逃跑，四面兵将围困，难已逃脱，无奈滚鞍下马，口尊：“白大将军饶我之命，从今再不敢犯边了。”白玉喊道：“我把你这反覆无常的叛贼，当初你发下誓言，有我白玉在，你再不敢前来犯边。那时将你恕过，你今又来犯边，口是心非，这是你自投罗网，前来送死，你死在九泉之下，可休怨我。”番王跪下口呼：“将军饶命，我被你中国大邦人蒙哄，定计害我小王。”白玉闻言，用枪一指：“好野狗，满口胡言。我中国乃是仁义之邦，何人哄你？”

不知番王说出何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见美色陡起淫心诬金童醉酒杀人

自古强徒行不良，霸占妇女作妾房。

不但莫能随心意，临到身死命有伤。

话表白玉问达儿旦：“我中朝是何人哄你前来犯边？讲。”

达儿旦口呼：“白大将军，休要生嗔，你朝中有一国老索艾，差人下书与我，书中言白爷被害，中国无能将，教小王发兵夺取北京。那时小王不敢二次犯边。保定府住的张英，是索艾义子，来小王国内游说，将小王之心打动，才来犯边，这岂不是中国设谋灭我国吗？”白顺天闻言，微微冷笑曰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吃了索艾之亏。既然如此，你写降表，放你回国。”番王达儿旦立刻用剑割下衬袍，有一尺长，咬破手指，用血写了一道降表，双手呈上，白公接来一看，曰：“倒也罢了。”递与于公，于公看毕，问曰：“这一场羞辱自何而得？”番王曰：“吃了索艾、张英之亏。”于公曰：“你既吃他二人之亏，你回营去再写一道表章，将二人勾兵一一叙明带进我朝，可以给你洗冤。”番王闻言大喜，遂牵马走出三十余步，方飞身上马回营。

于公、白公一同率领众将兵丁回自己营盘。

番王奔回自己营盘，迎面与胞弟狐狸豹相遇，口呼：“皇兄胜败如何？”番王言了一遍，二人进营，大帐落座。番王曰：“我写一道将索艾卖中国江山的表章，派御弟你同白大将军到中原献表，此仇恨可报。”狐狸豹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弟愿上中原一走。”番王欣喜，把索艾卖国表章写毕，吩咐小番给二王爷拉马伺候。这狐狸豹将表章背好，飞身上马，径奔大清营盘。营门小校报进大帐，于公、白公、石林出营接入大帐，宾客相待。歇兵三日，班师奏凯回朝，先从保定府押解偷营二贼奔赴北京，这且慢表。

再表当初白公被索艾所害，满门家眷绑在法场，那时关圣帝君用一阵神风把白公夫妇刮到保定府于公处藏身。白公之儿女刮到大名府，有一王妈妈，膝下并无儿女，收留白金童、白秀英兄妹二人当儿女，如亲生一般看待。白金童改名王绪章，送在南学读书。兄妹是双生，皆是年庚一十六岁，白秀英终日在房中习学针黹。这日秀英在房中做衣，想起父母不知存亡，不由二目垂泪。王妈妈见她落泪，就知她心中有事，口呼：“我儿你闷倦了吗？咱园中开的极好的菊花，我同你去赏玩去。”

白小姐有心不去，恐妈妈问落泪之故，我说想父母，岂不冷淡了妈妈之心肠，想到这里，只得擦干泪痕，口呼：“母亲要去看花，儿随母亲一行。”母女二人走进园中，看花散心解闷。

不料墙外有一土豪田旺义，原是兵部田贵之侄，乃是监生。

捐了二府前程，在这一方横行霸道。每日带领数名家丁庄客，牵犬架鹰，兴围采猎，从此而过。田旺义在马上望园内看得真切，见一年约五十余岁妇人同一少年美貌女子观菊花。田贼勒马目不转睛照定小姐观看。王妈妈猛一抬头，见墙外一人望看园内，即叫：“女儿，咱回去罢。”母女二人回家去了。

田旺义见美女已去，不由神魂飘荡，险些跌下马来，遂问家丁田德，这是谁家的花园，田德说：“这是秀才王贤的。”田贼说：“王贤不是死了好几年了吗？他家还有何人？”田德口呼：“老爷，你老还不知道，那王贤并无儿女，他婆子又不改嫁，她仗着是秀才娘子，众人不敢惹她。三年前拾了一儿一女，我见过她拾的儿在南庄读书，名唤王绪章，生得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前在府考中了案首，日后秀才不愁稳中。你老问这花园做吗？”田贼说：“回府再说。”

回到家中向田德说：“适才我见一女子，大约是王绪章之妹，生得如天仙一般。我有心娶她为妾，派你前去说亲。你若是说成了，我赏你一千银。”田德闻言，口呼：“老爷，这件事不中，一则老爷有四五十岁，与那女子年庚不齐；二则咱家现有太太在室；三则她算是秀才的女儿，那王绪章又考中案首，岂肯令妹妹与人作妾，若去提媒与老爷作妾，不用王绪章不依，只怕王妈妈生嗔

，她又身体强壮，打人无敌手。”田旺义闻言，把眼一瞪，骂道：“好奴才，别人怕她，咱爷们不怕她。

你只管前去提媒，她若识时务许亲便罢，若不识时务，不许亲之时，咱再硬抢那女子去。她纵然告到府县，我是二府前程，一时不能定我罪名。再差人到京哀求你太老爷，恳求索国老之情面，下一封文书至府县衙门，莫说她是秀才娘子，就是举人进士娘子，问她个刁告不实，诬控官长之罪。你去提亲，休要延迟。”田德知道王妈妈的厉害，不敢前去。

一旁转过壮丁张虎子，无论何事，好头里跑，因此送他外号“莽皂鳖”。呼：“老爷，这事极好办，若依我不用去提媒，现放着打围的二十余人，一齐闯到她家，把那女子抢来，凭她有何势力，任她使去。”田德接言说：“好，好，好！张大哥的主意不错，就是无人打头。”张虎子说：“我打头。”田德说：“张大哥打头很好。”田旺义闻言欢喜，遂带领二十余个打手，狐假虎威住王家门首而来。

不多时来到王家门前，田旺义勒住马，众人止步，张虎子近前拍门，大声喊叫：“快开门。”王妈妈正然纺线，忽闻外面拍门甚凶，遂急忙出房来至大门内，把街门开放，望外一瞧，见一群人，人丛中有一乘马之人，正是在园外偷看女儿的那人，暗想：“今日必然祸事临门了。”忽见张虎子恶狠狠望门内闯。王妈妈大怒骂道：“狂徒，小兔崽子，你望哪里钻？”王妈妈劈面一巴掌，把张虎子打在那门框上，脑袋崩得“咯噔”

一下，又用力往外一推，张虎子摔出五六步去，只跌的“咳哟”一声，哼哼站不起来。那些庄客家丁见此光景，谁敢近前。又见王妈妈操起一根大棍，指着田旺义说：“看你是一乡绅模样，乃尊贵之人，为何打门打户，自取其辱，老娘看你是文墨人，不然一顿大棍，把你狗命追了。”言罢，回身将街门关闭，自进房中去了。田旺义被骂得哑口无言。此时张虎子扎挣站起说：“好打！从来没吃过这场亏。”田德说：“你以为她是寻常的妇人啦！当初王秀才在世时，来了一伙沧州强盗，夜间明火打劫她家，被她一条棍只打得跪下告饶，才饶放了。”

众家丁说：“亏了咱们皆未近前，若近前吃她一顿好打。”田德说：“故此我不敢前来提媒，咱们且回去罢，家中再商量。”田旺义说：“既是如此，暂且回去商议。”众家丁随着一同回到田家埠门前下马，到大厅内落座，只是咳声叹气。

田德在一旁口呼：“老爷，且不要烦恼，小人有一计，管教她把女子送上门来。”田旺义忙问：“是何妙计？”田德说：“咱家少爷与王绪章常一处会课，待会课之日，老爷将王绪章请来，殷勤劝酒灌醉，把使女杀死一名，把金银

上好衣服放在王绪章面前，就说他杀死使女，偷盗衣服、金银首饰，把他送到当官，有赃有证，有凭有据，老爷再使几百银上下打点，治死他不难。那王妈妈若闻王绪章做出这不法之事，定然把他妹妹赶出门外，无论落在谁家，前去提媒，她家必然送上门来。”

田旺义闻言曰：“这条妙计很好，勿须会课之日，就于今晚行事，恐他回家机关泄漏。”即刻写了请帖，命田德送到王绪章书房。白金童接过一看，见是田宅的请帖。暗想：“我来他庄念书已经半年有余，常与他儿子一处会课，那狗子大模大样的，无相交之意，怎么忽然下帖请我，想必见我考了案首，有入泮之望，想和我作个相与也是有的。”想到这里，向田德曰：“我在贵庄念书，未曾至贵府拜谒，有何德能，蒙田老先生台爱请我。你先回去，对你家老爷说，我且回家禀明母亲，再造贵府拜谒不迟。”田德口呼：“相公，我家老爷吩咐，小人若请了王相公来，便有赏；若请不来，将小人革除不用。王相公当成全小人，随小人去才是。”遂请安催促。

白金童见他这样恳切，只得禀明师长，辞别众同学窗友，随着田德来到田府门首。田旺义闻报出来迎接，含笑曰：“久仰王相公才高北斗，今日幸临，寒舍增光，有失远迎，当面恕罪。”白金童扫地一躬曰：“晚生有何德能，蒙老先生台爱。自来贵庄念书，未曾拜谒，老先生品居高贵，晚生是一寒儒，不敢高攀。”田旺义笑称：“王相公说哪里话，乡亲世谊，何言高攀二字，而且是儒门之士，正在妙年，府考案首，高发其可量也！像老夫五十余岁，身居功名，亦终于此而已矣！”白金童曰：“老先生过奖了。”谦让了一会，一同进了大门，在大厅分宾主落座，家丁献茶，茶罢整酒上菜，真是山珍海错、美味佳肴。白金童只当真心饮敬，放怀畅饮，自日晡饮至日落，才站起告辞。田旺义拦曰：“岂可速回！我慕你才学渊博，将小儿唤至家来，得以领教。”白金童曰：“晚生才疏学浅，有何学问，既蒙台爱，倘若问我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田旺义命人秉上灯烛，白金童认为真实相，酒已饮的酩酊大醉，说：“晚生要寝。”立起身来，迈步奔床，晃里晃荡走了两三步，扑咚跌卧尘埃，不省人事。

田旺义吩咐田德、张虎子严密办理此事，自己在书室候信。

候至夜半，田德口呼：“张伙计，我去栽赃，你去杀人，各干其事。”张虎子闻言，手持钢刀往厨房内唤出一名丫鬟，一刀杀死；田德包了一包衣服首饰金银放在白公子身畔。天明之时，田旺义来到大厅，走近白公子面前，故意骂道：“好一个贼子王绪章，我请你前来良友相待，不料你竟做着无法无天之事。”遂吩咐给我捆缚起来，送县究治。众恶奴近前捆绑，白公子朦胧惊醒。不知白公子吉凶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白金童含冤寄监王妈妈拦舆告状

设谋定计要成亲，那知事情不随心。

花费银钱将人害，无从害人自亡身。

话表众恶奴把白公子用绳拴绑起来。白金童被缚惊醒，问道：“老先生因何把晚生绑起？”田旺义唬道：“你休推诿，假装不知，夜间杀死我府中丫鬟，偷盗我府内衣服首饰金银，竟作出这样不法之事。”白公子闻言，见面前有一个大包袱，有血刀一口，暗思：“平日风闻此贼倚仗他是兵部田贵之侄，素行不端，如今见我考得案首，他儿子未中，心生嫉妒，栽赃害我。”白公子再也想不到祸从妹妹身上起，遂说道：“你我平日无仇，素日无冤，你栽赃害我！何用把我绑讫？我还跑得了吗？我同你见官去。”田旺义说：“不怕你不见官去。”遂写了一张柬帖，令田德先送到大名府元成县，又令家人拿着包袱并一口血刀，拉着白公子竟奔县城。

田家埠离城三里，不多时进城，来到县衙，田德先进去递进禀帖，用银上下打点。不移时，忽听大堂梆子响，皂隶喊堂，三班衙役站班，只闻云牌响三声，暖阁内知县落座。这元成县姓姜名智，字明伦。虽是贪官，心惧知府仁明，不敢过于酷刻。姜知县吩咐唤田德堂上回话，田德忙跪堂前说：“田宅家人，小人田德给大老爷叩头。”呈上禀帖。姜知县把禀帖观毕，腹内思想：“王绪章本县见过，十五六岁。庄太爷前复试，倒是才学渊博，已得案首，他岂能杀人？况且田府先送给我一份厚礼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令人莫测。若究王绪章是一强盗，于理不合。待说王绪章不是强盗，又受下田府重礼，他又是二府前程。他叔现是兵部尚书，必得给他个体面才是。此案令我两难，不免我且问王绪章，素日与他有仇否？若有仇，定是栽赃诬盗，以报仇恨，我即将此案详府，任凭庄太爷判断；若素日无仇，就用严刑审问。”主意一定，遂吩咐田德下去。

姜知县吩咐带王绪章上堂。衙役喊带王绪章上堂。只见张虎子牵着王绪章上了大堂。王绪章深打一躬，口呼：“老父台，给童生辨白冤枉。”知县问：“你为何偷盗田府衣服金银？又杀死他府的丫鬟？从实招来。”公子口呼：“父台明鉴，童生自幼只知读书，不敢为非，焉敢杀人？”遂将所请过府留饮、酒醉被绑始末诉了一遍。姜知县闻诉，腹中为难，一边是初中的府案首，年幼如何杀人？一边是田府势力压人。正在踌躇之间，忽见差役忙忙跑上大堂，打躬报道：“两广总督郭大人回京缴旨，路过此地，知府庄公祖太爷已前去迎接，到了西关啦。”

姜知县闻报，吩咐且把王绪章寄监。即刻吩咐备马，马排子早已在堂下牵马伺候着了，姜智遂乘马接郭大人去了。

且言衙役把白公子带至南牢，交与禁卒，这田德、张虎子跟到监门，口呼：“李大哥，你认识此人吗？”禁卒李龙说：“他不是东关王妈妈儿王绪章吗？好文才，庄太爷取他案首，若再院考，定是秀才，他怎作出这无王法之事来？”田德说：“谁想到他就作出来了么！我家老爷命小弟带来一份薄礼，严紧看着他些方好！”李龙说：“交给我罢，田府上的事，谁敢不上心。”言罢，锁了狴犴门进到里面，见守里的禁卒王信在那里正问白公子内中详细，李龙近前说：“你问他详细，你能为他伸冤不成？休管他屈不屈，田府说他是强盗，咱们就把他收拾起来。”言罢，把白公子入匣床内，把头发挽在将军柱上，胸膛压上十块枣板，勒上滚肚绳。

且不言白公子在匣床受罪，痛哭不止，且言白秀英在绣房内耳热眼跳，坐卧不安。小姐口呼：“母亲，孩儿怎么眼跳不止呢？”王妈妈说：“我的眼也是跳。俗语说眼跳眉毛长，必定有人讲，大约必是那一群狗才，硬拍咱的门，望院内闯，被我打跑回去，必然讲论咱们母女。”正然讲话，见一人喘吁吁进来，口呼：“王妈妈，不好了！有了祸事了！”王妈妈见是打烧饼的张三，忙问：“张三哥，有什么祸？这样惊慌。”张三说：“我见你老大相公押进监狱，我一询问，田府的家人说：‘大相公今夜间杀了田府一名使女，偷盗她的衣服金银首饰，堂讯完寄监。’”王妈妈并白秀英母女一闻张三之言，只唬得哑口无言，魂散魄消，不由得母女抱头痛哭不止。张三说：“哭也是无益，不中用。倒是想个主意去救他，我想王贤弟是在府内中得案首，何不往知府衙门去告他诬良呢？”王妈妈闻言，停泪说：“女儿休要悲啼，你张三哥说的极是，你在家紧闭门户，我去到监狱去送饭，问问你哥哥杀人偷物是真否？咱好写状告他。”言罢，拿了几百钱同张三出大门而去。小姐把大门关闭不提。

且言王妈妈同张三不多时来到狱门，口呼：“监内禁公哥，行一方便，开门我进去，给我儿送饭来了。”禁卒李龙问：“你儿是谁？”王妈妈说：“王绪章是我儿，万望大哥方便一二。”

李龙说：“你是王绪章母亲，你不知你儿身犯重案？有赃有证，有凶器，杀死人命。况且事主是乡宦，你来送饭也该打算打算才是，靠山使柴，靠河吃水。”王妈妈说：“我明白了，倚着槐树穿黄袄，是我来得慌速，未曾做饭，捎来五百铜钱给你三百，这二百给我儿买些饭吃罢。”李龙说：“监中无有卖饭的，不如都给了我，待我给他去买饭吃好否？”王妈妈说：“甚好，多劳你的神。”遂把五百钱递过去。李龙接钱揣起来，用钥匙开了监门，王妈妈进监。王信问：“这是什么事？”李龙说：“这是王绪章之母前来探监送饭。”王信说：“好么，作情也由你，不作情也由你！”王妈妈问：“我儿在哪里？”王信用手一指说：“在那屋内。”王妈妈进房，见王绪章在匣床上受罪，不由得如

刀挖心。手扶匣床，哭得死去活来。把王信哭软了心，说：“李大哥，你既作了人情，须作到底才是。依着我说，把王绪章放下来，令他母子说几句话才是。”李龙说：“这是大老爷的法度，咱可担不了这个沉重。”王信说：“你是守外的，我是守里的，沉重我担。”李龙闻言，向外边去了。

王信先把王绪章头发解下将军柱，又解去捆肚绳、压胸板说：“相公起来罢，与你母亲说几句话。”公子坐起，把王妈妈双手拉住，叫声：“娘亲！苦杀孩儿了。”母子痛哭不已。王妈妈问：“吾儿，你怎么到了他家惹出这样大祸。”公子遂将请他的情由说了一遍。王妈妈说：“我儿放心罢，我要前去告状。”

白公子问：“你老往哪里去告？”王妈妈说：“我往府衙去告。”

公子说：“现今姜知县去迎接郭大人去，大约知府也去迎接，未在府衙，不如向郭大人轿前拦舆。”王信说：“那可中，那郭大人虽是清官，是管两广之事，大名府之事他管不着。”公子说：“他与我父是同年，我的事未有一管之理。我实说了罢，我是征西大经略白元帅之子白金童是也，父名白玉，孙嘉干是我岳父，庄周恒是我娘舅；与我父结拜的总督郭秀，保定太守于成龙，河南巡抚张鹏翮，吏部尚书彭朋，皆是我的盟伯。”

王信闻言，在公子面前跪倒，口呼：“少爷，恕小人之过，怪不得庄太爷取你案首，你是他的亲外甥。”公子说：“我的娘舅，一则我与他并不识面；一则我是更名改姓王绪章，焉能知是他外甥？王兄请起，我还有要事相求。”遂把王信拉起。王信问：“有何要事？若用小人之处，小人必然尽心竭力去办。”公子说：“适才我所言名姓，切忌泄漏与旁人。母亲前去告状，须得一人送一封书信与我娘舅。”王信说：“我去可否？”公子说：“可。快取笔砚来。”

王信把纸笔墨砚取到，公子先写一张状词，念与王妈妈听，遂折叠周正，递与王妈妈收讫；又写了一封书信交给王信。王信口呼：“少爷暂受一时之屈，我同王奶奶出监各办其事去了。”遂领着王妈妈来至监门内。李龙问：“王伙伴，你上哪去？”王信说：“王妈妈家中有两吊钱，叫我拿去。”李龙说：“可休撇了我。”王信说：“你放心，我可不是那无义之人。”遂同王妈妈出监，各自分头干事。

先言王信耳闻知府庄太爷去迎接郭大人，未在衙署，遂出南门，顺着大路奔至元城县交界，听说大名府同城官员都在公馆恭迓迎接大人。王信见了府役说：“借重传声，说有给庄太爷下书之人求见。”府役即刻通报进去。庄太爷吩咐：“令他进来。”王信进公馆见了庄太爷，即忙叩头。庄太爷问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王信说：“自元城县来，小的是元城县的禁卒，有书一封呈与太爷过目。”遂将书呈上。庄太爷接书拆看，原来是甥儿被劣绅田旺义诬害，坐监

受罪。遂问王信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王信说：“小的名叫王信。”庄太爷吩咐：“你且急速回去，好好服侍被罪之人。切忌对人传扬，本府自有办理，回衙后本府必然恩赏于你。”王信叩谢。

太爷将出公馆门，忽见探马飞奔而来，进公馆报知庄太爷：“大人将近交界。”庄太爷闻报，率领文武官员前去迎接。

再言大人郭秀进京交旨，带领人马轿夫执事人等路过这大名府，忽听路旁有喊冤枉之声，即刻吩咐落轿，令差人将喊冤人带过来。王妈妈上前跪倒轿前，口呼：“冤枉。”手捧状词。

郭大人见是半老妇人告状，差役把状接采呈上。郭大人阅了一遍，问曰：“你是王刘氏吗？”王妈妈回答：“正是小妇人。”

郭大人问：“这王绪章是你五年前所收义子，他原名是白金童。”

王妈妈回答：“正是。”郭大人问：“这田旺义是何人？”王妈妈说：“他是兵部田贵之侄，捐纳二府之职。”郭大人一闻是兵部田贵之侄，不由生嗔。不知后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田旺义抢亲被擒斩恶霸进京参佞

大节忠勇如神圣，临难赴敌愈见真。

功业灼灼不可没，日落荒山尚有春。

话表郭公一闻田旺义是兵部田贵之侄，不由生嗔，暗思：“怪不得横行霸道，苦害良民，仗势欺人。这田旺义与宋雷相似，我进大名府严究此案后，进京本参田贵。”想罢，遂吩咐：“王刘氏暂且回家候传。”王妈妈问了路径，回家去了。郭公起轿未有一里之遥，知府庄周恒前来迎接，递上手本，其下大小官员一班俱递手本。郭公轿在前，文武大小官员随后，不多时已到大名府南关。郭公不入公馆，进南门至知府衙门，在大堂前下轿，即刻升坐大堂，文武各官参拜已毕。郭公便问庄知府，口呼：“年兄，此处有个劣绅田旺义否？”庄知府说：“自卑职下车以来，耳闻有一田旺义，说是兵部田贵之侄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。奈县民尚未有上告他的，卑职无可如何耳！”

郭公闻言，点点头，遂令参府赵烈：“领本部五百军队，赴田家埠捉拿田旺义并其眷口，至公堂候审。”赵参将尊令退下，领兵去了。又令姜知县把王绪章释放回家。姜知县遵谕退下去了。郭公吩咐毕退堂，同庄知府退进书房，暂且慢表。

再言参将赵烈率领弁兵五百余名赶奔田家埠，不多时已至田旺义的大门外。赵参将高声喊道：“田旺义快出来服绑！”门上家丁闻喊，向外一望，见是参府领着无数军兵，皆是弓上弦、刀出鞘，口口声声要拿田旺义，只唬得魂飞魄散，战战兢兢，跪倒马前，口称：“大老爷，小的主人未在家。”赵烈问：“哪

里去了？”门上人说：“往东关娶亲去了。”赵烈闻言，说：“守备张群宿带二百名兵把田旺义的宅子围困。休要走脱一人，候我来再定夺。”张守备遵令，赵参将带领三百兵往东关而去，暂且慢表。

且言田旺义探闻王妈妈未在家中，率领五十名家将，来至王家门首，见大门紧闭。张虎子越墙而进，开了大门，众恶奴一拥而进，径奔堂屋而来。秀英小姐心知不好，遂把堂屋门紧闭。田旺义站立院中，向屋内口呼：“小姐开门罢，不可滞忸。

你母亲已经将你许给我了，你到我家现成成的二府娘子，谁人不称你奶奶，你是有福的。”话未说完，只见王妈妈拦舆回来，一进大门，见无数之人向屋内说话，堂屋门紧闭，心知有异，不由心中大怒，骂声：“好忘八羔子，狗杂种，竟行无天无王法之事。”抄了一根大棍，奔去厮打，恨不能把田旺义之肉咬下几口。怎奈寡不敌众，被众恶奴捉住。田旺义吩咐把她吊起来，打她一百皮鞭。众恶奴把王妈妈四马攒蹄捆起，吊在磨棚内，用皮鞭抽打，王妈妈破口大骂不止。秀英小姐在屋内听见母亲因自己被打受辱，只疼得无法可使，便要寻自尽，忽闻大门外人喊马嘶，从门缝望外一看，只见大门外闯进无数军兵，众恶奴一见官兵，想要逃跑，哪得能够。赵参将吩咐：“拿人。”

众兵卒先把田旺义绑了，众恶奴皆被拿获。又把王妈妈放下吊来，秀英小姐也不寻死了，开启房门母女相见。且表参将赵烈吩咐兵卒押解田旺义并五十名恶奴到田家埠，令守备张群宿把田家一切家眷人等锁押进城，至知府衙门交令。这元成县知县姜智回县衙，即刻将王绪章从监提出，当堂释放回家。王绪章回到家中，见了母亲并妹妹，悲喜交加，母子各诉被屈之事，说不尽的苦衷。

且说总督郭大人随同庄知府入书房就位落座，郭大人把王妈妈的状词递与庄太爷，庄太爷口呼：“大人，这王绪章原是白玉之子白金童，是卑职的外甥。

”郭公说：“这状上明写着是白玉之子，年兄既知是你令甥，何不收留在衙中，无此牢狱之苦。”庄周恒口呼：“大人有所不知，卑职前者府考取他第一，他是更名改姓王绪章，不知他是白金童，他被了难，方派禁卒前来下一封书信来，方知王绪章乃是白金童。卑职今晚恳求大人示谕，怎样发落。”郭公曰：“本部堂自有发落。我若到了京中，圣上面前参劾索艾、田贵他二人，难讨便宜。我在广西重惩宋雷，宋是索艾义子，谋反大逆，是仗索艾势力，我进京面圣参劾他一本，他必被其军台效力，就是田贵也是该抄的。

正在言谈，只见门吏回禀：“元成县知县前来回复，已将王绪章释放回家去了。”郭公闻报，把手一摆，门吏退出。复向庄周恒说：“天色已晚，待明晨判断田旺义一案。”此时刘升进书房禀道：“参府赵烈前来缴令。”郭公吩咐：“传他进见。”

刘升喊：大人传参府进见。赵烈步入书房，参见毕，口称：“大人，末将把田旺义全家百十人皆拿到。”遂将田旺义赴东关抢亲之事禀了一遍。郭公闻禀，心中大怒，曰：“强徒田旺义真乃胆大包天！”向知府曰：“本欲早堂严审此贼，但彼太无法纪，难容明晨，年兄吩咐外班伺候，今晚发落此贼。”又吩咐赵参府：“用心护守众犯，预备刀斧伺候。”赵烈遵令退出，预备去了。庄知府吩咐下边：“伺候大人升堂。”郭大人即刻升坐在知府大堂，庄太爷一旁陪坐，吩咐：“带田旺义上来。”众人役把田旺义带到，摔在堂下。郭大人并不问话，看夹棍上来。禁卒携过夹棍，把田旺义夹起；遂又吩咐把他众恶奴皆带上来。郭公一看众恶奴，约有五十余名，皆跪在堂口。郭公问：“尔等是他家什么人？”也有说是家人的，也有说是雇工的，也有说是佃户的。郭公说：“无论尔等是他家什么人？自将强霸妇女、谋害良民的事，从实招上来。”众恶奴齐声说道：“小的等一字不知。”郭公说：“料尔等也不肯实说。来人，给我夹起来。”

众衙役往工房去取夹棍，焉有这些夹棍，遂把破桌腿、破凳腿并柳杆棒棍子，用绳盘紧当作夹棍。众皂役把众恶奴夹起，只听堂下叫苦“咳哟”之声盈耳。郭公按状词一一追问，众恶奴口呼：“大人，俺是他的雇工，吃着他的饭，使着他的钱，他支使俺，俺不敢不去。大人问俺这些话，小的们皆不知。田德、张虎子是他心腹之人，他都知道。”郭公闻供，吩咐把众恶奴夹棍卸了，押在一旁。皂役遵谕去掉夹棍，押在一旁。郭公向田德、张虎子问道：“快将实情招来，免受大刑。”田德、张虎子二人见堂上追问甚紧，又见主人无能护庇，若不实供，难讨公道，只得供认。田德遂将自打猎见园内美女，定计害王绪章皆是张虎子一人主谋，杀死丫鬟、陷害王绪章并无小的之事。张虎子闻言说：“田德，你这就不对了。你为何皆推在我的身上，当日定计俱是你，你是主人自幼买的家人，你教我做什么，我不敢不听！”郭公说：“你二人不用分辩，一个是定计谋士，一个是害人凶手，你家主人就仗你二人横行霸道，皆是死有余辜！”遂吩咐皂役把一伙狐假虎威、狗仗人势跟随土豪抢亲的拉下去，每人重责四十板赶下去；又传刽子手把田旺义并家眷及田德、张虎子绑赴法场一齐正法。所有抢来的妇女，令各家认领；所有霸占的田产，令各家持印契领归原业主，其余之家产皆归白金管业。飭令参府赵烈监斩，赵烈遵令而行。不多时斩讫复令而退。众百姓欢呼不止。

郭公将案办毕，一日起身回朝，出了大名府，经过东郊，同城文武官员相送，黎民百姓箪食壶浆相送，内中就有王绪章相送，留连莫释之情，正是：奸臣遗留千载恨，清官感动四方民。

文武官员并黎民百姓送出交界。郭公辞别文武官员并黎民庶士，复上大路，晓

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已进了北京。

一日，康熙皇爷驾临保和殿，文武朝参已毕，值日官跪奏：“两广总督在午门候旨见驾。”皇爷闻奏，吩咐传谕：“宣郭爱卿上殿。”不移时，郭公上殿，朝参已毕，伏在金阙，口呼：“万岁！臣请圣安！”皇爷口呼：“卿家下两广，那里风俗人情以及年成如何？”郭公奏对：“广东丰稔。广西春旱，二麦半收，秋禾颇丰，年景亦有五成。现时广西桂林府溪山县出一土豪恶霸，姓宋名雷，霸占民地，抢掠妇女，残害良家，家内盖下九间长明殿，三宫六院午朝门。造军器，地穴藏兵，定于八月十五日兴兵叛清夺吾主江山，皆依仗总兵同江，同江是宋逆之外甥，同谋不孰。”皇爷问曰：“卿家所言非真，广西若出此叛逆，巡抚岂不折奏。”郭公复奏：“广西巡抚并布、按两司，皆有本奏，圣主未见，原是朝中有人压住。这宋雷乃系兵部田贵的姊丈，索国老的义子。他二人蒙君作弊，盗卖江山。”

皇帝闻奏，心中疑惑。忽见索艾出班，跪在丹墀，口呼：“吾主，郭秀妄奏不实，臣有辩本，这宋雷是广西人，千里遥遥与臣并不相识；言他与田贵有亲，也是妄奏。若言宋雷、同江二人同谋叛逆，为何不拿问进京，面君严究。”

皇爷闻奏有理，便问：“郭卿，你可曾把宋雷、同江解进京否？”郭公口呼：“吾主，臣奉旨下两广专拿贪官污吏、恶霸强徒，以除民害，这叛逆不臣的强徒，岂有不除之理，为臣令广东总镇张河把同江拿获，又拿了宋雷，绑赴法场，令万民分尸，抄了宋雷家产，救了那一方众百姓。”

皇爷未及开言，索艾口呼：“吾主，郭秀明是贪财害民，为臣度量这同江乃是桂林府人氏，是武进士出身，作本省总兵。这宋雷必是富豪之家，郭秀知他银钱粮广，妄称宋雷是土豪恶霸，抄了他的家资。那同江乃是宋雷外甥，定然不依。郭秀就说他甥舅谋反大逆，一计而害两家，天理何在？王法难容！因何不将谋反大逆解进京来严审，明白确实方可诛戮。并不解京，自专杀戮，明显目无君上，妄奏万民分尸，分明死人口内难以对词。这同江乃兵部田贵的门生，惟恐兵部给他提本明冤，因此奏兵部与臣压住本章。看来他是贪财害民，又诬蔑大臣以折朝廷栋梁，理当科其罪。臣还有本奏上，现有大名府二府田旺义之家人来京报信与田贵，这田旺义乃系田贵之侄，郭秀乃系两广任职，他竟擅敢在大名府抄杀田旺义满门，现在田贵在朝房写本奏知吾主。”郭公奏曰

：“田旺义倚仗兵部田贵抢夺良家女为妾，杀奴栽赃，横行无忌，罪当抄灭。”索艾奏：“他若罪犯天条，有元成县大名府申详巡抚，由布政详奏。你奏田旺义抢良栽赃有何凭据？”康熙皇爷虽是明君，一时被索艾巧言蒙住，遂降上谕：“郭秀枉杀无辜，诬劾大臣，罪不容赦。”飭指挥使把郭秀推出午门斩首。御前侍卫同指挥使遵旨，把郭公绑讫，推出朝门。不知郭公性命如何，且看

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因参奸忠臣遭绑为保本大闹午门

忠臣回朝见主公，指望参劾拿奸雄。

无乃圣上听奸语，几乎送了命残生。

话表指挥使与众多御前侍卫把郭公拉下殿来，掳去官服，五花大绑把郭公绑讫，推推拥拥来至午门。郭公停步，顺口念道：明月当空照大千，浮云来往久缠绵。

陶元怀才犹未试，祝蛇无能望大权。

閤閤妇女受苦害，金殿臣子刀下餐。

若知忠耿无济用，莫若归乡力耕田。

吟毕，不由吁嗟不已。众侍卫把郭公推出午门，奔赴法场去了。这朝中多是索艾一党之人；即使有不与索艾一党之文武官员，面面相觑，不敢保本，惟恐得罪索艾，有些不便。与郭公同心相照的都未在朝，而吏部彭公又在刑部狱中，无人保本。郭公来到法场，在法桩上闭目等死，忽闻有人高声喊道：“刀下留人。”指挥使、众侍卫抬头一看，见是青州人冯阁老。

他奉旨阅边回朝复命，从法场经过，见要斩郭秀，遂急忙来至午朝门外，令黄门官转达天廷。冯相爷随旨步上金阶，口呼：“万岁！臣请圣安！”伏在金阙。皇爷曰：“太师阅边多有辛苦。”冯阁老曰：“为臣效力理所当然。”遂赐绣墩。冯阁老谢赐秀墩之恩，遂在墩上落座，曰：“臣见驾复命缴旨。”复又口尊：“主公，臣有冒犯天颜之请，不晓吾主恩准否？”康熙皇爷曰：“太师既有奏请，岂有不准之理。所请何事？”冯相爷曰：“臣本保郭秀不死！”康熙皇爷闻奏，沉吟不语。冯阁老复奏曰：“臣在路上曾闻贸易之人传言，两广黎民各处皆盖清官郭秀祠，必然郭秀在两广除莠安良，爱民如子矣，不然岂有如此政声！”皇爷曰：“据太师之言，郭秀爱民如子，朕未见真实。郭秀回京，路经大名府，抄灭田贵族侄家产，斩杀田旺义。田家未必有罪。即令有罪，非他管辖之地，竟任意抄杀，是目无朕躬，理应赐死。太师不必多事！”冯阁老又奏：“臣料郭秀在大名府抄杀田家，想那田家不是强徒，就是恶宦劣绅，非是良善之家。”索艾闻言出班跪倒，口呼：“万岁！文华殿冯阁老谬言保本，只因郭秀与他同乡，以厚桑梓私交。常言：‘一家饱暖千家怨。’郭秀必然抄灭富户以济贫寒，是得十抽一济贫以邀声名，苦害乡宦！”皇爷曰：“皇亲且归班。”索艾退归班中。皇爷遂向冯阁老曰：“太师有了几岁年纪，且回府第休息去罢！”冯相爷口呼：“吾主，那郭秀本是忠肝义胆，岂可轻置死地，乞陛下详察。”皇爷不悦曰：“文华殿阁老屡次三番絮絮叨叨，朕观你年高，故不加罪于你；再若多言，就令侍卫逐你下殿。”冯相爷见皇爷生嗔，自己

暗想，连保三本，圣上不准，再保亦无益了。无计可施，皇爷遂跪倒口尊：“万岁！”

臣老迈年残，难为国家效力，乞恩释臣回籍。”奏毕，叩头。

康熙皇爷见冯阁老辞职归田里，即准其休致，冯公叩头谢恩退下殿来，遂顺口作歌曰：安安安，大清一统太平年，五谷丰，黎民安，朝内朝外出清官。乱乱乱，皇爷嫉忠不爱贤。斩良臣，信佞奸，治国能臣离朝班。看来世道大改变，何不归家乐林泉。

冯相爷歌罢，走出午门。不移时来至法场外，见众百姓皆捧着托盘，盘中有酒、肴、有纸镲，皆来祭奠郭公，一个个皆含泪，恨天怨地。冯相爷口呼：“列位！暂且闪一闪。让老朽进去探望探望郭年兄。”众人闻言，往两旁一闪，冯公走进法场，见郭公绑在桩橛上，闭目等死。正是物伤其类，如同刀扎胸腹，忙近前呼声：“郭年兄，老汉探望年兄来迟，望乞恕罪。”郭公闻言，睁眼见是冯相爷，不由从二目之中潸然泪下，口呼：“相爷，晚生有何德能，劳动先生前来探望。晚生自望把除莠安良之事奏与圣上，孰料圣上听信奸贼谗言，将晚生绑在这桩橛，候旨行刑，只可瞑目等死。”冯公说：“你在两广爱民如子，名誉卓著，老汉尽知。就是那宋雷、同江谋反大逆，亦有风闻。大名府抄灭田旺义也是应该。圣上不纳忠言，郭年兄才被屈了。老汉保本，圣上不准，将我休致，我来法场探望年兄，聊表微忱，就此相别了。”不由眼泪滚下。郭公口呼：“相爷，不必悲伤！我想这为人臣者，原是知有君而不知有身，死何足惜！可惜从此那忠臣义士就隐遁山林，必遵孔圣之言，有道则现，无道则隐。”冯公口呼：“年兄，你的忠义之心，定然传于后世，千载不朽。”遂吩咐家人去买办酒席，好生祭奠郭老爷。”郭公说：“不必如此，晚生恳求相爷，我的头颅落地之时，用一口棺木收敛我的尸身，载到山东，令我之子孙葬埋。我在九泉永世忘不了相爷大恩！”冯公含泪曰：“老朽谨遵台命。”

二人讲话暂且不提。

且表那保定府送亲的梁怀玉，在途中谨遵于公之命，同着妹妹来在北京，投在吏部府。只因送亲耽误进乡试场，幸亏带着数百银两，纳了监，下了北围，中了亚元，在吏部府内昼夜读书，专候会试。这日，忽闻吏部府中人言：“郭大人自两广回京，朝见主公，即刻绑出午门，就要斩首。”遂即忙忙出了吏部府，径奔法场。既至近前，果然绑的是郭恩人。一旁还有一位老年人悲惨惨的正在讲话。自己不顾生死，闯到桩橛前，向着郭公面前跪倒，口呼：“恩人。”

不由含泪问道：“恩人在两广除莠安良，为国尽忠爱民，因何进京复旨，反绑赴法场问斩。”说着恸哭不已。冯公问：“此人是谁？”郭公说：“这就是那吏部梁侍郎之子，名唤怀玉，他告宋雷强霸他胞妹，我去私访，方知宋雷、

同江谋反之详细。”冯公说：“既是梁贤契到来，为何不将他带至金殿作证。”郭公说：“他在京中，我焉知晓？”梁怀玉说：“晚生同妹赴保定府，路遇于伯父奉旨征北，令晚生进京同妹在吏部府存身，静候奏凯回朝，方令妹丈进京迎亲，晚生自六月进京纳监入闱，幸中第二。适才闻吏部府家人言说恩人遭绑，晚生方知，前来探望。”冯公说：“很好，梁贤契随我上朝，圣驾前辩本。”

冯公在前，梁怀玉在后随行，不移时已至午门。冯公令黄门官转达天廷，面君辩本。黄门官口呼：“相爷，已经辞朝，因何见驾？”冯公说：“自有缘故！”从旁过来索艾两个儿子，一名巧龙，一名巧虎，二人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不准辞朝臣宰见驾！”黄门官心知他二人是假传圣旨，怎奈他是皇亲，不能不顺着他说，遂口呼：“相爷，既有圣上旨意，下官也不敢转奏圣上。”冯公闻言说：“你既不代我转达天廷，待老朽自己上殿去见驾。”言罢，向午门内而行。巧龙、巧虎二人扎撒两臂挡阻午门说：“你是贬家为民之人，未有圣旨宣召，谁敢放你进去。冲了圣驾谁敢担其咎？”冯公闻此言，不由大怒，喝道：“你这两个小奸贼，挡阻别人方可，你二人挡阻我不成？”

巧虎说：“你说挡不住你！你不能入午门，你面圣比登天还难！”一行说着，巧龙、巧虎二人把防身剑亮出鞘来，说道：“我弟兄奉圣上旨意，若有硬闯午门者，杀死勿论。若放你入朝，圣上若怪罪下来，谁敢担此罪名？”絮絮叨叨说了些狂言恶语，吓唬冯公丞相，冯珣闻言，不由得怒气冲天，骂声：“奸种！你用话吓唬谁！你既言遵圣上旨意，你且将圣旨捧上来，我看一看方真。你若现不出圣旨，你明明假传圣旨，竟敢口出狂言。舍出我八十余岁之老命，与你拚了罢。”遂一头撞了去。冯珣老迈无力，焉能撞得动壮年人，左一头，右一头。

巧龙说：“你休仗你老，用头撞我弟兄，我弟兄就不敢打你了吗？”言罢，方欲举手要打，这梁怀玉见两个狗子不让进午门，冯公与两个狗子争论，自己救郭公的心胜，心中急躁，忽见冯公向狗子撞头拚命，狗子举拳要打冯公，不由心中大怒，大骂：“狗子！你父子蒙君作弊，谋害忠良，我岂肯与你甘休。”

照着巧虎一头撞去。巧虎虽然手执剑，但不敢在午门杀人，遂骂道：“好一人个小畜生，你可比不得冯珣，看我打你。”

二人正在厮打，忽听銮铃响处，见一匹白马飞奔而来，马上一人，头戴亮红顶帽，身穿海水江牙花袍，外罩麒麟补服，粉底朝靴，胁下挂着一口宝剑。原来是奉旨南征鹏翮张大人奏凯回朝，将兵马屯扎彰仪门外，随带数名兵弁前来见驾缴旨。

张大人来至午门，见一位老者跌倒在地，狼狈不堪，又一少年与巧虎打在一处

。心中纳闷，遂下征驹喝道：“镇静些，你等在午门厮打，成何体统。”近前一看，原是冯相爷，忙问：“相爷，为何这样光景？”冯公站起身来，口呼：“张大人有所不知。”遂将主上失政，听信谗言，把郭大人绑出要斩，保本不准，在此厮打之话细细言了一遍。张鹏翻闻言，大怒曰：“郭年兄在两广声名四闻，并无劣迹，圣上竟听奸佞的谗言，斩忠臣，灭言路。”不由得虎目圆睁，咬牙切齿，忽啦啦亮出防身剑，骂一声：“两个奸种，可恶已极。”照定巧龙一剑劈去，巧龙躲闪不及，只听喀嚓一声把巧龙砍倒。巧虎见杀了他哥哥，不由动怒，有心与哥哥报仇，自觉不是张鹏翻的敌手，只可撒腿向金殿跑去。张鹏翻方去追赶巧虎，黄门官扎撒两臂拦阻，口呼：“张大人，暂在朝门静候，我代你启奏天庭。”说话之间，忽闻法场“咚”的一声追魂炮响，冯公口呼：“张大人，老朽且失陪你；法场的追魂炮响，恐郭大人命休，我且到法场收验他的尸身。”张鹏翻闻言，不由得无名火向上窜，顾不得上朝见驾，迈开大步往菜市口奔去。不移时来到菜市口，闯入法场观看，见郭秀还未行刑，才放下心来，遂大喊一声：“刀下留人。”一行喊着，径奔芦棚去杀监斩官。不知杀了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索皇亲金殿妄奏尹将军奉旨缚忠

自古奸臣掌重权，蒙君作弊害忠贤。

有道皇王开眼界，忠贤自能保周权。

话表这芦棚内监斩官，乃是刑部侍郎王其运，是山东天台郡人。见张鹏翻手执宝剑闯进芦棚，即忙欠身离座，口呼：“大人，敝职不知大人降临，有失远迎，大人恕过。”张鹏翻一语不发，一伸虎手，抓住监斩官举剑欲杀。王其运连忙抱住张鹏翻的虎腕，口呼：“大人暂息其怒。大人进芦棚一言不发，举剑就杀敝职，敝职不知身犯何罪？请道其详，死也死个明白。”

张鹏翻闻言，微微哂之曰：“你是走权门，助奸党，非是治国安邦良臣，你是无义之辈；若其不然，你岂监斩郭秀。这郭秀他是忠是奸？”王其运口呼：“大人明鉴，人人共知，郭大人是一位忠义之人。”张鹏翻曰：“却又来，你既知他是忠心耿耿，他被谗言所害，绑赴法场出斩，你就该上朝保本；你不保本也罢，倒作了监斩官，岂不是你专走权门，与索艾一党无疑。”

王其运口呼：“大人，这就是错怪敝职了。你想，冯相爷保本不准，反罢了职，况我官小职微，能保准否？圣上崇信奸佞，多言无益了。敝职为监斩官，一来是圣上钦差，二来是为郭大人多活一时；敝职若不作监斩官，不候到午时三刻，郭大人早已开刀，一命休矣。纵然圣上准了冯相爷带领梁亚元作证之保本，特恩降下赦旨，也是枉然了。张大人你可再思再想。”张鹏翻闻言，把宝剑入鞘，含笑曰：“这是我一时粗鲁莽撞，多有得罪！恕我不知。”王其运曰

：“你不杀我足矣！张大人同冯相爷去保本，又有梁亚元作证，保的本怎么样了？”张鹏翻曰：“我等入朝，午门上有索艾两个狗子拦阻，不令入朝，我一怒杀了巧龙，跑了巧虎。忽闻法场一声炮响，不顾保本，故此先来法场看视。”王其运闻言，心中惊讶曰：“大人既然杀了巧龙，跑了巧虎，大人的大祸临头，为何不去辩本！敝职且不响炮。”张鹏翻闻言，遂率同冯公、梁怀玉离了法场，赶奔午门。这且慢表。

再表巧虎见张鹏翻杀了他哥巧龙，一直跑到五凤楼，径奔金殿，迎面见索艾手捧催斩的圣旨下殿来，正往外走。巧虎跑至近前，喘息不止，定了一定神，口呼：“爹爹！不好了！”索艾忙问：“何事惊惶？”巧虎说：“冯珣那个老苍生，带来广西梁怀玉见驾，代郭秀作证，救郭秀不死。”索艾说：“你弟兄就该在午门挡住，不令他入朝！”巧虎说：“我同我兄长拦挡，适遇张鹏翻前来，把我哥哥一剑杀死，幸亏我腿快跑进来，少迟一刻，也就死在他手！”索艾闻言，心中惊惧，遂将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，说：“我儿莫要害怕，随为父的去见驾，看是如何。”

言罢，索艾在前，巧虎随后上了金殿，参见圣驾已毕，俯伏金阙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臣父子同来见驾。”皇爷问：“皇亲既领朕催斩旨意，因何复来见朕！有何事来奏？”索艾奏曰：“为臣虽然领下旨意，不能前去催斩。”皇爷问曰：“却是为何？”索艾奏曰：“张鹏翻奉旨征南，现已回京，带剑入朝。臣之子拦挡，不令他带剑入朝见驾，张鹏翻乃怒斩臣之长子巧龙。臣之次子巧虎逃进五凤楼来，向臣学说，臣故不敢前去催斩。张鹏翻带剑入朝，必有弑君之心。”皇爷闻奏，心中半信半疑，若是张鹏翻未有反心，杀了巧龙。带剑入朝也是目无朕躬。”正在犹疑之际，忽见班中走出一位武臣，双膝跪在丹墀，口呼：“吾主，臣情愿领旨把张鹏翻获来见驾！”皇爷闪目观看，见是镶黄旗人，镇西王之门婿，现居镇殿将军尹爱。皇爷口呼：“尹皇亲，速去捉拿张鹏翻见朕。”尹爱领旨下殿，往朝门而去。

这索艾见尹爱下殿去了，遂伸手向御案上抓一面金牌，就要下殿。皇爷不悦曰：“国老，取金牌何用？”索艾转身跪倒，口呼：“万岁，镇殿将军去拿张鹏翻，无有圣旨，又无金牌，只恐叛臣军兵不服。”皇爷曰：“皇亲言之差矣！他既叛朕，莫说是金牌，就是朕躬亲到，他也不服，全仗强将擒他，皇亲何必多事！”索艾心中暗想：“若尹爱把张鹏翻带到金殿面圣，吐出真情，必显出我蒙君作弊之罪；我欲拿金牌出去，假传圣旨，不令张鹏翻见驾，即刻梟首以灭其口，昏君不允！”忽又生一计，口呼：“万岁，镇殿将军独自一人去拿叛臣，恐不济于事。为臣领吾主金牌去调弁兵，好围拿叛臣，易如反掌。”皇爷闻奏，心中犯疑，口呼：“皇亲，你且归班，候尹卿回音再作定夺。”这

索艾父子讨不了金牌，只得退下殿来。

且言军马尹大人出了朝门，不见张鹏翻，只见巧龙死在朝门外，遂问黄门官：“张鹏翻往哪里去了？”黄门官说：“往法场去了。”尹爱问：“他是反了否？”黄门官遂将方才之事诉说一遍。尹爱闻言说：“这就是了！”猛抬头，见张鹏翻在前，冯相公在后，还随着一少年人奔朝门而来。张鹏翻见了尹爱，一躬在地，口呼：“尹大人，一向可好！”尹爱一伸虎腕拉住，口呼：“张大人，索艾奏你是叛臣，我是奉旨前来拿你。”张鹏翻呼：“大人，既奉旨前来拿我，敝职谨守国法，说卑职是叛臣，卑职不明。”尹爱说：“索艾奏你倒反朝廷，有弑君之意。”张公说：“我倒反朝廷有何凭据？”尹爱说：“这个死尸就是凭据！”张公说：“他原有取杀之道。”尹爱说：“张大人暂且受屈一二，俟面君分晰去。”张公闻言，摘去顶帽，脱去朝服，尹爱令侍卫用御锁绑了张公。尹军马押着张公，冯相爷带领梁亚元随后，一同进朝门，来至五凤楼前。正遇索艾父子下殿而来，见张公被缚，遂高声说道：“圣上有旨，张鹏翻大反朝纲，实系叛臣，勿庸面见朕躬，绑赴法场与犯臣郭秀一同斩除，不可违旨。”尹公问：“国老，圣旨何在？”索艾说：“事甚紧急，不用开旨，命老夫传来口谕。”尹公曰：“非也！我奉圣旨把他拿至金殿圣上亲讯。你蒙混我，将我入了奸党队中，那可不行！”索艾问：“谁是奸党了？”尹爱说：“我也不知谁是奸党？”

那两广郭秀抄灭强徒，征讨叛臣，那强徒叛臣行霸无凭；现今可来了凭证，反阻住朝门，隔断大臣出入，这是自己取杀之道，反言别人倒反朝廷。你欺哄圣上，令万岁惊恐；又假传圣旨，屈害功臣，灭功臣之口，无有招对。行此计谋，向他人去使；我可不听你这假传圣旨之言。”

索艾闻尹爱识破他的机关，不由得羞恼成怒，大喝一声：“好胆大的尹爱小后生，胡言乱语。藐视老夫。”一行说着，照着尹爱使头就撞。尹军马往旁一闪，索艾跌了个嘴啃地。复又站起来，又是一头撞去，尹军马又一躲。索艾心头火起，爬起来又一头撞去，只惹得尹军马火起，伸虎腕抓住索艾，骂一声：“老奸贼，你给我去罢！”只听扑咚一声，把索艾跌了个仰面朝天。

巧虎见事不好，又不敢近前，转身往昭阳院跑去。这索艾在地上躺着，大骂尹爱。尹爱说：“待我踢死你这老奸贼。”一行说着，便使靴尖就踢。

田贵自外而来，见尹军马正踢索艾，遂连声喊：“使不得！

使不得！”尹爱抬头一看，见是君侧奸党田贵。遂撇了索艾，把田贵伸手抓住，忙问道：“你嚷的是谁？怎么使不得！只许他泼口骂人，不许人打他。”田贵口呼：“军马爷息怒，我未看见是军马爷，若是看见是军马爷，斗胆也不敢这样！我说使不得，非是说打不得，打他几下，他是老年人也无妨碍，若用脚

踢他，恐其踢死了，岂不与索娘娘结下冤仇。我说的是呀不是？”尹军马闻言，微微冷哂说：“不用你田贵替我担忧害怕，纵然踢死这奸贼，有我一人承担，与你何干？不看你这副好嘴，你少挨我一顿打，你这狗头，饶了你去罢！”往前一推，推出有七八步。田贵被推，几乎跌倒，一溜风往金殿去了。这索艾被尹军马一顿踢得也不骂了，仰卧在地，不能动转，气也喘不出来，竟佯为装死。

尹军马放了田贵，来至索艾跟前说：“老奸贼，你怎么不骂了。起来，咱二人同去面君，请圣上谕。圣上若有口传谕旨催杀张鹏翻，按律定我之罪；若是你假传圣旨，咱也得辨明谁是谁非。”不言尹爱扯索艾要去见驾。

且表巧虎跑到昭阳院见了索娘娘，双膝跪倒，口尊：“国母娘娘，可了不得了！”遂将张鹏翻杀死兄长巧龙，尹爱把父亲打得半死，现在朝门躺卧不起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娘娘作主方好。”索妃闻言，只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吩咐宫人：“看凤辇伺候。”遂移步升辇，出宫过了分宫楼，不移时来至金殿前下辇，哭哭啼啼上了金殿，口呼：“万岁，小妃见驾！”皇爷闪龙目一观，见是索妃上殿，龙心不悦，曰：“你这无耻贱妃，若有话，何不候朕退朝回宫去说，有何不可？这金殿也是你该到的吗？”索妃奏曰：“事情急迫，难候万岁回宫。”皇爷曰：“你的紧急事情，朕也颇晓，是因张鹏翻杀了大国舅是否？朕也差人前去拿他，何用你来见朕。这等无耻，就不怕群臣耻笑。”索妃复奏曰：“现有大臣将小妃父亲在朝门毒打，小妃闻信一急，故而上殿启奏。”皇爷问曰：“是何人毒打国老？”索妃方欲复奏，只见田贵跪倒口呼：“万岁，臣从五凤楼前经过，见尹爱毒打国老，看看打死，臣近前解劝，臣被尹爱凌辱，未等臣启奏，索国母上殿动本，臣故而还未曾奏知。”索妃又奏：“尹爱欺压小妃之父，圣上与小妃作主才是。”皇爷曰：“梓童不必啼哭，朕定差人去拿尹爱问实，定然将尹爱斩首。”索妃曰：“乞请圣旨降下，拿问尹爱，小妃方可回宫。”皇爷望下问，何人领朕金牌去拿尹爱，把尹爱绑至法场斩首复旨。一言未了，见一人出班伏在金阙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臣愿领旨。”皇爷见是田贵，口呼：“田爱卿，接朕金牌，带领御林军前去捉拿尹爱。”田贵领金牌下殿。不知尹爱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惩奸佞罪不容赦褒忠良开复原职

奸向奸来忠向忠，忠臣奸党心不同。

忠怀信义保社稷，奸藏计谋卖九重。

终须辨出忠奸迹，各有声名转洪濛。

忠义人闻皆称赞，奸佞世晓骂万冬。

话表索艾装死不动，尹爱非扯索艾去见驾辨明真假不可，说：“你若不起来

，我把你拖上金殿。”言罢，俯身把索艾胳膊抓住，向上一提，拉着就走。正走之间，闻前面有人高声喊叫：“圣旨下。”尹爱停步，抬头见是田贵，手执金牌，后随众御林军。走近前，田贵把金牌一举说：“尹爱怒打国老，罪不容赦，该绑赴法场，同反臣张鹏翮、犯臣郭秀即刻斩首。”喝令御林军近前拿人。尹爱闻言，大喝一声：“谁敢绑我？”众御林军面面相觑，不敢近前。田贵说：“尹军马，莫不成你是反了吗？竟敢顶旨。”尹爱说：“反了有何难！”唰啦啦亮出杀人剑，要杀田贵。田贵见事不好，忙奔金殿去了。

尹爱方要赶去，冯相爷忙拦住曰：“不可！田贵是奉旨而来，你不服绑，他必奏你反朝廷。你若入朝，岂不是有惊驾之罪。”尹爱说：“此时还论什么惊驾不惊驾？”

正然讲话之间，忽闻三声惊天大炮之声，尹爱即刻把张公绳锁解去，说：“这炮声定是郭大人废命。”刚要向法场奔，只见黄门官自外而入。尹爱问：“何事惊慌？”黄门官说：“于大人征北回朝，带领反王胞弟进贡献表，现在午门候旨见驾。”

尹爱说：“你到金殿从实启奏，免你前愆。”黄门官允之，急速上殿，正遇田贵跪奏：“尹爱反朝。”黄门官跪奏：“尹郡马并未反朝；现有于成龙奏凯回朝，在午门候旨见驾。”皇爷闻奏曰：“宣召于成龙见朕，并尹爱等一同上殿，朕分晓明白。”张公闻宣，又把绳锁带上，随于成龙到金殿，俯伏金阙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臣来参驾。”皇爷见张鹏翮身带刑具，冠带皆无，口中不言，腹内默想：“张鹏翮若果反了，焉肯轻易受法。他杀巧龙，内中必有缘故。”想毕，眼望于成龙曰：“远征勤劳有功，未负朕命，命内监赐绣墩坐下。”于公谢恩落座。

未等于公奏明征北之事，忽皇爷故意含嗔问张鹏翮曰：“朕有何亏负于你？你竟目无王法，倒反朝纲，该当何罪？”张鹏翮俯伏金阙，口呼：“万岁，臣该万死不辞！吾主命臣征南，回朝未有捷报，大约兵部田贵殆压住未转奏，反倒奏臣谋叛。”

皇爷问曰：“你在朝门剑杀国舅，这就是藐法反朝。”张鹏翮复奏：“冯太师带领广西梁亚元有辩白郭秀之冤，索艾之两个儿子假传圣旨，阻挡朝门。臣求黄门官代奏，两位国舅阻拦黄门官，不准转奏。臣出无奈，急躁间把巧龙杀死是实，并非倒反朝纲。”皇爷曰：“朕料你不敢谋叛。那尹爱领旨拿你，他为何殴打国老？目无法纪！”张鹏翮奏曰：“尹郡马奉旨拿臣，臣即受法，欲见驾辨明是非。索国老口传圣旨不用见驾，令郡马将臣推到法场与郭秀一齐斩首。郡马不听其言，国老嗔怒，把头去撞郡马，郡马躲闪，国老一头撞空，自行跌倒，刁赖郡马怒打。郡马岂可越理打人！”皇爷闻奏，腹内默想暗思：“冯

太师带领亚元见朕，必是代郭秀辩本。国老阻挡不准见朕，又假传旨意，大约郭秀必有屈情！”左思右想，知其中私弊极大，遂命金瓜武士：“把田贵绑了。”又命侍卫去锁拿索艾。皇爷曰：“巧龙假传圣旨，妄阻谏言，理应杀之，与卿无罪。”乃解去刑法。张鹏翮叩首谢恩，正了官诰。皇爷赐座，张公谢座。皇爷曰：“张爱卿所言冯阁老带领亚元梁怀玉见朕，所为何故？”

张公曰：“为臣勿庸多奏，宣他上殿面奏吾主，一问便知分晓。”

皇爷遂命黄门官去宣召冯相带同梁亚元上殿，说：“朕当问话？”

黄门官去讫。

又向尹军马曰：“你本无罪，暂且归班。”只见众侍卫把索艾拿到。皇爷曰：“且押在田贵一处。”遂押殿角以下。又见冯相爷带领梁怀玉俯伏丹墀，梁怀玉口呼：“万岁，小臣参驾。”

皇爷问曰：“梁亚元有何事故？见朕来奏。”梁怀玉口呼：“万岁，小臣情愿替恩人郭秀一死。就是桂林府众庶民百姓，若知郭恩人绑在法场，皆愿替他一死。”皇爷问：“郭秀在桂林府有何好处？”梁怀玉遂将郭秀秉公无私，溪山县有一土豪恶霸倚仗他外甥同江之势，又是索阁老义子，又是田兵部妹丈，姓宋名雷，抢掳良家妇女，霸占百姓田园，无处诉冤；小臣之胞妹清明去祭扫坟墓，被强徒宋雷遇见掳去，小臣赴广州府在郭恩公台下喊冤，郭恩公私访明确，被宋雷看破，多蒙石林救出等事，一一奏明。

于成龙口呼：“万岁，郭秀有恩于民，保国尽忠，吾主不可斩他。”皇爷：“是朕一时不明，误信索艾之言，险些误了大事。”于成龙又奏曰：“宋雷在广西行霸与同江谋反大逆，莫说有梁怀玉为证，还有作证之人。”皇爷问：“还有何人作证？”

于成龙奏曰：“臣领旨意征北，不晓兵法，田贵所选的军卒皆是老弱残兵，焉能讨来降书降表。臣领兵出京不远，田贵、索艾派了他的心腹之人偷营劫寨，去杀微臣，幸有石林相助，杀了五名，缚住二名，不然臣已作了刀下之鬼，焉能重见吾主。

臣仗吾主洪福征北，多赖白玉、石林执掌军营大事，方能讨来降书降表，班师回朝。现有番王之弟，在朝门外候旨。”皇爷忙问：“这白玉是当日在法场被风刮去的白顺天否？”于成龙曰：“正是此人。”皇爷问：“石林、白玉二人一向在何处存身？”于成龙奏曰：“石林弃职逃到广西，投在土豪宋雷家中存身，探访动静，所行之事，宋雷、同江谋叛大逆，他知之最悉。郭秀私访，被宋雷看破，石林救出郭秀，拿了宋雷。后领郭秀之命，护送梁亚元兄妹送亲保定府。路中相遇石林，就随营效力，那一夜石林立下头一件大功。”皇爷问：“是何功劳？”

于成龙又奏曰：“兵部田贵暗差去八名将官，内中就有田贵侄男二人，偷营去杀微臣。多亏石林等众人保护微臣，杀了五名，逃走一名，擒获二名。为臣审问方知田贵所使。现在带在朝门外，请圣主严讯，便知端底。”皇爷闻奏，遂刷一道赦旨，将郭秀赦回。不一刻郭秀进朝，来至金殿叩谢不斩之恩。

皇爷降下谕旨：“提二名偷营贼，朕当亲讯。”指挥官领旨，带领侍卫来至朝门外，向押解官言圣上有旨，亲讯二贼情由。押解官闻言，把二犯交清。众侍卫把二贼押上金殿跪倒，金瓜武士用金瓜压着二贼脖项，不令动转，令二贼报名供招情由。二贼说：“我名蔡英，我名段成，兵部田贵遵国老索皇亲派我武弁六人，还有田贵二侄男，令在半途偷营截杀于成龙，事成我六人皆有升赏。不料六人被杀，我二人被擒，所供实言，并无半点虚假。”皇爷闻供，不由勃然大怒，未及开言，于成龙复又奏曰：“那番王侵犯边界，原是索国老同田兵部合谋勾串，并非番王本意。吾主若不信，现有番王之弟前来进表，现在朝门，宣上殿来一问便晓。”皇爷问：“那番王之弟何名？”于公回奏：“他名唤狐狸豹。”皇爷遂吩咐把蔡英、段成押在殿下，宣：“狐狸豹上殿见朕。”

那狐狸豹闻宣，双手擎表，上了金殿，双膝垫地，跪在丹墀，见了圣驾，献上表章。皇爷闪龙目把表章阅毕，遂向狐狸豹问曰：“你家王兄叛朕，朕躬并未亏负你国，所有贡物多少，朕不较量，薄来厚往，朕未负尔国，为何兴师作反，犯朕边界，扰乱中朝。理当灭尔之国，朕躬久存仁慈之心，宽赦尔等之过。”狐狸豹口呼：“万岁仁德，皇帝圣明。非是番臣兄王生心扰乱天下，乃是皇爷朝中索国老差派张英下书吾国，言说元帅白玉已死，石林弃职无存，朝无能将，若领兵夺取我主江山，易如反掌，那时平分天下。这有所下之书。”遂把书呈上。

皇爷即刻吩咐指挥使把索艾、田贵拿上殿来。指挥使遵谕把索艾、田贵从殿角下绑至殿上，摔在尘埃，只摔得一阵发昏。皇爷怒问曰：“朕躬待你二人言听计从，你二人苦害忠良，朕哪些亏负于你，你竟敢盗卖朕的江山，是何意也？”索艾、田贵闭口无言。遂降旨把二奸贼绑至午门斩首示众，抄灭两人满门家眷。

忽见从宫中出来一位女子，身穿青衣，俯伏金阙，口呼：“万岁，罪妃本保索艾，只求全尸，以尽父女之情。”皇爷闻索妃之言，心中踌躇不决，欲待不准其本，以绝伦常之理；若准其本，又恐文武大臣不服。正在两难之际，张公、于公、冯相口呼：“万岁，皇妃本保国老全尸，论国法罪犯千条，即分尸万段，适当其罪。但娘娘情面，留于何处？依臣等所奏，伦常不绝，于臣等无愧。将索国老放回，囚在高墙。”皇爷允奏，口呼：“梓童赦你回昭阳。”索娘娘谢恩回宫去了。

遂命番使回国曰：“回国传谕，你家国王若再叛逆，朕定灭尔国。”狐狸豹谢恩回国去了。

皇爷复问群臣：“索艾、田贵有弥天大罪，当灭其九族，依众卿怎样处治方合法律？”于公口尊：“吾主，律例中云：‘王子犯法，与庶民同一罪过。’田贵倚仗索国老卖国求荣，抄灭其家，若不抄灭国老府，恐其众口难调。”皇爷问：“令何人去抄二家人眷？”于公奏曰：“白玉、石林，还有随征战将常刚、朱泰、韩忠、李同澄现在午门外候旨。”皇爷闻奏，遂刷了一道旨云：白玉、石林官复原职。带五百侍卫抄灭索艾、田贵家口财产；常刚、朱泰、韩忠、李同澄战阵有功，封为守备之职，带领五百军队，前去捉拿张英，就地正法，抄灭全家。

众人谢恩领旨退下殿来，各办事去了。

只见监斩官把田贵首级来献，圣上验讫。

皇爷又刷旨意一道，赦彭朋出刑部监到金殿谢恩。后来遇大考，杨士魁得中状元，梁怀玉中了探花，白金童中了会元。

至此终篇。后人有俚言，云：

同朝居官保君王，奸佞亦言是忠良。

作事不密机关泄，方知忠奸两分张。

又云：

中原不保属异邦，万世遗臭害忠良。

讷知心愿犹未足，致令身躯刀下亡。